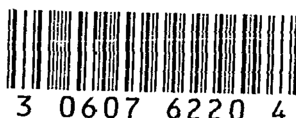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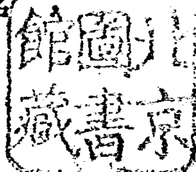
燕子箋





燕子箋原序

天地者，文人之逆旅；歌詞者，才士之性靈。始於三唐，而其風遂流爲雜劇盛於兩宋，而其製悉備乎九宮。施高湯沈之餘，詎無雅唱？關鄭馬白之外，間有名篇。求其辭屏淫哇，義符比興者，則惟燕子箋一書。以司馬之奇才，譜遏雲之逸響，洵足以緣情定性，考古證今也！鏗鏘協律於吳綾，冶豔流情於玳管。尋宮數羽，等顧曲之周郎；摘粉搓酥，擬塡詞於左賢。至其所稱茂陵華冑，藝苑名流。雖龍髫暮之年，繡虎綺紈之歲。常筵染翰，筆乘露而花生；入座驚人，賦凌雲而鳳舞。而且鸞交兩美，燕合雙姝。寧翠袖以相憐，惟存宛轉；戀紅衫而欲絕，但有幽穌。歸向扶風，較孟光而益麗；擕來蜀郡，擬卓氏而無慚。斯已暢文苑之勝情，極璇閨之雅事。況乃雁塔題名而後，曳履瑤墀；虎頭拜爵之餘，談兵玉帳。憶當日秦樓惜別，離愁誰慰於從軍？幸此時章曲尋歡，良覲並欣於綰帶。宋玉指巫山爲雲



閨；憑虛而大有鍾情；屈平借香草爲友朋，卽物而何妨託興。於是毫抽五色，疊銀箏檀板，聊以爲娛；曲按五聲，俾巷婦衢童，聞而知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亦宜雅而宜風。此殆如南部詞流，發悲歌於玉樹；西崑才子，奪逸韻於金荃者也！撮厥始終，綜其本末，體製要由於樂府，興觀允助乎騷壇焉耳！

燕子箋新序

燕子箋傳奇，爲明阮大鋮所著，文藝界之傑作也。阮氏爲人，似爲士林所反對；桃花扇傳奇，爲反阮之作。實則阮氏文學，可認爲出於天才，非尋章摘句，雕蟲小技者所能辦也。

大凡文藝作品，雖爲文藝界之抒寫懷抱，但從其作品中，可窺見當時社會之背景。余於燕子箋傳奇，窺見當時社會，是爲名主義，多妻主義。於何見之？好名見於鮮于佶之行賄割卷，二雲爭奪封誥；多妻見之於孟媽媽之言語。

大凡患難之際，平等現象流露最甚。華行雲爲門戶人家，在

平時，鄺鮑氏斷不肯認爲養女。乃於亂離失女之際，鄺鮑氏遂爲人性互助定理所支配，不得不認華行雲爲養女，而鄺安道亦不能逃此定理。

全書佈置極佳。以春容畫與觀音像爲引。因此二者之裱背錯送，致鄺飛雲對於霍秀夫發生不見面之戀情。因鄺飛雲之詩箋，由燕子銜去，爲霍秀夫拾得，遂致秀夫知春容之着落與觀音像之來歷。因秀夫與飛雲之病，均請孟媽媽醫治，致秀夫方面遂欲將詩箋爲證，去換正畫像。因此關係，鮮于佶得設計使秀夫遠遁，不敢出頭，以遂其冒頂狀元之願。因亂離之失散結果，而致霍秀夫與鄺飛雲成爲夫婦。

不過霍鄺之成婚，實與燕子所銜之箋全無關係也。以余觀之，雖一面可以寫出當時婚姻之權，全不操於當事人之手；但一面則失却燕子箋之作用矣。假使霍秀夫因見孟媽媽遂得知鄺飛雲之蹤跡，或孟媽媽因見霍秀夫而以之告知鄺飛雲，致二人相見；或由賈南仲之居間，使霍鄺二人會面之後，各以眞情訴諸南仲，因此遂成眷屬，則燕子箋方不虛設矣。苟如是則成婚以後之事情，亦須變更，以成完璧。

惟以上云云，爲余主觀的見解，猶在讀者自行批評。要之燕子箋傳奇之詞白，其結構之佳，實令人欽佩。喜做詩歌者，苟取而讀之，倣之，神而化之，則其作品，必能精進。喜作劇本及小

說者，苟亦取而讀之，倣之，神而化之，則其作品之佈局，亦必能精進。余謂文藝作家苟多讀古今名家文藝而神化之，必能信手黏來，不須搜索枯腸矣。



民國十三年甲子八月望日何銘序

燕子箋目錄

燕子箋

百子山樵阮大鋮著　　何銘重編

第一齣　家門

佈景

書齋陳設。

作者（上唱）

「老卸名韁拘管；

閒充詞苑平章。

春來秋去酒餳香，

爛醉莫愁湖上。

燕尾雙叉如翦，
鶯歌全副偷簧。
曉風殘月按新腔，
「依舊」是張緒當年情況。」——西江月。
「扶風才子，
嫖姚後裔，
酈姓都梁。
挈友長安取應，
爲試期尚遠，
追歡笑，
暫過平康。
丹青筆，

聽鶯撲蝶，
小像寫雲娘。
「不料朱門有女，
與青樓一樣，
窈窕相當。
把春容箋認，
燕子啣將。
被同儕計搆，
更名姓，
決策勤王。
二美幷，
麒麟高閣，

走馬狀元郎。」——漢宮春。

卿做燕詩箋的是多情燕子，吃魚端棒打的是曲背醫生。

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同一付印板的是二位雲娘。

第二齣　約試

佈景

書房。秀夫年約二十歲。若水年約四十餘歲。

秀夫　（儒服上唱）

「池柳含英，

山花綻錦，

些兒春到琴心。

襯履芳草，一線色青青。十載茂陵燈火，時未遂，空賦凌雲。蕭窗下，寒香晴雪，箋釋遊窮文。」——滿庭芳。

「寂寞相如臥茂陵，青山百鳥豈知貧？丈夫飄蕩今如此，愁思看春不當春。」——集唐。

小生姓霍名都梁，表字秀夫，扶風茂陵人氏，原是嫖姚後裔，近來流寓西京。懸藜乙夜，長翻天祿之書；韜樹丁年，未展龍媒之駕。技古虎頭三絕，

名高駿骨千金。只是高堂早背，家室未偕。幾時月下乘鸞，必定客中有女。昔年應試，曾與秦樓妓女華行雲，偶然邂逅，未免有情。哎！只是春風草曲，浪尋門戶烟花；秋水樊川，終是夢魂詩酒。你看今日芳意撩人，心情難遣。又被學博秦先生國士相待，留我衙齋讀書。不能到樂遊原上，登眺一迴，且向小池花樹下，略步一步，以撥煩悶，多少是好！（唱）

「芳意動寒林，

聽晴檐鵲喜聲。

小池「楚楚」倒浸梅花影。

「歎」黑貂半零，

「况」紅鸞未盟。

才人自古「一例兒」皆無命。

「待」奮鵬程，

「自有」絲毬當果，

敲打「着」看花人。」——黃鶯兒。

齋夫　（持書上）

身充苜蓿寒齋役，

手送桃花春信來。

小人齋夫在此。這封書是相公同窗的，鮮于相公梢來的，說道：『長安今歲黃榜招賢，他已擇吉上路；在前廂客店，專等相公同去。』（送書）

秀夫　（接書看唱）

『燈火賦停雲，

「不」共雕盤薦五辛。

「爲」今春大比期將近，

烟花帝京，

「不亞」繁華錦城。

「把」紫騮結束「先向」河橋等，

敢恭迎。

雙魚一紙，

草草不宣情。」——前腔。

既是鮮于相公已行，我就收拾，早晚趕上，與他同去便了。」

猾夫　小人極承相公看顧；但斗膽有一句要奉勸，不好說得。

秀夫　但說不妨！

猾夫　我看鮮于相公做人，不比得相公。（唱）

「他」天生眼腦，

不是至誠人，

「更」花柳場中太着情，

惺惺未必惜惺惺。

請三省！

「算不如」伯勞飛燕，

各迸前程。」——貓兒墜。

秀夫 多承你好意。只是我與他同窗日久，暫時共事，也自無礙。（唱）

「同袍共事

何必太疑猜？

自幼燈窗共苦辛，

「兕」繞朔鞭策暫時行。

「待」躍龍門，

「那時」水清饑餵，

一霎分明。」——前腔。

你與我請秦爺出來，當面辭過，明早好行。

騶夫　秦爺有請！

若水　（上唱）

『絳帳曉風輕，

梅蕊傳春信，

鶯囀聽鳴琴。

「待」走馬之新任。』——生查子。

自家扶風學博秦若水是也。家住邢州，薄宦此邑。廣文雖冷，文史足娛。今日報陞汧陽縣尹。文憑限定，走馬上任。正要與門生霍秀夫一別而行。不知請我出來，有何話說？（與秀夫相見）

秀夫　門生數年深蒙教誨。今日有同窗書到，說試期已迫，約同一齊取應。特請老師出來拜別，明早便可登程。

若水　原來如此，可喜！可喜！賢弟高才絕學，國士無雙，此去南宮，定占魁選。老夫今日聞信，陞任汧陽，目下也要打點上任。有些微卷價，聊代餞行。專候看花，再申薄賀。（向齋夫取卷價送秀夫）

秀夫　（接揖）生受老師了！

若水　（唱）

『河橋新柳，

蹌別短長亭，

管取聲名重長卿。

鱣堂今已報遷鶯，

唱驪聲。

「從此」魚龍溝水，

相望咨嗟。』——貓兒墜。

秀夫　（拜別唱）『書箱劍匣俱齊整，早准備踏花鞍鐙。

若水　（唱）『此乃是』九萬扶搖第一程。』——尾聲。

玉壺春酒正堪攜，野店山橋送馬蹄；
此後長安望明月，隴頭流水咽東西。

第三齣　授畫

佈景

花廳陳設，庭前桃紅柳綠。安道與鮑氏年各過六十歲。飛雲年約十七八歲。

安道（帶院子上唱）

「寅清典禮佐明良，

兩袖平分玉案香。

朝罷綴鵷行，

花下暫時遊賞。」——菊花新。

「紫禁朝天拜舞同，玉樓金殿曉光中；

微臣欲獻唐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集唐。

下官鄺安道便是。早官翰苑，忝陟容臺。贊綸閣之謀謨，掌秩宗之典禮。只是白雪絲生鬢上，青山家在夢中。膝罕麟兒，執慚虎子。幸喜夫人鮑氏，治內幽貞；女兒飛雲，性生慧淑。骨肉團聚，聊慰老懷。今日退朝回來，衙門無事，不免與夫人孩兒，署中花下，消散片時。——院子，請夫人小姐出來

則個。

院子　夫人小姐有請。

鮑氏（上唱）

『口脂面粉帶餘香，

遙聽嗚珂出建章。

飛雲（帶梅香上唱）

『花柳瀟春光，

綵勝又翻新樣。』——前腔。

（拜安道鮑氏）

爹媽萬福。

安道　孩兒到來。夫人，我年踰耳順，齒髮漸衰。鱸蓴之興久酣，雞肋之味俱盡。

陳力宜知止足，仕途應避嶮巇。但屢疏乞身，未蒙聖允，如之奈何？

鮑氏　相公，如今國家正當多事，況你年紀未甚衰頹；還須殫力公家，豈可遂圖私便？

安道　夫人說得有理。

飛雲　孩兒見此春光明媚，爹爹退食餘閒，今日辦下春酒一杯，與母親一同爲壽。

安道　如此生受你了！

（飛雲拜送酒）（唱）

「十年青鬢，

愛國盡成霜。

慚鳩拙，

玷鵷行，

蓴鱸飛夢到江鄉。

鏡湖投老，

未許盼歸航，
君恩敢忘？
「念」漁陽鼙鼓聲悲壯。
慶天堦蓂葉生輝，
醉春鄉花裏傳觴。」——榴花泣。

鮑氏（唱）
「雪晴鳷鵲，
歸苑帶恩光。
朝同案，
舉相當，
休因庭桂動淒涼！（指飛雲）
「他」知書達禮，

「你」有女似中郎。

飛雲（再拜唱）

「親恩忍忘?

「願」年年花下人無恙，

祝椿萱眉介南山，

「又何必」結絲蘿腹坦東牀?」——前腔。

（與梅香跪唱）

「染袍袖御府天香，

捧雕盤玉女瓊漿。

聽只聽鳥弄春聲，

不住的落花輕樣。

春光。

合宅齊歡賞，
眞不羨神仙蓬閬。
「待」傳梆入朝時又忙，
請將息百般勞攘。』——漁家燈。

安道　你們起來。

門官　（捧紅氈包上）
朱鷺鼓敲三下響，
紅猩氈裹一封書。（擊鼓）
院公，門官稟事。外面有天雄軍節度使，同年賈老爺差人，有書在此問候。
（院子稟安道）

安道　與我取進來。

院子　（接門官遞物，門官下）

稟老爺，書禮在此。

安道　（接書看）

夫人，孩兒，此是我同年——天雄節度使——賈公，名喚南仲，與我至厚，如同胞兄弟一般。是他差來問候的。只是禮物太多，沒個全收的道理。（唱）

「念故人高牙遠方，

一紙書殷勤寄將；

抵多少雙鯉加餐，

又何必南金重貺？」

鮑氏　這來意甚遠，受他一兩樣，也纔使得。

安道　（看禮帖躊躇）

也罷！受了他吳道子水墨觀音像罷！取過來看。（院子展畫）（看唱）

「且」的是：

傾納菩提像，

瞻水月青蓮合掌。」

夫人，此畫果是吳道子眞筆。如今難得。

飛雲　這一幅像，爹爹把與孩兒供養罷！（唱）

『待焚香「把」金經頌揚，

小開中梅花磬響。』——前腔。

安道　如此，院子，你可領了這幅畫，裝裱齊整，交送小姐處供養。

院子　曉得，老爺，本衙門答應裱揹，繆繼伶裱手甚好，發與他裱罷！

安道　這也繇你。你可分付賈爺的差人，明日領回書便了。

院子　理會得。

安道　（與鮑氏飛雲合唱）

『家慶集，

愁眉放，

且燈閣權時將養。』

明日衙門有事，好早進去。（唱）

「莫誤了」平旦鷄聲報曉光。』——尾聲。

花撲玉缸春酒香，故人雙鯉自遐方；

綠綺退食文章靜，竹下鵷鸞引鳳凰。

第四齣 儔征

佈景

（一）客店前景象。鮮于年二十歲。（二）客店陳設

鮮于（上唱）

『從來筆硯太荒蕪，

有故。』

閒人　甚麼緣故？

鮮于　（唱）

『三杯到口醉模糊。』

閒人　難道沒有醒的時節？

鮮于　（唱）

「待醒來——又去」嫖賭；

文場半個字兒無。』

閒人　這卻怎麼處？

鮮于　（唱）

『「無非是」包僱。

「約」同窗朋友到皇都。」

閒人　約去也沒幹。

鮮于　你那裏知道？（唱）

「全仗「他」救苦救苦。」——字字雙。

小子鮮于佶的便是。爲人滑溜，做事精靈。渾身上十萬八千根毛孔，孔孔皆是刁鑽；一年中三百六十個日頭，日日無非游蕩。遇着疑難事，只須眼睛札一札，就是鬼谷子也難透一片機關；逢着劣板腔，略把嘴唇掀一掀，饒他孔聖人早摸他三分頭腦。靑樓撒漫第一，朱窩擲手無雙。最喜金山廣有，數甚麽柴米油鹽茶酒醋，般般何止千箱；可恨墨水全無，只是這之乎者也矣焉哉，字字不通一竅。文場入試，便去殺鷄爲黍。（半跪作割雞狀）拿兩片厚臉皮，道大教全仗老兄。交卷出來，慣會以羊易牛，蹬一副大頭腔，說頭名斷然是我。眞是靑庚不去看朱子，那黃甲何曾到白丁？今年大比將近，我前日

曾託學裏齋夫，去約同窗朋友霍秀夫，一同取應。此人才學過人；況且心事平坦，易於撮弄。料摸中文章，未免煩他改擬改擬，代作代作，他一定不奚落我。道猶未了，此時霍兄也好來到。

秀夫（唱）

『暮色長途炊烟一縷孤，

「你看」板橋霜跡，

「我」不是後棲烏。』——水底一兒。

（見鮮于偕作揖）

鮮于（還揖）

霍兄來了，可喜！可喜！前日託齋夫寄來的書，想到了。小弟在此專等。

秀夫　前日承兄相約，多感！多感！因與學中秦先生相別，故此來遲。有罪了！

鮮于　今日天氣晴和，正好趲行前去。請！請！

秀夫　如此僭了。（唱）

『春到平蕪，

十里紅亭草色鋪。

「那」小雨杏花酥，

輕煖游絲黏。

「嗏！」獻賦帝王都，

待價斯沽。

貨與皇家，

美玉難藏櫝，

不怕凌雲不動了子虛。』——駐雲飛。

鮮于　（唱）

『螢火生疎，

懶去懸梁錐刺股。

梟注博長呼，

裘馬游無度。

「睞！」依樣畫葫蘆，（揖秀夫）

「偸取」者也之乎。

活剎些兒，

告過休嫉妬；

請莫解鷫裘酒代沽。」——前腔。

此就是向年姚店主門首了。這人頗小心知事，還在他家寓罷！何如？

秀夫　使得！

鮮于　店主那裏？

店主　（上）是那個？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原來二位相公，請進！

（秀夫與鮮于進門相揖安坐）

鮮于　店主別來數年，還是這樣清健，不像是七十歲的老頭兒。

店主　好說！好說！二位相公風采，也比往常大不相同，今科必定一齊高掇了。

（唱）

『連鑣赴帝都，

准取今番雙掛綠。』

只是一件，如今場期改在四月初邊了。（唱）

『長安酒可沽，

且請消停茅舍住，

開改場期在夏初。』

秀夫　這是甚麼緣故？

店主　爲着安祿山有作亂消息，故此官家有事，把科場權遲一遲。（唱）

「爲胡奴，
犯雒都，
待奏罷鐃歌賦鳴鹿。』——一封書。

鮮于　（對秀夫）如此說，我們來早了些。還去家中看看再來，何如？

店主　功名大事，沒有個打迴頭的道理。就在寒舍將就住一住；一兩月光陰，也是容易過的。

鮮于　也說得有理。只是清清的住在這幾間房子裏面，朝日價子曰子曰，這卻挨不過。還在有趣的處所，踱一踱；耍一耍，纔好。（秀夫笑）老兄笑怎麽？想是笑小弟纔到這裏，就要閒遊，如此沒坐性的？

秀夫　不是笑老兄，小弟有一樁心事。

鮮于　（笑）

老兄心事，小弟猜着了。（附秀夫耳）……可是這個人？

秀夫（大笑）瞞不過了。——店主人，我問你：我昔年在此相會的女客華行雲，在家好麼？（唱）

「行雲似舊無，
別後琴心傍玉臺。

店主 聞得雲娘自別了相公，一心心只要相從；如今不常十分留客。（唱）

「他」從良誓不渝；
淡掃蛾眉思鳳侶；
「怎肯」一浪過橫塘學野鳧？
（與秀夫鮮于合唱）
「采蘩蘋，

解珊瑚，

「來日呵！」

好重訪文君過酒壚。」——前腔。

輕風細雨潑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

巫峽行雲長入夢，西施設道浣春紗。

第五齣　合圍

佈景

獵場，背景爲山林。祿山年約三十左右。

祿山（胡服帶女樂衆軍上唱）

「高鼻連拳，

明駝成陣；

番靴蹙。

踏徧了莽清；

羯鼓「把」花催醒。」——點絳脣。

漁陰疊鼓動黃雲，沙磧驚看起雁羣；

貂帳夜來微雪下，琵琶送酒石榴裙。

自家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是也。天生胡種，濫受國恩。外貌癡肥，中懷狡黠。金貂皂帽，一時寵冠羣僚；鐵騎雕戈，八面雄先諸鎮。繡褓賜錢於浴室，金雞設障於朝參。眞是寵倖無雙，富貴已極，我的心願也罷了。只爲耐楊國忠這老兒與那達奚珣一班的人，屢在宮裏譏譖咱家。說咱元是胡人，必萌異志。仔細思量起來，咱在邊廂，他們在裏面，到底出不得這狗頭算子。因此上整頓兵馬，直犯長安。你看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近日又差何千年，高邈

兩人，假以獻那射生手爲名，擄了揚光翽，賺破太原城池。好歹歇馬數日，刻期可以渡河。這都不在話下。今日天氣甚是清和，衆軍士！可前去帳外沙地上打圍一番，多少是好！（衆軍應打獵）（唱）

「雕鞍金鞚，

結束了雕鞍金鐙

繡旛飄雲外影。

「錫好」長楊離水，

細草如烟，

「那」紫騮韁沙路穩。

鶻尾掣金鈴，

爐香朱鵲驚。

雪盞蹄輕，

風緊弓鳴。

「你看」草茸中狐兔滚。』

衆軍 （獻打圍獵物）

稟大王，此處草坡上，可以消停片時，等衆人馬略歇一歇。

祿山 使得！使得！（坐）

胡女 （彈琵琶奉酒唱）

『琵琶數聲，

響叮噹琵琶數聲。」

團花舞裙，

颭鴛速團花舞裙。

灑纓時，

噇子些打剌蘇鼾不醒。』——二犯江兒水。

（衆軍起吹海螺聲，斜身低頭單擺，疾行三轉）

祿山（起立唱）

「你看」中原數星，

勒馬望中原數星，

刮邊風吹雁冷。

「仗着」靴尖平踢，

鞋扣牢拴，

一枝枝番箭準。

「想起」鷄頭乳半停，

紅塵笑口迎。

「幾時得」金錢重洗，

舞馬蹴踘，

「把」凝碧池歌吹領。

花腔鼓鳴，

撲鼕鼕花腔鼓鳴。

玉靶弓彎，

亦緊的玉靶弓彎。

對陣時，

孩子們「挑選」射雕兒「做」頭一等。」——前腔。

亂雲飛積繞漁陽，猶是蚩尤古戰場；
胡騎踏鼓挂雙兕，彎弓猶自射黃羊。

第六齣　寫像

佈景

散閣。行雲年約十七八歲。

行雲（淡妝上唱）

「風流貪看杜陵花，

解春衣夜宿兒家。

舊日章臺，

重來繫馬，

權時閒話湖山罅。」——七娘子。

「曲江寒食草青青，

有人來茂陵。

隔花小犬吠春屝。

風吹繡幕鈴。

「擔酒債，

閒琴心，

凌雲賦早成。

當壚先唱白頭吟

文君心似冰。」——阮郎歸。

奴家姓華，小字行雲，長安人氏。不幸門戶單貧，落籍上廳行首。拋歌賣笑，捧心長是自憐；咏月披風，點筆亦能免俗。念頭所向，只要從良。但有斷稱兒郎，不惜琴心相許。幸喜茂陵才子霍秀夫，向曾章曲相逢，近又天台重訪。因他試期尚早，接來此處讀書。看他聰俊多才，至誠不假，私心暗約，可託終身。今日小雨初晴，瓶花香綻，明窗淨几，甚是可人，不免請霍郎出來，閒話一回，多少是好。——霍相公有請。

秀夫（上唱）

「酒闌風冷月初斜，
剛就枕惱殺林鴉。
行雨夢賒，
賣花聲聒，
覺」晴風小透鉤簾下。」——前腔。
（與行雲揖拜）
小生試期未偶，落魄西京。感卿曲意款留，一言難謝。
行雲　霍郎說那裏話？只是陋巷茅檐，恐怕不是你看花人住的所在。
秀夫　（笑）
各色花都不在話下；只是一朵解語花兒，饒他踏遍曲江，也沒處尋得。
行雲　（微笑）
秀夫　（看几上手卷）

行雲　雲娘！這儿上手卷，是甚麼畫？

雲娘　鄰廂女伴家借來看的，是一卷明妃上馬圖。

秀夫　（展畫看）果然畫得好。雲娘！我看你的天姿出色，與這畫上明妃，分明一個粉撲兒，不差甚麼？

行雲　諸般不像。只是桃花薄命，流落平康，也與他出塞的苦沒甚差別！（傷感）

秀夫　雲娘！不必煩惱。小生一向略曉得丹青幾筆。你看今日流鶯啼樹，粉蝶過牆，風景宛然如畫。我與你作一幅聽鶯撲蝶圖，描寫得十分喜洽，免得你歡處生愁，啼痕界面，如何？如何？

行雲　久知霍郎丹青妙絕。只是奴家風塵陋質，怎便相煩彩毫？

秀夫　好說！（取絹展筆）雲娘！待小生細看一看，方好落筆。（從頭至脚看行雲後，帶看帶畫唱）

「絕代玉無瑕，
　爲卿卿特地淡掃鉛華。」
　怎麼腮邊這一點紅得如此？（唱）
「半天風韻，
　依然人面桃花。」

行雲　（笑取鏡自照，又看畫）果然像得十分。

秀夫　像只像得你的樣兒標致。還帶笑含嚬，無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韻致，教我怎畫得出？（唱）
「浣紗。
　縮眉峯春愁那答，
　蕩凌波弓鞋這些。」

（取明妃圖對比）

明妃！明妃！我說雲娘一定不讓你。（唱）

「果然」明妃重畫。

怎肯學毛延壽——

批點壞上陽花。」——刷子帶芙蓉。

行雲（看畫唱）

「樊口停，

鐙腰罷；

准備同心，

怎離鞍馬；

收拾了按板紅牙，

彈箏銀甲，

琴心豈負當壚孃？

再休題浪酒閒茶。（拜謝秀夫，秀夫推辭）

「承謝，

「你」文通筆花，

虎頭鈎法，

擡舉得，

比並着檀郎沒半點差。」

奴家的意思，還要霍郎把自己尊容，也畫在上面，方纔有趣。（唱）

「僥倖煞，

只少個風流司馬。

並香肩，

相隨雙蝶，

穿過海棠花。』——山漁燈犯。

秀夫 這卻也好。只是小生下界文魔，怎敢與個玉天仙並在一答？可不惶恐！也罷！趁此餘紅殘粉，也免不得出醜出醜。（唱）

『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

較玉貌羞慚殺，（作向池邊自照狀）

打草稾顧影池中，（又取鏡自照，又畫）

脫粉本央小鏡菱花。』

行雲 （看畫）

風流標致，儼然活現。只是你一付文心，連你自家也描寫不出。（唱）

『描不出詞源峽，

「再把」腮斗邊添「些」喜洽，

可抵得桃花洞仙子胡麻。

秀夫（與行雲同唱）

『比目連枝不亞。

祝東皇生生世世「作並蒂」木蘭花。』——普天帶芙蓉。

行雲　霍郎！你不但文詞壓倒一世，就是這丹青，世上那裏有這樣出色的才子？難得！難得！

鮮于（上唱）

沽酒不辭平樂醉，

尋花又過杜陵春。

這幾日身上欠些爽利，不曾去看得霍兄。今日不免去尋他，溫存一溫存，幫襯一幫襯。到那入場時，纔好……。你看轉灣抹角，已是華行雲家門首。

（敲門，內開門，進揖秀夫）

這幾日小弟在寓中，有些小恙，不曾時常來看得老兄與雲娘，拋別拋別。

秀夫　小弟也有些小恙，因此失候鮮于兄。

鮮于　（笑）兄的病我都曉得。（附耳低語，笑）……可是這樣？

秀夫　（笑）休得取笑！

鮮于　（看桌上畫）這是那個畫的？

秀夫　不瞞兄說，是小弟胡謅。

鮮于　（細看笑）元來是你兩口老人家，傳子孫的神影子。如何像得這樣？（將畫貼在自己面上）

秀夫　這怎麼說？

鮮于　一向不敢沾雲娘一沾，恐怕老兄有些喫醋。今日在畫兒上略沾些便宜，莫怪！莫怪！

秀夫（笑）

鮮于　雲娘！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如此一幅好畫，切莫被人裱壞了。那貢院門首繆酒鬼，手段極高，是答應禮部衙門的。可着人送去與他裱，纔使得。

行雲　使得！

鮮于（唱）

『看一對班頭風雅，
行雲雨是眞不差。
分明活現巫山畫。
「是」覷姑權放「個」神仙假。
「把」鴛兒打，

休教鬧喧。

「仗」玉人檀口

「唱醒了」曲江花。』——朱奴帶芙蓉。

今日小弟要發興吃幾杯酒了。雲娘也請破例，唱一個極銷心的曲兒，等霍兒大家樂樂纔是。

行雲（唱）

『「請」嫒閣中傾杯斝。』

鮮于 霍兒！你與雲娘，今後不要叫甚麼，只叫那畫兒能！（唱）

『畫中人又好做人中畫，

「免不得」謔戲春宵「也要」費臨搨。』——尾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圖畫領春風；

淑蕊巧作用過語，蝶蝶深穿宛轉戲。

第七齣　賠俸

佈景

文書房陳設。不退年五十左右。

不退　（吏巾上唱）

「我做提控最有名，

瞞天過海無人問，

今年大比期又臨。

「咪！只要賺」幾貫銅錢養阿正。」——黎花兒。

自家衙門中一個都吏，叫做臧不退便是。一切科場內編號謄卷，皆是我掌案。每年有人來打點，也要做一兩樁事兒，故此主顧越多。上年有茂陵一位姓

鮮于的朋友，來央我幹辦幹辦。因機會不便，不曾與他成就得。那曉有這樣好人，分文也不倒取。今年不知此人可曾到？若到時，須去望他一望，或者又要央我，也不定。正是：『閉門家裏坐，錢從天上來。』

鮮于（上唱）

『同窗朋友武高與，

客邊一個太孤另，

閒來過訪外郎門。

「嗏」！敲時「看」可有人來應。』——前腔。

此是老臧的門首了，待我敲看。（敲門）

不退（應出見，迎進關門揖鮮于）

小弟正在這廂念老兄。向年做事不過，甚是惶愧；反叨厚惠，何以克當？

鮮于　這些小意思，何勞齒及？常言說得好：有心來拜年，端午也不遲。今年一定

要煩老兄，與我着實設個法兒，務必中得十拿九穩方好。

不退（沈思）有了！我想代作傳遞，未必一時湊巧。今科關防嚴，字眼關節，一毫不通風。只有個極好的計較在此。這些號數，都在我手裏編過的。兄出場時，上心訪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極好的，便將他甚麼號數，察得明白。我悄悄打進去，把兩家卷上號改了，甚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沒形跡。此是十拿九穩，必中的計較。如何？如何？

鮮于 如此甚好，待我先拜謝。（作拜唱，不退扯住）

「我家資黃金滿籯，
只想副烏紗蓋頂。
煩君就裏相幫襯，
像割換三場窠錦。

「倘」成名，

敢忘大恩？』

說過，如今現封銀五百兩。待榜上有名，那時呵！（唱）

『加「幾」錠雪花相贈。』——剔銀燈。

不退（唱）

『科場中鑽營頗精；

只爲着關防嚴緊，

換日偷天計可行，

將字號「與你」牢牢封進，

「叫他」互更，

機通鬼神。』

只一件，老兄事成，高中後做官時，還要找我一兩次肥抽豐，纔使得。（唱）

「那時莫硬（搖身）做」張智妝喬不允。」——前腔。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只因求富貴，平地起風波。

第八齣　誤畫

佈景

裱褙店陳設。繼伶及裱褙年四十餘歲。

繼伶　（上唱）

「門掛招牌利市，
家傳裱背生涯。
非我浪把口兒誇，

倒是文房風雅。

任你鍾王眞蹟，

饒他歐褚名家——

和那荊關劈斧與披麻

不彀我漿兒一刷。」

自家乃裱背繆繼侖的便是，因我平常喜喫幾杯兒，人人都叫我做繆酒鬼。且喜手段高強，生意利市。只是禮部衙門是我當官，時常要背答應。日前禮部鄢老爺衙裏，發出吳道子水墨觀音一幅。又有一位甚麼霍相公，親送來春容一幅，手工倒是加倍，囑付我與他用心裝裱。（向壁看）這兩項俱乾透了。今天氣晴朗，不免揭將下來，裝上軸頭，恐怕他們來取。媽媽！快拿出漿盆糊刷來。

裱婆 （携漿盆糊刷上唱）

「自歎紅鸞不利，
招了個漿水寃家。
終朝糨刷手兒拿，
好不腌臢邋遢。
晚上一同住宿，
又嘁嘁醋得昏花。
把糨毛兒略略兩三爬，
便有幾點漿兒滴答。」
老兒！漿盆糊刷都在此。
繼伶　媽媽！有要緊主顧家一兩件生意，你可幫襯一幫襯，完成與他，免得他來
討聒絮。你來！你來！（裱婆端樣子，扶繼伶站揭畫唱）
「漿硾紙，

雪打糊，

拭淨平臺「把」畫片鋪。』

這一軸是霍相公送來的春容。（唱）

『揭起美人圖。』

這是酈府中送來的觀音像。（唱）

『裝就觀音佛。』（安軸，裱婆下場取酒）

這觀音像尤是要緊。待我灑些芸香末子，裝在這袋裏面。（灑屑裝袋唱）

『和芸屑，

辟蠹魚，

「好把」錦囊盛，

休使燕泥污。』——鎖南枝。

裱婆　（持酒肉上）

老兒！我曉得你的尊姓。裱完時，就要幾杯燒刀兒到口了。

繆伶　這是本等。老人家勞勞碌碌，未免要幾杯兒和和筋骨纔好。

銀婆　（擺桌斟酒唱）

「老兒！你」年老大，

　兩眼糊，

　終日波波「能趁」幾貫蚨？（貫酒）

「美酒兩三壺。」（把肉塞繆伶口）

「請」喫塊燒羊肉，

　破衲被，

　就地鋪，

　我與你——

「效」鴛鴦一處宿。」——前腔。

（飲醉扭繼佮去睡）

繼佮 青天白日，怎生去睡覺？（裱婆亂扭）

公差 （上）

主考窗櫺須絳帖，分簾炕頂要綾鑲。

這是繆酒鬼的鋪面了。——裏面有人麼？

繼佮 （驚問）

是甚麼人？

公差 是禮部提調衙門叫你當官的。

繼佮 （帶醉開門）

公差 我來無別的事。今年大比，場中又要糊房。提調老爺叫你去領錢糧出來，好早早叫衆人們上心趲做。

繼佮 好苦惱！好苦惱！一春頭上，生意還不曾做得幾件，就要去當官。

公差　說不起，你是個當行的頭兒，怎麼妝憨打呆的？（扯繼侖）

繼侖　（向裱婆）我去到衙門中見過就來。只是桌上這兩軸畫，一軸是大堂酈老爺家的觀音像，一軸是茂陵霍相公拿來的春容。倘來討時，便把與他。

裱婆　你去！你去！我曉得。這幾件，難道就打發不開不成？

繼侖　（同公差下）

裱婆　好沒興！剛剛喫得像意，要與老頭兒敍一敍，答一答，又叫當甚麼官。當你娘的官！當你家奶奶的官！（笑看酒）還剩下半壺在此，老娘不免一齊消繳了罷！（連壺吞有聲）

院子　（上）爲取深閨畫，來過裱背門。（敲門）

裱婆　（笑）

想是老兒半路回來了。（開門便緊摟院子頭）我的老親肉！老寶貝！你回得正好。我的酒與兒動了，兩個去廝罨罷，再莫妝喬了。

院子　啐！這婆子瘋了！你睜眼看誰是你老兒？我是鄺老爺衙裏討畫的。你老兒那裏去了？多時發與他裱的觀音像，小姐要供奉，催得緊，快拿與我去。

裱婆　（指桌上畫）畫麼？畫在這裏不是？只是你就不是我老兒，便同喫兩杯，樂一樂去何妨？

院子　（纏院子）這是那裏說起？一個女人家，醉得這樣一個模樣。（裱婆上撮院子嘴，院子推倒撒手，取桌上畫出）兩手劈開歪纏路，一身跳出鬼婆門。（下）

裱婆　（起身罵）呸！元來這樣不識趣的。這樣好熱湯湯的酒兒……（扭頭行數步）老娘這一表人材，難道是滯貨兒麼？（指內）好沒福！好沒福！（看桌上畫）畫元來

拿去了。呀！怎麽拿着沒袋兒的去？這一軸有袋的落在這裏，想是霍家的了。且拿進去，待霍家來討，把與他罷！（又回身駡）你好沒福！你好沒福！

老夫千年慣作精，阿婆老去有風情；
不因一軸丹靑錯，怎得鸞交兩處成。

第九齣　駭像

佈景
飛雲妝閣。

飛雲（帶梅香上唱）

「春來何事最關情？
花謎金鈴，

繡刺金鍼。
小樓睡起倚畫屏，
眉點檀心，
香爇檀林。」

梅香（唱）「春光九十過將零，
半爲花嗔，
半爲花疼。
梁間雙燕語星星，
道是無情，
卻似多情。」——一剪梅。

飛雲　露溼晴花一苑香，小窗裊裊拂垂楊。

梅香　纔看紫燕啣鶯粟，又聽黃鸝叫海棠。

飛雲　梅香！前日老相公與我供養的那幅觀音像，許久怎不見院子送進來？想是未曾裱得。你可催他一聲。浴佛日子將近，我要掛在小閣中朝夕供養。

梅香　曉得！——老院公那裏？

院子　（上）

手持水月楊枝像，送與春香荳蔻人。

梅香　院公！小姐教我問你，日前老相公分付你裱的觀音像，可曾停當不曾？目下就要供奉哩！

院子　裱得停當在此，正要交與小姐。煩你送進去罷！（梅香接畫送與飛雲）

飛雲　（接畫）

收下了，叫院子去罷！

院子　理會得！（下）

飛雲　梅香！這軸畫不比尋常，乃是菩薩示現，須要虔淨。你可焚起香來，待我先
展拜過，然後供奉纔是。
梅香　（焚香開畫）
飛雲　（昆唱）
『曾見丹青，
「那裏是」寶月珠瓔「坐」紫竹林？
端詳審，
玉題金鐩「又把」吳綾幀。
點綴湘江幅幅裙，
嬌嬈甚！
喬妝詐扮多風韻，
好似平康賣笑人。』

好奇怪！原來不是觀音像，是那一家女娘的春容，胡亂拿來了。

梅香（指畫）小姐！你看那女娘同撲蝶的人，好不畫的標致！（唱）

「又有」郎君俊，

紅衫翠袖肩相並。」

飛雲　羞人答答的一個女娘家，怎麼同那書生一搭兒耍戲？（唱）

「那有」這般行徑？

這般行徑？」——不是路。

梅香（唱）

「水墨精神，

「也」不像楊枝水月人。（背指飛雲）

「女兒身，

「與」毫端紙上相廝映。」（回身）

小姐！這畫上的女娘呵！（唱）

『「要與你」差別些沒半星。』

飛雲　（再看）

只怕是那個隨手畫的。偶然相像，未必有心。

梅香　（唱）

『分明甚！

安黃點翠般般稱，

「那裏有」沒稿「的」龐兒信筆成？』

飛雲　呀！上面還落的有款，待我看來。（讀）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唱）

『「我」秋波稔，

圖背一抹珊瑚暈。

「上有」霍生名姓，

「又爲」雲娘圖贈。』——前腔。

梅香　也奇！也奇！怎生也叫做雲娘？小姐！你看！（指畫唱）

『「你看他」點眉峯螺黛勻；
「你看他」露春纖約斜領；
「你看他」滿頭渦紅暈生；
「你看他」立蒼苔蓮步穩。
要包彈一樣兒沒半星。
逞風流倒有十分的可憎。
可喜「那」尋花蛺蝶深深也——
又一對黃鸝兒穿柳鳴。』——紅衲襖。

飛雲　（唱）

『「莫不是」賺陽臺行雨雲；

「莫不是」謊天台劉阮情；
「莫不是」暫離了倩女魂；
「莫不是」顰效了東家遈。
怎生生「的」打合上卓女琴？
「教我」唔煎煎難將這啞謎兒忖。
自不曾在馬上牆頭也——
露了紅粉些兒一線春。』——前腔。

梅香！本待要將這畫發與院子去換纔是。只是畫得有些奇怪，待我再仔細玩玩。

梅香　不消換得。小姐留了，當做自己春容正好。

飛雲　只是多了一個人兒，恐爹媽看見，不當穩便。

梅香　（笑）

若與老相公老夫人看，眞個多了那個人兒；若是小姐自己看，只怕正好不多哩！

飛雲　休胡說！（唱）

「東風暗與傳春信，

好撩撥心情難忍，

「且細向」小開窗紗勘笑顰。」——尾聲。

春風圖畫若爲容，帶笑含顰不語中；

最是芳心那得似，夢魂應入百花叢。

第十齣　防胡

佈景

（一）軍營。背景上有武牢關。（二）武牢關。南仲年約近六十歲。

南仲（戎服率衆軍上唱）

「電掣風行，

高牙專閫，

丹心耿。

「不忿那」羯狗橫行，

「看」髮怒沖冠頂。」——點絳脣。

「穩直門戶慣登壇，一劍當風白日看；

但使龍城飛將在，莫教胡馬渡陰山。」——集唐。

下官天雄節度使賈南仲是也。家世邢州，立功邊徼；聖恩簡任，節鎮天雄。丹心如斗，每思裹革以酬知；赤羽蕭天，忍看妖氛之犯塞？叵耐安祿山這廝，本是胡奴，濫邀天眷。不特飽鷹颺去，公然瘈狗噬人。鬧得起兵范陽

連破州郡。下官只得整兵秣馬，赴闕勤王。我想潼關，有哥舒老將軍，在彼把守，定然牢固。只恐這廝從武牢小路抄襲商南，長安未免震動。——衆將士們，你可紮住營壘在武牢關口，不許縱范陽一人一馬闖將過去。傳來烽火，上心探看；梆鈴器械，務要整齊。但遇賊騎來沖，便行奮勇截殺。如有玩縮，軍法重處！

衆軍　得令！

南仲　（唱）

「「你看」遍西京照烽火，
「我」心中不平。
「這」鼠子敢縱橫，
自漁陽公然出穴弄兵；
犯常山攻陷生靈；

隴太原，
「又」侔獻射生；
惡貫已充盈。
慚媿殺師中老臣。
教我義憤滿胸襟，
冠直上皤然雙鬢；
待除兇裹革報君恩。」——錦纏道。
前面就是武牢關了，可搶上去紮營。
參軍　得令！（唱）
「看」一隊隊貔貅斷豨，
一程程風翻浪滾。
潼關大隊哥舒領，

「把」武牢關鐵桶「如」山鎮；

迓營。

傳烽要明，

斷不放賊奴狂逞。」——朱奴兒犯。

三戍漁陽再渡遼，騂弓在臂箭橫腰；

白馬將軍頻破敵，肯放胡騎渡函歸？

第十一齣　寫箋

佈景

飛雲妝閣。前有花園。

飛雲（徐步上見雙蝴蝶飛舞，唱）

「甚風兒吹得花零亂？

「你看」一雙蝶依稀見。」

呀！這一對蝴蝶兒，怎麼飛得如此好，只管在奴家衣上撲來？（唱）

「爲何的」撲面掠雲鬟。」

又上花樹探花去了。（唱）

「紅紫梢頭，

恁般留戀。」（在花下仰看，又回身）

呀！怎麼又在裙兒上旋繞？（唱）

「欲去又飛還，

將粉鬚兒釘住裙衩線。」——步步嬌。

（上桌撲蝶不着，遂睡桌上）

梅香（上）

悄步香閨內，巫山夢未醒。

呀！小姐纔梳洗了，緣何睡在妝檯上。待我輕輕喚醒他做鍼指。（輕咳喚）

飛雲（徐起唱）

「瑣窗午夢綫慵拈，

心頭事忒廉纖。」（起坐）

梅香！檐前是甚麽響？

梅香（唱）

「晴檐鐵馬無風轉，

被啄花小鳥弄得響珊珊。」——風馬兒。

飛雲（唱）

「春光漸老，

流鶯不管人煩惱。

細雨窗紗，
深巷淸晨賣杏花。」

梅香 （唱）
「眉峯雙蹙，
畫中有個人如玉。
小立檐前，
待燕歸來始下簾。」——減字木蘭花。

飛雲 梅香！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剛纔夢中，恍恍惚惚，像是在花樹下撲打那粉蝶兒，被荼蘼刺挂住繡裙。閃了一閃，始驚醒了。

梅香 是了！是了！前日錯了那幅春容，有這許多光景在上面。小姐眼中見了，心中想着，故有此夢。不知此夢可與那紅衫人兒在一答麽？

飛雲 莫胡說！你且取畫過來，待我再細看一看。

梅香　理會得！（取畫）小姐，畫在此。

飛雲　（取畫細看唱）

「心事忒無端，

惹春愁「為」這筆尖。

「嗄！」丹青問不出真「和」贗。

將為偶然，

「如何」像得這般？」

梅香取鏡來！（梅香取鏡）（接鏡自照又看畫笑）

這畫中女娘，看個像我不過。只這題邊多了個紅印兒。（唱）

「多只多」粉題「邊」一點桃紅錠，

若為憐。

「斜把」氣兒呵着，

「他便」飛下並香肩。」——黃鶯兒。

梅香　看那鶯兒與一雙粉蝶兒，怎生畫得這樣活現？（唱）

「似」鶯啼恰恰到耳邊，

「那」粉蝶酣香雙翅軟；

入花叢若個兒郎，

「一般樣」粉撲兒衣香人面。」

小姐！這畫上兩個人，還是夫妻一對？還是秦樓楚館買笑追歡的？若是好人家，不該如此喬模喬樣妝束；若是乍會的，又不該如此熱落。（唱）

「若不是燕燕于歸，

怎便沒分毫靦腆？

難道是橫塘野合雙鴛？」——鶯啼序。

小姐這畫上郎君呵！（唱）

「你看他」烏紗小帽紅杏衫，

與那人笑立花前，

擲果香車應不忝。」

飛雲（唱）

「只是」女兒們「忒」家常熟慣，

恁般活現；

平白地陽臺擱占。」

那落款的叫做霍都梁。筆蹟尚新，眼前必有這個人兒的。（唱）

「我」心自轉，

分明有「霍郎姓字」描寫雲鬟。」——集賢賓。

我看這幅畫，半假半真，有意無意，心中着實難解。且喜桌兒上有文房四寶

在此，不免寫下一首詞，聊寫幽悶則個。（磨硯取箋筆寫唱）

『烏絲一幅金粉箋，
春心委的懨煎。
並不是織錦迴文，
那些個題紅宮怨。
寫心情，
一紙尖。
愁蕩眼睛，
片時美滿，
悶懨懨。（上看）
又聽梁間春燕「不住的」語呢喃。』——啼鶯兒。（寫完取箋自念）
「風吹雨過百花殘，
香閨春夢寒。

起來無力倚欄杆，
丹青放眼看。
揚翠袖，
伴紅衫。
鶯嬌蝶也憨，
幾時相會在巫山？
扁兒畫一般。」——醉桃源。
章曲飛雲題。
我這一首詞，也抵得這畫過了。（放於桌上）

梅香 （就箋從上至下看畢）

好古怪！怎梁上燕子兒，只是這樣望鏡臺前飛來飛去，與往時不同？（往撲）
把這殘泥將妝盒都點汚了！呀！怎麽把小姐題的這箋兒啣去了。——燕子！

轉來：轉來！還我小姐的箋！

飛雲（笑）癡丫頭！這個燕子怎麼曉得人的言語？只得隨他罷了！（唱）

『飛飛燕子，
雙尾貼妝鈿；
啣去多情一片箋，
香泥零落向誰邊？』

梅香（唱）『天天！
莫不是——
玄鳥高媒，
輻湊姻緣？』——貓兒墜

『小庭且把梨花掩。』（指燕巢）

燕子！燕子！（唱）

「你」免不得還來巢畔；

「我好」拴上「了」紅絲「問你」索綵箋。』——尾聲。

小姐！我收拾筆硯先進去，你可就到房中歇歇。

紅豆且調鸚鵡粒，雪花待酌兔兒斑。（下）

飛雲（斜視進房）

咳！適間這妮子在此，我心事不好說出。（笑）果是那畫上紅衫郎君委實何人？（唱）

『畫裏遇神仙，

見眉稜上，

頤窩畔，

風韻翩翩，
天然。
春羅衫子紅杏鞾香肩，
那人假半邊。
兩迴眸，
情萬千。
蝶飛錦翅，
鶯啼翠烟，
游絲小掛雙鳳鈿。
光景在眼前，
那些要陽臺雲現。
繞山遠水遠人遠，

燕子箋　寫圖

晝便非遠。」——四季花。

「麟髓調，

霜毫展，

方纔點筆題箋。

遥巢間小燕忒刁鑽，

慈忽地啣去飛半天。

天天！

未必行方便，

便落在泥邊水邊。

「那些」御溝紅葉蕩春烟，

「只落得」飛絮浮萍一樣牽。」——浣溪紗。

「三三春月日長天，

往常時兀自懨煎。
那禁閒事恁般牽挽，
畫中人幾時相見？
待見，
纔能說與般般。』——奈子花。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閣門；
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第十二齣　拾箋

佈景

(一)行雲妝閣。(二)野景。背景爲清秀之山水。

秀夫（上唱）

『挑李出江灣，

浪煖魚將變。

慈期未便奏甘泉，

小步心情遣。』——番卜算•

「無可奈何花落去，

步過小橋人盡處，

二十四番風，

鶯啼怨落紅。

「遠山青可數，

取作眉兒譜；

蝴蝶怎生忙，

天晴花草香。」——菩薩蠻。

小生前日爲雲娘寫下小像，十分得意。誰想拿去裝裱，被一個潦倒的匠人，錯送到別處去，倒取了一幅水墨大士來、那像到是吳道子眞蹟。咳！小生筆蹟，雖然比不上吳道子，但雲娘的樣子，恐怕與南海水月，爭差不多。這樁事也可笑。叫那裏去尋訪，只得繇他。只是試期尙遠，客路無聊，不免悄地去曲江堤上，散步一回，多少是好！（唱）

「柳絲綰不盡東風怨，

蘭露如啼眼，

靑靑燕尾帘。

壺內眞珠「解」鷫裘可換。

悄步曲江烟，

「看」落紅一陣陣「把」春光餞。」——步步嬌。

我想那軸畫，描寫雲娘逼眞。就別人錯去，斷沒有這一個標致女子可以借用，縱了也是枉然。只是偏不錯了別樣畫，偏錯了一幅觀音。如今他就掛在小閣中，焚香換水，也着實有趣。（唱）

「「我」破工夫描寫出當壚豔，
不做美「的把」花容信手傳。
「敢則是」丰神出脫「的」忒天然，
「因此上他」化爲雲雨去陽臺畔。
差迭了春風桃李美人顏，
倒換得普陀水月觀音現。」——醉扶歸。

來此是曲江邊了。你看新晴後，風景怎麼這等撩人也！（唱）

「韋曲花如人面。
「你看」胭脂雨潤，

翠荇風來。

「幾時」馬蹄碎踏杏花烟，

蛾眉重畫芙蓉面？』（望天）

這燕子飛得好奇！怎生只管在我頭面上幌來幌去，似認熟的一般？（唱）

『飛飛燕子，

隨風往還。

「那」紅襟小尾「貼」楊花舞旋。

「爲何」迎風掉下猩紅瓣？』——皂羅袍。（從上覷下）

爲何掉下一撮紅毛衣來了？（拾看）呀！不是毛衣，是一片紅葉大的箋兒，

寫了許多蠅頭的細字在上面，待我看來。（念前醉桃源詞）呀！細看這詞，

像是收了春容畫的。怎生語氣筆法，件件精細？分明是個女兒家模樣。（唱）

「這」霞箋香閨妙填，

明說出丹青收管。

抽黃數白，

就班姬怎讓先？』

咳！我剛說天下未必有像行雲的人兒。（把箋指）那知道就有一個在此！那末句說「麗兒畫一般。」就是一紙供狀了。翟都梁！翟都梁！你好生難消遣也！（唱）

『難消遣！

打熱的風流情怕閃，

「這」扯淡的相思症轉添。』——好姐姐。

且住！昨日行雲爲錯失了春容，早間尙在那裏納悶。如今不免疾忙回去，與他說這畫有了下落，免得他煩惱。（轉行）正是：『踏春不覺來時晚，爲着衣香惹蝶歸。』——（扣門）開門！開門！

行雲　（上唱）

「剝啄百花間，

知是檀郎轉。」（開門，秀夫進見）

霍郎！你早間出去，在那裏行動來？

秀夫　雲娘！早起在曲江堤上步一步。（唱）

「「我」悄地尋春「去」芳草邊。」

行雲　曲江光景知何？

秀夫　那光景甚好。（唱）

「「見」輕盈掠水有烏衣燕，

春愁小語如相盼。」

行雲　見那燕子怎麼？

秀夫　（唱）

『爲蹴花褪下花箋片。』

落下這一幅箋在此。你看詞上，分明是爲錯收了你春容而題。你莫要悶！待從容訪問取還來便是。只是也叫做甚麼飛雲。（唱）

『細把情詞詳玩，

「又」別有雲娘——

省識「你」春風嬌面。』——江水兒。

行雲（唱）

『你丹青善，

「奴」沒爾分能玩展。

「那知」落在王謝堂前？

「那知」落在王謝堂前？

「那燕子呵！」

勝蜂媒蝶使傳。
這天機非偶然。
緊收藏，
莫等閒！』——川撥棹。
霍郎！這也非等閒，你好收着。待場後從容尋問這畫下落便了。

保兒　（上）好傳折桂令，報與探花郎。霍相公！時間鮮于相公說禮部今日出的有告示，明早就要進場。請五更頭早去。

秀夫　知道了！

保兒　（下）

秀夫　怎麼陡然就要開科起來？我身子冒了曉風，有些不爽，且在小閣中將息將

息。這筆硯各件，煩雲娘替我打點打點。

行雲　理會得！（唱）

「春闈刻日青錢選，

「把」偸香手好生磨鍊。

「折得」頭一發，

春風出杏園。」——尾聲。

曲江拾得錦箋回，東閣招賢此日開；

十二樓中紅粉笑，齊看高折碧桃來。

第十三齣　入闈

佈景

（一）花廳。（二）孟媽宋門前。孟媽媽年約六十餘歲，背駝。

鮑氏（上唱）

「殘年官閣領春風，

自課香閨鍼指工。

連朝女病欠惺忪；

一雙白髮「只有這」青春種，

「免」不得延醫「將」藥餌攻。」——懶畫眉。

老夢臨春亂，嬌兒帶病慵。

這幾日女孩兒不知爲着甚麼緣故，茶飯懶進，只是要睡，面龐着實瘦了。我十分放心不下，好叫院子去請個醫生診看纔是。——院子那裏？

院子（上）

聞得堂前喚，階下聽使令。

老夫人！院子在此，有何分付？

鮑氏　叫你來，爲小姐身子不自在，快去請個醫生來看。

院子　老爺不在衙內，醫生不便喚進來。這街上倒有個女科醫婆，叫做孟媽媽，人人道他的藥甚靈。須索去請他來看纔使得。

鮑氏　如此快去請來！

院子　理會得！（起出行）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此間是孟媽媽門首了！（敲門）孟媽媽在家麼？

孟媽　（背包上）是那個？（唱）

「金蓮亘，

背兒弓，

藥包肩上打肉蓯蓉。」

院子　我是鄺老爺府中請你去看病的。

孟媽　是看那一位病？

院子　是小姐身子有些不自在，請你看。

孟媽　如此就同去便了。（唱）

『聞說官衙女——

病兒沈重，

老娘手到有神功，

盧醫也惶恐。』——縷縷金。（到門與院子同進叩首）

鮑氏　女先生！老身只有一個小女，這幾日有些小恙，煩你診看一看。調理好了，

重重相謝。

孟媽　老夫人！女科是我的本行，自然用心的。

鮑氏　梅香！可服侍小姐出來。請有一位女先生在此。

飛雲　（由梅香扶上唱）

「輕陰小閣下簾櫳，

病有根芽怕藥「怎」攻？

啾啾唧唧雨聲中，

無端一夜「把」梨花送；

「怎教他」一片西飛一片東？」——懶畫眉。（伏桌）

鮑氏　女孩兒！你今日身子好些麼？

飛雲　不見得！無別樣症候，只是再打不起精神來。

孟媽　小姐恕不見禮罷！待我來看看脈息，好用藥。（診脈）

小姐！（唱）

「「你」虛怯怯怕當風；

午後渾身熱，
患怔忡。」
飛雲　都說得對症。
孟媽　我從十七八歲看病起到如今，那有認錯了病症的？這病容易治，待我撮藥
來。（唱）
「咀片般般備，
依方撮弄。」（開包撮藥）
藥在此，包管一帖下去就要好的。好時不要別樣，只要老夫人把頭號梭布見
賜十來疋兒。
梅香　要布何用？
孟媽　要打鞋面。
梅香　那消要得許多？

孟媽（伸脚將手指）你看此物，每一次面子　消不得丈把布麼？

梅香（笑）莫說謊話！此劑藥是甚麼引子？我好去煎。

孟媽（唱）

『姜三棗四水連鍾，

煎至八分用。』——纓纓金。

還請老夫人親去煎方好。

鮑氏　如此，你且在此略坐坐，待我進去煎熟了，勞你親送與小姐喫了，纔去方好。

孟媽　這個使得？（鮑氏下）

飛雲（睇）

盧媽 （扯梅香前行問）梅香姐！我問你，我看小姐脈息，有些思鬱在裏面，像是個傷春的病一般。你實對老娘說，是怎麼起見？

梅香 （唱）

「非減食，

不傷風；

爲着春容畫，

兩無同。

又有紅衫客，

風流孽種。

「因此上」如啼帶笑夢魂中，

長叫心兒痛。」——前腔。

實不瞞媽媽說，小姐一向是極端重的，再沒有一絲兒胡思亂想。只爲前日裱軸觀音像，供奉供奉；不想裱背鋪裏，錯發了一軸畫來。

孟媽　敢是錯了惱惱？

梅香　倒不是惱，倒是好笑。

孟媽　怎麼好笑？

梅香　那曉得錯來的是軸春容畫，上面的一個女娘，與俺小姐像一個印板兒印的不差。那女娘身邊，又畫一個如花似玉的郎君，生得標致。我小姐看了，像是心上有幾分想着那人兒一般。偶然把這節事情，在箋上題一首詞，又古怪得緊。

孟媽　怎麼又古怪？

梅香　剛剛歇了筆，却被梁上飛下一個燕兒來，啣將去了。故此從那日起，小姐心上，只是這樣懨懨答答的。

孟媽　梅香姐！你這些都是鬼話，哄你老娘不得的。從來那裏有個不見面害想思的？我不信！

梅香　眞話與你說倒不信。你看小姐睡熟了，我悄悄取那畫與你看，便分明了。

孟媽　你可取來！取來！

梅香　（取畫來）

孟媽　（看畫吃驚）原來果然有這事。只是我也像認熟這一個女娘，一時想不起。（偷看飛雲）竟是像小姐不過。

梅香　媽媽，我認不得字。小姐說還有作畫的人兒名姓在上面哩！

孟媽　我爲着寫藥方引子，粗粗認得幾個字，待我看來！（看念）『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眞個有個名姓。這樁事兒也奇不過了。所以他便這等胡思亂想，害出個傷春病了！只是這不見面的相思，倒底感得輕鬆，也不難治。你

且收了畫去，怕老夫人來出，看見不穩便。

鮑氏（持藥上）

煞將參麥黃湯熟，送與櫻桃絳口嘗。

女先生煎熟了藥在此。

孟媽（接藥請飛雲醒吃）

喫了藥，且扶進煖所在睡睡方好。

飛雲　好飲霍香通氣散，須煩破故紙中人。（由梅香扶下）

安道（吉服上唱）

『歸思切，

宦情慵；

承恩知貢舉，

綈紗籠。』

鮑氏　相公來了！

安道　（與鮑氏揖唱）

「牽挂嬌兒病，

好生珍重。」

夫人！女孩兒好些了麽？

鮑氏　適纔接此位女醫來看，說不妨事。煎了藥喫，方纔扶進睡去了。

孟媽　（叩首）

安道　有勞你了！小姐病沒甚麽要緊？

孟媽　不敢！小姐病，是略略傷了風，心上也有些煩鬱。只消用一兩服藥，就平安了！

安道　如此却好！夫人怎麽處？女兒病還未好，下官又奉命知今科貢舉，卽刻便要入場。這女醫可賞他銀一兩。以後小姐要藥，差人來取。爲帖迴避關防，你

不便進來。小姐好時，待我出場後，重重相謝便了。（賞孟媽，孟媽謝下）

（唱）

『棘闈一月不通風，

關防莫疏縱。』——前腔。

巡官　（領人役上）

嚴封棘院諸生坐，新築沙堤主考行。

小官巡綽官是也。帶領各項人役，伺候酈老爺入場。借重大叔稟聲，分房監試在至公堂，候老爺喫入簾宴，等久了！

院子　（稟）

安道　夫人請進，下官就要入場。（與鮑氏揖）

暫點朱衣收秀士，好開青眼看嬌娃。

鮑氏　（下）

安道（出見衆官役）那巡綽官過來，我有關防告示一道，可即行刻出印了，遍處張掛，不可遺漏。（院子發示）

巡官（接讀唱）『山岳君恩隆重，

主南宮大典，

濫及愚蒙。

從來家世大江東，

讀書以外惟耕種。

「並無」弟男遊學，

「也沒」親知伴從。

巷堂食店，

休教隱容。

「但有」奸徒打點，

「與我」嚴拿送。』——皂羅袍。（發出刻）

請老爺起身。

院子 院子送老爺。

安道 你年紀老成，衙中一切着實嚴緊，進去罷！

院子 知道了！（下）

安道 （唱）

『頭踏齊聲歡踴，

到至公堂上——

高宴春風，

兩旁挨擠鬧冬烘，

中間一溜沙堤空。」

衆役　開來！開來！（唱）

「馬前喝道，

靠西靠東。

街心欄柵，

一重兩重。

「眞個」關防嚴緊，

「並沒」絲兒縫。」——前腔。（下）

綵仗春驕白鼻騧，晴風御路踏平沙；

玄都觀裏花千樹，肯使門生隔絳紗。

第十四齣　開試

佈景　科場內陳設。

監試（同巡官上唱）

『森森柏府曉風寒，

柱下爭看衡豸冠。

奉命把舉場監，

且喜鳳麟春選！』——菊花新。

金輅春遊博望開，天文垂曜象昭回；

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

下官監試官是也。今日天開文運，黃道吉期。巡綽官！可分付掌號開門，應

試舉子，務要搜檢明白，魚貫而入；點名各歸號房，不許挨越。

巡官　吹打開門。（巡軍上排列）

老儒　（與秀夫同上唱）

「南宮刻日選青錢，

爭看龍媒着祖鞭。

鮮于　（後上唱）

「傍花隨柳正高眠，

又要「去」陪場走這番。」——窣地錦襠。

（魚貫任衆搜檢）

巡官　搜檢的，仔細搜。

衆人　（搜老儒）

上下搜到着，搜檢無弊。（老儒入）

巡官　東號房去。（老儒下）

秀夫　（進）

巡官　西號房去。（秀夫下）

鮮于　（進）

巡官　坐滿了怎麼處？也罷！到這邊席號坐。（鮮于下）（向監試）稟老爺！點名搜檢已畢　稟封門。（出封門）

監試　可喜今科規矩嚴明，一毫無弊。天氣又且晴爽，可爲大典稱慶。（唱）

「文章濟濟集羣賢，
錦織天機玉吐烟。
關防內外各森嚴，
掄選眞才中榜元。」——前腔。

今日起早了，不免進去略歇息一歇息，到晚好來放出。（下）

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台：

羣英爭獻賦，獨有子雲才。

第十五齣　試窘

佈景

試院門首情形。

接場（打高燈上）

富貴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都是進場人。

我們是接場中相公的。夥計！今年規矩森嚴，莫擠近柵欄邊去，大家遠遠站

立。等候各人家相公出來，上前廻避！

班頭　（領皂隸執板上唱）

「文場防範，

直門官敢憚辛艱？

梆鈴高照要森嚴！

支更鼓，

聽傳宣，

你們切莫些兒玩。」——六么令。

左右！今年監試老爺規矩嚴得狠，你們可趂開閒人，不許挨近欄柵。但有舉子們出來，一溜開，清清楚楚放出。凡有擠的，與我着實打下去。

衆人　（大聲應分付）

（內打三更吹號，三聲大呼，各號老軍催卷）

衆人（唱）

『三更三點，

明樓上掌號聲喧，

東西各號卷催完。』（內打雲板三聲，吆喝開門）

班頭　裏邊打點，放頭牌出來了！（唱）

『聽打點，

便開關，

大家廝認休教亂。』——前腔。

皂隸　你們站開些，待相公們好走。（衆人內應）

老儒（上唱）

『精神全欠，

老科場只走今番。

秀夫（上唱）

『詞源滾滾起波瀾。』

接場甲 老相公！我在此，（馱老儒下）

接場乙 小人是華家伻頭接瞿相公的。相公定是得意的了！（接筆硯）

秀夫（笑唱）

『文似錦，

與方酬，

朱衣「肯」不把頭來點？』——前腔。（皂隸叫封門）

店主 朝臣待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渡關；

日上三竿場未出，算來名利不如閒。

自家姚店主便是。鮮于相公進場去，怎麼日色老高，老漢在家中喫過早飯

了，還未見出來？放心不下，不免向貢院前去看一看，是怎麼說？呀！此是貢院門首了，還封在那裏。

皂隸　悔氣！悔氣！這些相公，不知是果眞有本事的，在裏面着實麼戳？又不知是墨水乾了，一點兒擠不出？遭他家娘瘟，要我們辛辛苦苦在此伺候。平日莫去搖麼鬪麼！噇你娘的溺尿麼！

店主　咳！你聽這些人埋怨話頭，就像曉得鮮于相公平日行徑的。

（內擂鼓，叫搶卷，打雲板開門）

皂隸　謝天謝地！好了！出來了！

鮮于　（緩步上）

三竿紅已上，一卷墨纔完。

店主　鮮于相公，小人在此在此。

鮮于　好辛苦！

皂隸　（罵）我問你：你這樣怕辛苦，就在家裏自在自在，莫來現世也罷了！爲你一個，苦了我們守到如今。就看你這付臉嘴，也不像是胎孩發跡的。（要打）

店主　（攔住）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皂隸　（回身指罵）

鮮于　（打躬）下次再不敢如此。再若如此，但憑！但憑！（回身與店主走動說話）那裏說起！裏邊文字，做得簇錦的一般。這是想得動了火，牙齒忽然疼起來。哎呀！恨不得要死。只得漫漫的謄寫，故弄到此時候出來。難怪這些狗頭說劈碎。（到店）

店主　（接筆硯擺出酒飯）

鮮于　相公！請用些飯，將息將息。小人也要去安歇。

店主　多勞了，請進！請進！

鮮于　正是：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下）

（看店主下迴身笑）

鮮于佶！鮮于佶！我問你，這是怎麽起？活現世。受了許多辛辛苦苦勞勞碌碌，三年下場一番，走到場裏面，一個字兒寫不出。反倒被那些狗頭如此作賤，不是觀場，倒是來受罪了！（倒在桌上唱）

「文思原欠，

酒饔中墨汁全乾。」

不免把這些酒飯消繳在肚子裏，也是我老鮮走科場一遭。（喫飲）我想場中做文字時，心上慌得兒。不知寫了那一套嫖經？那一宗酒賬？鬼畫符一般。若要中，哈哈！除非是紗帽滿天像烏鵲兒飛，我把這頭（上頂）這樣一擂，

就撞着了，纔使得。不然，一生一世也只是這樣糟骨頭。如今說不起，斷斷要去與老臧商量做那法兒了。且先到霍秀夫他那裏走一遭，問他甚麼字號？

（唱）

「日高三丈進朝餐，

仔細想用機關。

「將」朋儕字號輕偸換，

朋儕字號輕偸換。」——前腔。

花柳精神逋蟲腸，不才何以獻長楊；

且從河鼓傍邊路，偷取天孫機錦囊。

第十六齣　駝泄

佈景

行雲妝閣。

秀夫（上唱）

『浪煖桃花風起，

得意後渴倒相如。』

行雲（唱）

『打疊腰圍，

放開情緒，

去着宮衣。』——小蓬萊。

秀夫　雲娘！小生場中文字，甚是得意，可不負你一番指望。只是身子中着實有些欠爽利？（袖中取文）今早又不該在窗下親把文章謄寫。這一回頭目更加眩暈，心兒上又煩燥得緊。恐怕書生沒福，不能承當功名兩字了！

行雲　說那裏話來？貸體倚羸，又着勞碌，故此有些不耐煩。奴家記得昔年有病，曾請過一個女醫姓孟的，用藥甚效，已曾着人請去。待他來看看，服一兩劑藥便好了。你且放心！

秀夫　（唱）

「曲江尋翠，

「便聽」春雷轟地；

連朝塵戰風雲，

自笑隨行逐隊，

「那管」輕寒透衣，

輕寒透衣！」

行雲　（唱）

「「想是」雄文得意，

「定要」脫胎換體。
「好與你」問良醫，
湫止相如渴，
腰扶沈約圍。」——桂枝香。（坐）

鮮于 （上）欲圖虎榜登名姓，先向鷄窗問號頭。此間是華行雲門首了。（進門）

行雲 （揖拜）

秀夫 （強起拱手）

鮮于 霍兄！怎麼是這樣一個光景？

秀夫 偶爾小恙，不能相迎，得罪！得罪！

鮮于 想必是場中式用心了！

行雲　正是如此說？

鮮于　（掇椅就秀夫溫存）好事將近，須要上心調理，莫作兒戲。場中得意，不消說了。

秀夫　風檐之下，草草完篇，胡說也寫在此。

行雲　（送文稿與鮮于看）

鮮于　（哼讀）這樣七篇簇錦，定然高中無疑，怎到說草草？天下有這樣草草的？只是這病也害得你好，天殺的。你肚子裏怎生有許多好東西，脹也該脹病了。

秀夫　老兄也一定得意。文字倘寫出，也要請教請教。

鮮于　哈哈！小弟瞞不過老兄的。只好諢場中一兩頓酒飯喫，到家時節去哄嚇那些鄉里的人，說鮮于相公又觀場一次了。裏邊文字，不過胡亂寫幾句出來，那裏記得？取笑！取笑！（唱）

「你」鵬飛比勢，
　龍媒爭馭。
「看」蘇閶星火森沈，
　筆掃千人都廢。」
「你」胸中可抒！
　胸中可抒！
「定是」朱衣不棄，
　孫山前置。」
只還有一件：今科場中規矩與常年不同，要各人認定自己卷面上的字號，到發榜時，只寫了號數，不寫名字。直至進呈過，磨對明白，方纔寫名姓傳臚。

秀夫　這個記得。

鮮于　小弟編的是昃字號。

秀夫　小弟的是日字號。

鮮于　記得眞麼？

秀夫　自己的號數，怎麼記得不眞？

鮮于　哈哈！雲娘！莫怪我說，你已後但遇了日字號。（抱行雲）便叫這是我的霍相公！我的霍相公！

行雲　鮮于相公！也莫怪奴家說！你也眞是個昃字號相公了。

秀夫　休得取笑！（唱）

「免得」病支離，

「與你」同踏天街馬，

分穿御賜衣。」——前腔。（秀夫伏桌睡）

孟媽　（與保兒同上）

背包自有駝峯聳，掩手何愁鷄眼疼。

保兒　媽媽！此便是我家門首了！（同進見）

鮮于　那裏走了這樣一個婆子來。

行雲　是一位女先生！奴家請來看霍郎病的。

孟媽　（與鮮于行雲拜，轉身）

我說前日酈府裏那軸畫像個人兒。彼時急忙想不起。原來就像昔年請我看病的這位華雲娘。

行雲　（喚秀夫擡頭見）

霍相公！請得女先生來了！好診診脈。

孟媽　（細看秀夫面，轉身）

好古怪！這位相公面孔也有些熟會。急忙想不起。元來也像酈府裏看過那畫

上穿紅衫的秀才。我曉得了！曉得了！（扯行雲問）適纔聽見這位相公姓霍，也可叫做霍都梁麼？

行雲　果是叫做霍都梁。

孟媽　他可曉得畫幾筆畫兒麼？

行雲　畫得極好的。媽媽！他的名字，與他會丹青，你卻怎生知道？

孟媽　你莫管！有些說話在裏面。（轉身）那裏撞得這樣巧？恰好就是他。且莫就說，待我看脈時，把些言語驚他一驚，看他如何？（看脈，眼中不住看秀夫唱）

「眞說病因誰？

「爲」惜花心憔悴「些」兒。

「你有」青樓紅粉，

「那」隔牆花怎去輕窺？」

行雲　媽媽！這請你看病，怎麼說起這些閒話來？

孟媽　不是閒話，病根都是從這裏起的。（唱）

「牙籤錦題，

筆尖兒亂點「得」瀟湘翠。」

這病藥都沒效的。（唱）

「除非是銅雀春深，

始醫得「你」綵鳳情癡。」——泣顏回。

鮮于　這婆子！霍相公請你來看病。病症不說，一劃胡柴鬼話。好可惡！好可惡！

（發怒）

孟媽　倒不是鬼話，倒是一軸春容畫。

鮮于　還是這般胡言！

孟媽　不是胡言，倒是一片詩箋。

鮮于　這是那裏說起？

孟媽　說起！說起！反勞動了那燕子。

秀夫　（吃驚與行雲悄說）

這媽媽講的話，像是知道那丹青的下落。你可問他一問。

行雲　媽媽！你纔說的話，有些來歷；你可明白講罷？

孟媽　你也說有些來歷麼？我直說與你聽罷？（唱）

「說起話蹺蹊，

誰識其中情事？

朱門有女，

爲兒郎皺破雙眉。」

實不瞞你說，老身前日酈府裏請去看小姐的病，那小姐症候，像是傷春的。

細細問他梅香，說道前日因爲裱軸觀音像供養，錯討了一軸春容畫來了。那

秀夫　畫上女娘，像得他兒！（與行雲吃驚）原來有這等事？

孟媽　那畫上又有一個穿紅衫的郎君，生得標致。小姐看見，着實想了，故此害出這病來。老身彼時不信，那梅香悄悄地取畫與我，細細看來。

秀夫　原來媽媽細看過畫的？畫上面是甚麼樣？

孟媽　上面麼？那像小姐的女娘，就是雲娘活現。那着紅衫的，就像相公。

秀夫　（笑）天下像貌同的儘多。那裏就是小生？

孟媽　哈！哈！相公！你還要瞞我。那上面還落的款，我記得，念與你聽。

秀夫　你請念來。

孟媽　莫怪我犯諱了！是「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十一個字兒。說得不差麼？

礼部

是鬼話麼？

鮮于　霍兄！這些詳細，你請說說。只知道你替雲娘曾畫的有春容、是我叫送與那繆酒鬼裱。後來這些話卻不曉得。

秀夫　鮮于兄！正爲着這軸春容，因你說送與那老繆裝裱。那曉得是個酒徒？想是酒醉了，錯發了別處去；倒取了一軸觀音像來。正不知那軸春容的下落。今日孟媽媽這樣說，分明錯到酈府中去了。

鮮于　（問孟媽）酈府中可就是禮部酈老爺，今年知貢舉的麼？

孟媽　便是！

秀夫　此小像，小弟元爲雲娘而寫。那裏知道那酈小姐生得與雲娘一樣？如今錯認做自己的，在那廂疑惑。怪道小弟在曲江閒步，見個燕子啣幅箋來。箋上字蹟語氣，正與雲娘說，像個女郎。今日後這位媽媽說明，方纔曉得是酈府小

姐題的。

孟媽　正是！那梅香也說來。（唱）

「說小姐曾把」烏絲詠題，

猛可兒燕子啣將去。

「如今」待文場高占鰲頭，

「我與你」向官衙穩做蜂媒。』——前腔。

行雲　媒不敢勞做。只是勞動媽媽，婉轉說與小姐，取還奴家那軸春容來，就多感你了。

孟媽　要去取回，只是沒個憑據，他怎肯相信？

行雲　（想）有了！如今先將燕子啣來的箋兒，你拿去與小姐驗過，他便信了。待他發過春容來，然後把這幅觀音像，央你送還。如何？如何？（問秀夫取箋出）

鮮于（取箋念）這就是酈府小姐親筆？

孟媽 便是！便是！

鮮于 我前日在曲江邊踱一踱，猛然間也遇一個巧。

孟媽 相公遇着甚麼巧？想是也撞了個燕子？

鮮于 倒沒見有個燕子飛。只是被那鶴鳥撒得滿頭上白刺咶的。褪下頭巾來，洗也洗得不乾淨。

行雲（付孟媽箋）這是金鳳小釵一般，權送媽媽的。你換得書來時，再加重謝。

孟媽（喜而拜謝）多謝！多謝！只是如今還不能彀進去。酈老爺好不嚴緊！臨入場時，親口分付過我的，叫我莫要進衙裏走動。待出場時，我去看小姐時，與你婉轉說

明。或者他肯發來，也未見得。

鮮于　媽媽！我有一樁事，也央你一央。我有一幅行樂圖，拿去與鄺小姐看看如何？

孟媽　不用了！

鮮于　怎知道不用？

孟媽　如今不是時節了。

鮮于　怎麼不是時節？

孟媽　如今端陽將近。過了年，小姐家那裏還要貼鍾馗像。（衆人笑，指秀夫）你看！你看！霍相公聽了這些話，身子都爽利起來，不消用藥了。只是雲娘再將就他些兒便好。我去了！

且將扁鵲巧心手，去作雙鸞繫足人。（下）

鮮于　原來有這一段奇事在裏面。霍兄！你好生將養，且告辭了。

〔行雲〕請小坐坐，何如？

〔鄖于〕多謝了！小弟要在下處收拾收拾行李。待放了榜，不濟事的時節，就要學道駝婆娘，彎起腰來背了包，一溜跑了。（秀夫與雲娘笑）（唱）

「畫中活現陽臺女，

「那知」又一副巫山添註，

「來日裏」金榜當頭，

「看把」日字「兒」題。」——尾聲。（告別）（秀夫雲行下）

閨裏收緗軸，江邊拾綵箋。

別廂倚意密，鄰倩老醉傳。

第十七齣　謀緝

佈景

文書房陳設。

鮮于 （上）欲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我適間在瞿秀夫處，聽見那駝婆子說了許多話，原來為着一軸春容，弄出許多把戲在裏頭。這也繇他。只是可喜把他字號，問得詳細在此。我雖不曾得他文字中奧妙。看他那病中光景兒，卻是得意之極，文章決定好的了。不免到老藏家去，與他商議幹那心事去。（行着）呀！此間是了。（敲門）

不退 （上）多尋檢筴提控鈔，特為槐黃舉子忙。是那個？（開門）原來是鮮于兄！請進！請進！（鮮于進門對揖）昨日場中得意麼？

鮮于 （哭）若得意，不來尋老兄了。正爲着前日約的那事。幸喜問了一位朋友的字號來了。

不退 是那個字號？

鮮于 那個朋友編的是日字號，小弟的是昃字號。故此特地相煩，早早的打進去，便于割換。恐怕遲了，就不濟事。

不退 （細思）這樣連割卷也不消，只消把老兄的字號，下半截洗去了；那個朋友的字號，下半截添幾筆兒。可不湊巧？

鮮于 有理！有理！想得到。（揖謝）

不退 只有一件，要文章十分好，纔中得穩。

鮮于 文章不消說得。（唱）

「他」才華壓茂陵，
爛若天孫錦。
字號不爭差，
「我」親身向伊探問，
「也問得」分明詳審。
仗君早把事兒行。
倘「託」庇一朝扎蹭，
「便」來生犬馬，
難忘「你」深恩。」——撲燈蛾。

不退　且住！適間兄問得號數的朋友，是那裏人？

鮮于　就是小弟同學的，茂陵霍都梁。

不退　噫！得問個明白，險些兒弄出事來。這割卷的勾當，除非用傍州別縣的人，爾

不相照綫使得。若是同學的，一放榜時節，墨卷傳開，改刻不及。那姓霍的講起話來，怎麼樣處？連我也帶累得不乾淨。這個萬萬做不得的。除非再尋一個頭兒方好。

鮮于　這卻怎麼處？急忙又沒別位朋友，做得文章好，可以挪移。（躊躇）有了！有了！這霍朋友，近來幹下一樁極不好的事情。

不退　甚麼事情？

鮮于　他前日畫一軸春容，傳入到酈尚書府中去，勾引小姐。小姐見了，就想起他來，着實害病。

不退　可就是這知貢舉的酈老爺麼？

鮮于　正是！正是！那小姐又親筆題一幅箋遞與他，他收執了。

不退　這越發不該了！

鮮于　老兄！這分明是破壞他的閨門，借此暗通關節，罪名非小。

不退　這事情可是眞的？也要有個憑據纔好。

鮮于　這是確確眞的！如今在兩邊牽馬的，全是那駝背醫婆。他還送那婆子金釵一股。小姐詩箋現在婆子手裏。但拿住了一拷問，便見明白。

不退　那駝背醫婆可是姓孟的麼？

鮮于　正是！正是！

不退　這個不難！他也時常在我家用藥。不瞞兄說，我有兩個小廝，現當緝捕，就叫他先去請他來，只說看病。待我哄誘出他口裏話來，掣出金釵詩箋到手，就鎖起來，把他做個拿手，去提姓霍的到官便了。

鮮于　甚妙！甚妙！只有一件，但拿到官時，火放大了，轉難收拾。不如嚇得他私自逃避。他的到手功名，不愁不是我的。這到渾融些。

不退　這也見得老成。（向內叫）小廝們那裏？走來！

小廝　聽得老爺叫，慌忙就來到。

老爺叫小人們，有何分付？

不退　這一位相公姓鮮于，有話與我商量，叫你去做。你過來！（附耳小語，又做手勢）你可曉得麼？

小斷　曉得！

不退　（又附耳）

小斷　小人肚子裏雪亮的了。只是那個姓霍的下處那裏？須指點個明白。也還要鮮于相公到那廟，裝神搗鬼，解了交，方可歇手。

鮮于　有理！二位，你明日撈到了駝婆娘時，便悄地通個信與我。我做個認不得的來，到那廟自有理會。（與衆人合唱）

「官衙女出萃，

巧把丹青引。

央串女盧醫，

悄地私通音信，
也「現付與」一箋詩作證。
使伊再把計兒行，
嚇得他他州逃迸。
「那時節」宮花一對，
「被我做」荷包剪綹，
插在「這」鬢兒橫。」——前腔。

文章依樣學葫蘆；本色休敎鬼畫符；
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裏捉金烏。

第十八齣　閨痊

佈景

飛雲妝閣之外室。

梅香（上）

日正長時春夢短，燕交飛處柳烟低。

這幾日，且喜小姐身子漸爽利了。今日是個好日子，老夫人分付叫我當值他梳洗了，去佛閣上燒香。不免將鏡臺妝盒收拾了，請小姐出來梳洗則個。

（唱）

「假惺惺，

「按」不住心頭病。

「這幾日」柳絮風情定，

「好」展妝臺，

洗脫殘紅，

濟把眉兒蹙。（薰衣）
還將半臂薰，
還將半臂薰。』
待我把新做的鞋兒取出來。（取鞋唱）
『弓鞋沒點塵。』（向內輕叫）
小姐！小姐！請出來梳洗，好去閣上燒香去。（唱）
『佛前香「莫」久費夫人等。』——一江風

飛雲　（上唱）
『曳金鈴，
繡幙風兒緊，
「濕」花影「在」紗窗映。』

梅香　小姐！老夫人說，今日日子好，請梳洗了，閣上拜拜佛。

飛雲　如此，待我好梳洗。（梳洗唱）

「一星星，

疾倏寬鬆，

免「不得」把雲鬟整。」

梅香！你取那春容畫兒與我看一看。

梅香　小姐忙忙的要去拜佛；怎麼還要看這件東西，恁地放他不下？

飛雲　你那曉得？我記佛經上說，有一位鎖骨菩薩，變作淫女，勸化世人。那畫裏女娘，莫非菩薩現身，這樁公案麼？（唱）

『「何須」燃香禮佛燈；

燃香禮佛燈。

優曇插膽瓶，

慈悲瑣骨「一似」蓮花淨。』——前腔。

梅香　小姐請去罷！

飛雲　（同梅香行下）

多病金錢繡懶添，如今喜氣上眉尖；
佛前挑起琉璃火，小拜檀香手自拈。

第十九齣　僞緝

佈景

行雲客堂中，掛觀音像。

行雲　（上唱）

「芭蕉雨響，
點點人兒心上。

茂陵消渴叩醫王，
醫搗玄霜，
露翻金掌，
好活跳去桃花春浪。」——鳳凰閣。

「春至年年韋杜曲，
芳草無心裙帶綠。
風冷酒初醒，
琴心瘦長卿。

「藥裹封蛛網，
愁入眉峯上。
小拜向經幢，
佛前燒柱香。」——菩薩蠻。

奴家前日因瞿郎病中，曾在錯取來的這幅大士像前，許了香願。這兩日幸喜好了，不免擡在像前，拜謝一拜則個。（迴身向像跪焚香告唱）

「疾效視槙郎，

「拈」普陀雲一炷香。

「謝」楊枝滴露「救苦」文闌恙。

「散」天花妙香，

「壓」宮花帽光，

「展」兜羅提挈向青雲上。」

秀夫（悄上聽）

行雲（唱）

「感慈雨，

「也不枉」烟花陋格，

「抽換了」妙莊王。」——黃鶯兒。（叩首起）

秀夫　（唱）

「悄步轉迴廊，

謝卿卿親瓣香。」

原來雲娘在此爲小生禱告。（作揖唱）

「夫妻露水「倒是」恩山傍。」

今日就在菩薩前設下誓來。（同行雲對像跪）

小生還都梁，日後功名有分，便與華行雲夫榮妻貴，亦不相忘。（唱）

「拈花誓將，

「便」看花怎忘？

「效」于飛「始」勾結了琴心帳。」（叩頭起）

小生還有一句話，要先說過。若是日後，倘遇着那題箋的人兒呵！（唱）

「莫」怪裴航。
「除非」題箋寫寃。
「雙杵」搗玄霜。」——前腔。
小廝二人（扮鎖役鎖孟嫣上唱）
「打點昭彰，
明白「是」牽頭女貨郎。」
孟嫣　可憐呵！我那裏曉得甚麽別樣勾當？我爲着瞿秀才的病，這箋詞紋子，他付與我去換那春容的。是甚麽牽頭？
小廝二人（唱）
「這般」喬模樣，
科場太歲「倒會」彎弓擂。」

此間是華行雲門首麼？

孟媽　是了！

小廝二人　莫要大呼小叫的！（唱）

『到平康，

「且」輕輕叩得雙環響，

賺出「他」開門「好」劈而搶。』（輕叩門）

行雲　是那個？

小廝二人　開門！

行雲　（開門問）

尋那個的？

小廝二人　瞿郡梁。

秀夫　（聽說卽避後）

行雲　尋他怎麼？

小厮二人　還問怎麼！怎麼！（唱）

『「他打」包家關節「盜」賈家香。

「現有這」女駝供狀，

女駝供狀。』——賺。

孟媽　尋行雲，快叫霍秀才來，當面對一對。我與他甚麼牽頭？把我無干無故，這樣拷打！苦惱！苦惱！

鮮于　（上唱）

『客寓鄰廂，

暫遇同窗話短長。

進中堂，

「呀！爲何」蜂擕蟻簇相喧攘，

「打得個殘病醫婆」當死羊？」

這是那裏一班閒人，在此囉唣？

小廝二人　不是甚麼閒人囉唣，爲緝拿打關節的。

鮮于　打關節的是那個？

小廝二人　是霍都梁。

鮮于　哇！哇！哇！霍相公是我好朋友，是個有才學本分的人。那裏幹這樣的事？

你休胡說！（唱）

「有何憑據何贓仗？

「你」挾詐斯文罪怎當？」

管赴公堂，（唱）

「「定要」分金破木從頭講。

「看你們」怎生結帳？

怎生結帳？」——前腔。

小廝二人　這位相公說得有理。（唱）

『拿賊拿贓，

「就」捕獲姦情「委」實要雙。」（拿出箋釵與鮮于看）

這是甚麽物件？

鮮于　是一幅箋紙。

小廝二人　這箋紙你說那個寫的？是如今知貢舉鄺老爺的小姐筆跡。那霍都梁，先畫一幅春容小像，遞送與小姐，又勾引小姐寫出詩箋來答他。意思無非借此風月傳情，暗通關節。這金釵是與這駝婆子的，央他兩邊走動。（唱）

『「就是」眞贓仗。

娼門包宿「又要把」朱門想，

描畫丹青入洞房。

休結黨！』

拿去還要一拶一夾，一丟一搭，自作自受，甚麼挾詐斯文吓？

秀夫（竊聽懼）

小斷二八（唱）

『如爐官法明明亮，

扛帮作閧「誰許你」口兒強？

「況鄙老爺出的」有關防，

奸徒犯着輕難放。』

連這華行雲也是緊要犯人。（要鎖行雲，歸于勸）華行雲！（唱）

「你也要」一同前往，

一同前往。』——前腔。

快說翟都梁在那裏？若隱藏了，就了不得。

行雲（哭訴唱）

「他」剛畢科場，

病好些兒「便」出帝鄉。

知何往？

「不過」青樓暫與相偎傍，

書劍飄零在那廂。」

小廝二人　旣不認帳，領了去。

鮮于（唱）

「且」從客講。

「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浮屠像。」（背與行雲輕說）

不好了！前日與這駝婆子的簪釵，都被這些人拿得到手，是硬做不得的。快

快的收拾些物件，好生打發他們出門便了。

行雲（慌張）奴家身邊沒有別件，只有金鐲頭一付，金簪環一匣，憑鮮于相公把與他們，消磨這事罷！

鮮于　快取來！

行雲（進取鐲釵出付）

鮮于（接取）我有處。（轉身）列位班頭，如今霍相公，場完就回去了，不在這裏。這華行雲不過暫與他相與。一個女人家，那裏曉得他來蹤去跡？有些須微意，列位收下，做個人情，看學生面放了罷！（將物送入小廝袖內，唱）

「金釧釵鈿「且請」袖裏藏。」

小廝二人　一樁天大的事，這幾件東西，怎生了得帳的？來不得！來不得！

鮮于 （與行雲轉身說）

怎麼好？他們還要得多哩—

行雲 這卻沒法處了！

鮮于 也罷！我爲着朋友分上，（腰間摸出錠子）就把腰間剩的盤費，湊出來替你打發罷！

行雲 多謝了！只有一件，那詩箋不可留在他們手裏。若添了銀子，須索取還纔好。

鮮于 （轉身）

列位！這小娘子身邊委實的沒有甚麼東西。我替他再添二十兩雪花，寬釋了他，還了他那詩箋罷！

小厮二人 相公！你先前講的話忒不通。如今怎樣知起道理來了？千看萬看，看你尊面。眞個是人情大似法度了。

鮮于（送銀取詩箋與行雲唱）

『「再」解衣囊，

松紋兩錠較喬樣。（作揖）

「謝你」還卻詩箋「放了這」窈窕娘。』

孟媽　列位老爺！可憐我是個殘疾人，也放了我罷！

小斷二人　哇！你是放不得的，還要拿去司法衙門審明定罪，纔見得我們不是打詐。（唱）

『難疏放，

關通欵案「知」非虛謊。

「還要在霍都梁原籍」關提勾當，

關提勾當。』——前腔。

正是：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鎖孟媽並下）

鮮于　（問行雲）

這事怎麼起的？

行雲　連奴家也不知怎麼起，好好在家裏，忽然這些差人一擁進來，那裏容人分辨？

鮮于　想必是那駝婆子口不穩當，把前日事對人講的。（作伸舌）如今是甚麼時節？略不謹密，就弄出事情來了。我問你，瞿兄在那裏？

行雲　在裏面房裏。（開門請秀夫出見）

秀夫　（與行雲哭）

鮮于　（亦哭）

行雲　深虧了鮮于相公，自己破費許多，方纔免得囉唣。奴家詞箋，也贖過來了。

（與秀夫看箋）

秀夫　（收箋）

鮮于兄！（唱）

「『我」連日惡兀自不強，

閉門兒風波天降。

招災禍幾筆丹青，

這詩箋「是」勾魂供狀。（拜謝）

鮮于　（扯住）我兩個髫年相與的朋友，是何等交情！怎麼倒謝起來？

秀夫　（唱）

「『感謝你」爲朋友，

解囊金，

陪口舌，

費盡心腸。」

鮮于兄！你曉得我平生那裏喫過一毫虧苦的。倘若到官，不分皂白，審問起來，叫如何抵對？

鮮于 也不妨！

秀夫 那丹青果然是我畫的：恰好像那小姐。那詩箋又是酈小姐眞筆。供說燕子啣來，就渾身是口。誰人肯信？定是要受刑問罪。我的命定是沒有的了！（唱）

「雖禁刑杖，
除非脫亡。（與行雲哭）
「顧不得」橫塘一曲，
兩兩鴛鴦。」——皂角兒。

行雲 （唱）

「正自爇薔提妙香，
反差下牛頭阿旁。

若非是倈着恩星，
一例兒「喫」摧花刑杖。
「從今後」蕭蕭雨，」
溶溶月，
雙雙影，
撇殺檀郎。
相思一樣，
梅花主張。
「便風兒」頗稍口信，
解我愁腸。』——前腔。

鮮于　霍兒！這樁事看起來不妨。我幫了你，承個頭與那些猾頭們當官理論一場，諒不輸與他，不消遠去得的。若去了，却不誤了功名大事。

秀夫　老兄！老兄！如今性命要緊；功名二字也不題起了。只得與兄相別。別後事情，還要與我照管一二。

鮮于　果然要去，那廂避避。這別後事情，小弟自然爲兄打點；安頓得妥貼，不必掛心！

秀夫　（背唱）

『故鄉有路難還往，

似輕薄桃花漂蕩。』

也罷！往沂陽尋秦老師去罷！（唱）

『只得向「沂水魚龍」「權時」寄鷦鷯。』——尾聲。

秀夫　（與行雲分下）

鮮于　（弔場）

果然算得停當。去也去得幫襯，我不免再說與老臧去，叫他放心打進字號去

便了。

萬丈深潭計不差，春明門外郎天涯；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日看遍長安花。

第二十齣　守潼

佈景

潼關景色。

哥舒（率衆將上唱）

「百二雄關，
臨風一劍寒。
老當益壯，

雙手塞泥丸。」——水底魚。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

孤山幾處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鼙。

自家老將哥舒翰便是。奉命把守潼關，最爲緊要。將士們！你看漁陽兵馬，

紛紛如蟻，搶上潼關來了。待逼近時，併力一齊冲殺前去，不可退縮。

衆將　得令！

祿山　（同千年率衆將上唱）

『殺氣漫天，

槐槍蔽斗間。

踏平螢雉，

乘勢鬪潼關。』——前腔。

手下的！此去潼關不遠了。哥舒翰兵馬在此，你與我殺將上去。（搊戰）

（哥舒敗下）

哈！哈！你看哥舒翰這老兒，不費一兩陣，那些兵馬都紛紛鼠竄。牙將何千年，你可領鐵騎五千人，殺進潼關，徑闖長安便了。

千年　得令！

衆將　（唱）

「紛紛兵馬皆奔竄，
失却秦關險。
猛虎陷羣羊，
皂鵰欺雀燕，
刻日裏在凝碧池「把」歌吹演。」——清江引。

月黑雁飛高，哥舒夜遁逃；

漢家麟閣像，專待霍嫖姚。

第二十一齣　扈奔

佈景　中堂中陳設端節應有物事。

鮑氏（上唱）『葳蕤鎖合小庭閒，懸艾虎在簾間。

飛雲（唱）『病餘已過暮春天，池面綠綠初圓。』——燕歸巢。（拜鮑氏）

鮑氏（唱）

「梅柳纔描春色，
又見菖蒲抽節。
槳砧入禮闈，
愁聽玉笛吹。」

飛雲（唱）

「長日困人天氣，
欹枕心情如醉。
病後怯簷風，
盆榴紗映紅。」——明妃怨。

鮑氏　孩兒！你爹爹爲知貢舉，入場中將一月了。今日又是端陽，廚中辦得有菖蒲酒。我與你在石榴花下，小飲幾杯，應個節氣。

飛雲　孩兒病體纔好，有些怯風，就在這中堂內陪侍母親罷！

鮑氏　也繇你。（梅香送鮑氏酒，又送飛雲酒，唱）

「天中節候傳，

曲水風光轉。」

我想老相公呵！（唱）

「「此時」賜榴花天酒，

和歌高宴，

水心劍許仙人捧，

金鏡圓從帝座懸。（與飛雲合唱）

韶光淺，

又汎菖蒲一年。

權笑處，

「怎不共」紫衣魚袋，

盡醉百花前？』——玉芙蓉。

飛雲（唱）

『釵符鳳口啣，

釧臂鮫絲綰。

憐黛眉一色，

綠徧庭萱。

惜花慵捲金鈴索，

待燕長鈎繡戶簾。（與鮑氏合唱）

韶光淺，

又泛菖蒲一年。

慵笑處，

「怎不共」紫衣魚袋，

盡醉百花前？』——前腔。

安道（同院子急上唱）

『迫忙裏，

迫忙裏，

撤開棘院。

疾速的，

疾速的，

權迴庭畔。』（進內）

鮑氏（見安道驚問唱）

「相公」何事冲冲氣喒？

若恩御璺鮮。

點知文苑，

「怎生」驀地歸來，
令人就戰？』——滴溜子。
相公有何事，這等忙忙來衙裏？

安道　夫人，不好了！為哥舒翰失利，安祿山這廝闖進潼關來了。聖駕既已西巡，我只得追隨前去，待事定再傳臚了。（唱）

「祿山的，
祿山的，
潼關直犯。
哥舒翰，
哥舒翰，
全軍奔散。
大駕「去」長安西畔。

傳聞凝碧池，
胡奴開宴。
「趁此」悄地更衣，
奔從離輦。」——前腔。

鮑氏 （哭）
這卻怎麼處？

安道 快取衣來換！把印信縛在臂上，隨身行李先發去，權且乘着小犢車出了城，再乘馬趕去未遲。（更衣，雜役推車上，上車對鮑氏告別唱）
「朝冠脫卻，
「且把」輕裝換。
將紫綬身中密綰。
說不盡「的」家常「憑伊」自管看。」——尾聲。（下）

鮑氏（與飛雲哭）

院子（急上）不好了！老爺纔出得城門，賊兵四面焚掠起來。梅香！快請老夫人小姐更了衣服，往南山鄠杜莊子上去等候。（內鳴鑼喊）

鮑氏（與飛雲同哭下）

屈駕西巡何日還，不堪烽火滿長安；
出門那敢高聲哭，多少胡兒勒馬看。

燕子箋（下）

百子山樵阮大鋮著　何銘重編

第二十二齣　拒挑

佈景

行雲妝閣。

行雲（上唱）「別夢悠悠鷄唱醒，愁看蝶壓孤燈。笑啼無語自含顰，眉爲誰勻？

淚爲誰零？』——臨江梅。

「雙蝶尋香相鬭，
小鳥啼花如咒。
人去沒多時，
又見芭蕉綠透。
消受消受，
腰比垂楊還瘦。」——如夢令。

奴家自與霍郎別後，魂夢長牽，音書不至；笑啼無主，深夜自憐。又不知他歸向茂陵，或浪遊他處？那詞箋牽連的事，也不見有個下落，不能彀訪個實信，梢寄與他。心上好生煩悶也！（唱）

「連枝折，
比目分，

夢兒中——

「還」雙雙笑顏

料功名有分，

捺着至誠心，

寬待等。」

且住！他前日單身出門，行李都遺下在此。別的都沒要緊，只是平日詩文稿，與場中文字，乃是才人一片錦繡心腸，須索與他檢點明白，收拾了纔好。（檢收書文唱）

「這」燈窗下滿斛明珠，

號房中七篇雲錦，

「好」打疊「在」針線箱中，」

莫被那蝶殘魚損。」——宜春令。」

鮮于（上唱）

『靈犀手，

浪蝶心，

效登徒，

偸香比鄰。』

我老鮮前日設個方法，把那霍秀夫一送，送得像個風捲楊花，吹得飄飄蕩蕩，無影無蹤去了。這些時，華行雲一個單單在家，我又旅中寂寞，不免過那廂間搭一搭，有何不可？（笑）這現成的一幅金榜掛名，洞房花燭，我若不欺心欺心，天下那有這樣個呆子？說話之間，早是他門首。（輕咳）

行雲（出見）

原來是鮮于相公！（揖拜）

鮮于　雲娘！你這幾日家裏好麼？

行雲　有甚麼好處？奴家正要相問，霍郎去後，有消息沒有？

鮮于　（笑）

天殺的！我就猜你當頭定要問這一句。消息有在這裏。

行雲　（喜）

他如今現在那裏？

鮮于　在那裏？呀！呀！呀！你還不曉得就在那廂來了。（指着，行雲往前看）你看在那不是？

行雲　不見在那裏。（迴身）

鮮于　（抱行雲）

在這裏！

行雲　（推開）

這是怎麼說？

鮮于（笑）雲娘！我與霍秀夫極相好，你曉得的，原是一個人。你如今與我……，（抱行雲頭）就是與老霍……。與我那樣那樣，（做勸身）就是與老霍那樣那樣了。（唱）

『怕「這」龐兒闊損，

比例兒向前——

來合卺。

行雲　那裏說起？好不識羞！這般捨了臉皮胡纏

鮮于　雲娘！你聽！你聽！（唱）

『柳梢上鶯兒對鳴，

草叢中蝶兒雙趁。

豈可人不如伊，

「倒」硬換着許多孤另？』、——前腔。

你們門戶人家，棄舊迎新，呼張抱李，原有舊規的。何必如此拘執？

行雲　你莫差了念頭？奴家與瞿郎，是在佛前焚香，曾發下誓願過，做了夫妻，永不相忘的。

鮮于　他做得，我老鮮也好來做得的呢！

行雲　（唱）

『鐵石心牢牢拴穩，
松柏性怎逐浮萍？
「便」春風紙帳梅花冷，
肯重着石榴裙？』

你好沒道理。既說是與瞿郎恁般相厚。怎麼他纔轉身，便欺心調撥奴家？

（唱）

「你與他」盟山誓海同胞友，

「怎做得」覆雨翻雲忝色人？

連聲請。」

請！請！

鮮于 （笑）

好了！請我房裏去了？（進房）

行雲 （將手扠鮮于腰一推他出門唱）

「請抽身轉步，

別處尋春。」——解三醒。（關門）

開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飛。（下）

鮮于 呀！呀！呀！如此儣賴，眞個是這樣起來了。（唱）

「咳！」一擲黑麻天鵝到吻，

「那知道」耗蟲淚滴向貓睛。」（望內指）

難道你這樣裝腔蹬板，我就罷了不成？（唱）

『自古道」涎夫烈女相廝稱。（指手心）

一定要手奇肇。』（笑）

只是眼前好沒趣。（唱）

『我好似」顛狂柳絮隨風舞，

「他倒做」雨打梨花深閉門。」（向內啐）

華行雲！華行雲！你在做夢哩！癡心還想着霍都梁，再續舊盟。那曉得他是

身上有事的人，一去再不回頭了！（唱）

『伊知怎，

怎「知道」風鳶斷線，

墜井銀瓶。』——前腔。

店主（慌上）

好將緊急事，報與相公知。

鮮于相公，不好了！如今長安城中，被賊兵焚掠起來，人人逃竄。你可同下處，收拾行李，搬移搬移。老漢各自逃難去，顧不得你了。（內喇叭吹號，與鮮于驚忙下）

第二十三齣　兵鬮

巫山不許亂行雲，堅閉桃花小院門；
正聽啼鶯機恰恰，那堪戎馬又紛紛？

佈景

潼關景色。

千年（領衆軍上唱）

「胡雛高鼻如蜂擁，

邊笳蹋天閧。

尖哨過潼關，

長安任飛鞚。

皂鵰翅聳，

蒼鷹韝縱。

一位老哥舒，

靠他有何用？」——四邊靜。

自家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前鋒將官何千年是也。因哥舒敗績，是我乘勢搶入潼關來了。只叵耐那天雄節度賈南仲，領了五千鐵騎精兵，從山南小路緊追上來，着實利害。軍士們！長安不可久戀，將子女金珠，上緊搶掠一番，疾速

臯蘭西一帶攻犯去便了。

眾軍　得令！（唱）

「咸陽烽火兼天動，

鐵騎超騰猛。

荊棘長銅駝，

馬嵬斷香夢。

羊羔連甕，

琵琶調弄。

拍手卯兒姑，

「把」一如花「向」帳前奉。」——前腔。（下）

鮑氏　（同飛雲梅香背行李蹔上唱）

「驀然殺氣雷轟，

雷轟！
街廂燒得通紅，
通紅！
蓬鬆的鬢瘦鞋弓，
「顧不得」拋老面，
露芳容。
娘和女，
緊相從。」——金錢花。（內吶喊鳴鑼）（下）
行雲（背行李畫同孟媽上唱）
「軍聲四起洶洶，
洶洶！
教人何處潛踪？

潛踪！

我腰蜂細「你」背駝峯。

忒軟怯，

忒龍鍾。

狹路上，

恰相逢。』（內賊鴨羅）（下）

難民　（齊上唱）

『奔騰焉馮呼風，

呼風！

居民逃竄西東，

西東！

如鷹撲兔網黏蜂。

脫得去，

謝天公；

拿住了，

一場空。』——前腔。（遇賊衆鳴鑼各散）

賊衆 （唱）

『弓刀耀日如虹，

如虹！

羽林那個當鋒，

當鋒！

神號鬼哭滿城中，

金和寶，

搶教空，

拿得去，

獻頭功。』——前腔。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零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第二十四齣　收女

佈景

潼關情形。(一)軍營。(二)後營。

南仲（戎服領衆兵上唱）

「啣枚黑夜渡潼關，

森森刁斗星寒。

「報」君恩裹革身猶健，

怎容這羯奴攻犯？
嚙指血淋漓未乾，
刻日裏斬樓蘭！」——風入松。
鳴笳疊鼓擁迴軍，已報生擒吐谷渾；
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
下官賈南仲，為賊兵犯雒，向領重兵，扼住武牢關口，防他小路抄襲長安。誰知哥舒老將軍敗潰，賊奴乘勢直搶潼關。（頓足）眞個可恨！可恨！因此統兵五千鐵騎，晝夜兼程，緊追到此。幸喜到灞上地方了。衆軍士，且暫紮住在此。待撥兒馬到來，探個消息，再作理會。（衆兵應）

探子（上）
報報！報報！一心忙似箭，疋馬走如飛。（下馬）稟老爺！撥馬到了。（叩頭）

南仲　賊勢是怎麼樣？你慢慢說來！

探子　官軍從西去十里，頭子與賊兵抵住了，打了一個狠仗，我兵大勝。何千年這
廝敗走西去了。

南仲　可喜！可喜！

探子　（唱）

『天兵霈雨洗腥羶，

「報」前軍掃蕩長安，

羯胡無賴狠奔竄。』

只是哥舒將軍敗潰的這些兵，到在城中擄人家子女。（唱）

『哥舒翰殘兵爲患，』

南仲　（唱）

『把令箭巡營遍頒，』

「但有」擄掠的斬軍前。」——前腔。

如此，你快傳令箭一枝去。但有官兵擄人口家貲者，即時梟示。如收得避難子女，送還各家，仍具册申報，不許隱匿。

探子　得令了！手持令箭去，分付各營知。

南仲　這也可恨！怎麼賊兵西遁，到是哥舒營中殘兵如此無禮？

探子　報老爺！各營把老爺令箭俱傳到了，收留婦女。但有識認的，已各各送還。內中止有兩個女人：一個說是人家的小姐，無人識認；一個是殘疾老婆子，沒處收養。請老爺鈞旨發落。

南仲　如此，且先喚過那大家女子來，我問他個來歷，纔好發放。

衆兵　（向內呼）那位小姐走動些，老爺喚你來，面問個明白。

飛雲　（哭上唱）

「入在亂離間，

顧不得拋頭露面。」──謊仙燈。（上拜）

南仲　（細看）

看這女子舉止，果然是大人家的。──你何處住居？何家宅眷？可詳細說

明，便與你察訪，送你回去。

飛雲　多謝大人了！（唱）

「承垂問，

敢訴言；

「這」愁向心窩送到舌尖。

念生年幼小嬌癡，（哭）

平遭着兵火間關。」

南仲　有父母麼？

飛雲　（唱）

「家尊扈從追雕輦，

慈親「被」軍馬相冲散。

「算不如」早赴黃泉，

「死」得受苦酸。」——啄木兒。

南仲　你說家尊扈從，令尊想一定是員現任官了。尊姓大名，可說上來。

飛雲　不瞞大人，我爹爹就是現任禮部鄺尙書，諱做安道的。

南仲　（大驚）

呀！原來你就是我鄺年兄的令愛。（唱）

「聽詳說，

淚猛彈，

三十載金蘭交不淺。」（悲，飛雲亦悲）

鄺年兄！鄺年兄！（唱）

「誰憐你伯道嗣艱，

誰知道弱女顚連？」

小姐！我與你令尊是極相厚的同年。我今春曾遣書問候他，你可知得麼？

飛雲　（沈思）

大人莫非是節度賈公麼？

南仲　正是！

飛雲　今春嵩差人問候家尊，曾收下了吳道子大士像一軸，奴家還記得。

南仲　如此，的的是我鄺年兄令愛無疑了。（背說）賊陷邢州，我不幸一家遇難，親故並無一人。此女既是同年親生，何不收留養爲已女？待賊平後，送他回去未遲。（回身對飛雲）小姐！如今軍馬紛紛，令尊尙奔赴行在。你獨是一個，就送你到尊府，也無

人照管。我意欲收你爲女，待平安後送你回去，意下如何？

飛雲　奴家聽得爹爹嘗說，與大人相厚，如同胞手足。（哭）今日見大人，就是見了爹爹一般的了。只是此恩此德，邱山難報。（拜）

南仲　（唱）

『「似」文姬出塞「扒」胡笳按，

綠珠墜井銀瓶斷，

且收作親生一例看。』——前腔。

只是軍中少個服侍的女人，怎麼處？有了！左右！先前報說還有一個婆子，可喚來！

探子　（應喚）

孟媽　（背包袱上）

株連喫盡銀鐺苦，遂轉又隨車馬塵。（見南仲叩頭，見飛雲拜）

呀！這是酈小姐，怎麼也在這裏？正要尋你。我在賊兵中，親見梅香姐被害了，遺下了包袱在此，交還與你。

飛雲　（哭）

南仲　原來認得這婆子的。

飛雲　這是個醫婆，孩兒用過他藥的。

南仲　如此恰好。就留他在軍中，與你作伴罷！

孟媽　（叩謝）多謝老爺了。

南仲　你們亂離中途路辛苦，且同去房中將息將息，待我前營察點兵馬去。正是：「前隊貔貅冲曉色，後車鶯燕雜春聲。」（下）

飛雲　（同孟媽進房）

孟媽　孟媽媽！奴家那日自服了你藥，身子就好些了。誰想遭了亂離，又在此相會！

飛雲　莫再提起了！說起來話長哩！小姐！你那病兒，梅香姐細細說與我緣故了。

孟媽　甚麽緣故？

飛雲　是畫兒上緣故。

孟媽　（微笑）

飛雲　老身實對你說，果然茂陵有個霍相公，叫做霍都梁的，來請我看病。

孟媽　果然有個霍都梁，是怎麽樣個人兒？

飛雲　（笑）

孟媽　這是你心坎上第一句話，不知不覺，就在喉嚨裏溜出來了。你說怎麽樣兒麽？他的樣子，就與這畫上差不多的呢！（唱）

「文殿士「臥」病榻間，

霍都梁，
美少年，
還有一件，你的箋詞，被燕子啣去，到曲江堤上。恰好不東不西，不高不下，也落在他的面前，是他拾得了。
「與」丹青一樣蓮花面。」
飛雲 這越發奇得緊。
孟媽 看病時，他曾取出來，教我送還與你，換那錯了的春容。我拿在身邊時，（哭）那曉得倒是個禍根芽！被那些番兵狗肏的，把我拿住，說與他勾通螽馬，打甚麼關節。後面費了許多事，纔放手。
飛雲 如此累了媽媽了！霍都梁如今在那廂？
孟媽 那霍秀才，聽得拿了我的時節，他不知嚇得走在那裏去了？（唱）
『詩箋託我通繾綣。

妄株連，

無端刑憲，

今日「裏」離亂「遇」芳顏。」——簇御林。

飛雲（唱）

『烏衣羽「倒做」黃雀環，

兩相通，

非偶然。（哭）

「只是」此身飄泊「倒似」尋巢燕，

孔雀屏何日高堂展？

問天天：

「還」丹青畫手，

真京兆是何年？」——前腔。

孟媽　（笑）只是還有一樁事，不好對你說。

飛雲　又有甚事不好說？

孟媽　那霍秀才，好不風流！與一位平康女娘，叫做華行雲，打得熱不過。這春容是替他畫的。那華行雲與你一個樣子。你却錯認了頭，做了替你畫的了。

飛雲　怪道我當初看時，見那般喬模喬樣，也就猜道是個烟花中人了。

孟媽　說是說與你。小姐！你不會面的相思，害得不曾好；莫又去喫不相干醋，喫壞了身子。（笑下）

兒女沾衣泣淚頻，莫教紅粉惹黃塵；
金籠巧障籠中羽，玉幌深圍畫裏人。

第二十五齣　誤認

佈景

野外荒涼景色。

行雲（背包裹畫緩行上唱）

『走單絲氣怯，

走單絲氣怯；

路途又賒；

雙眸「見」挨「不」到——

前村舍。』

呀！此間是興慶池邊。天那！自出了長安城門，走不上幾里路，怎麼又走不動了？（唱）

「且」在草莽中暫歇，

草莽中暫歇。」（坐）

霍郎！霍郎！你如今在何處？這亂離中拋閃得奴家獨自在此，好苦呵！（唱）

『就地作陽臺，

「與他」行雲片時節。

嘆烟花命劣，

嘆烟花命劣。

「倘」早早從良，

「少不得」有人擡挈。』——香柳娘。

鮑氏　（上唱）

『老眼中淚血，

老眼中淚血。』

飛雲兒！你那裏去了？連梅香也失散，不見蹤影。（唱）

「生生把」嬌兒分折。（看天）

叫天不應，

「天也」忒狠絕，

「教」我如何割捨？

我如何割捨？

不如喪荒邱，

免受生離別。」（遠看見行雲）

呀！那前面草坡上坐的，分明是女孩兒。（唱）

「你看他在」草茸中坐者，

草茸中坐者。（謝天）

明係嬌姿，

謝天周摺。」——前腔。

雲行　（起唱）

「見娘行髮白，

見娘行髮白。

前來拜者，

途間全望相提挈。」（拜）

鮑氏　莫拜！莫拜！我的兒！你做小姐人家的，從來怎受的恁般苦楚？虧了你了！

梅香不知在那裏？

行雲　媽媽！你口裏話，奴家都不省得。（唱）

「知甚麽小姐？

知甚麽小姐？

奴是小家門，

爹媽都沒也。」

鮑氏　（吃驚）

怎麼說不是小姐？（細看）

你分明是我飛雲的兒那！

行雲　奴家不是甚麼飛雲。賤姓華，小字行雲，就在曲江邊住。小人家兒女，自幼亡過父母了。媽媽莫非錯認了人麼？、

鮑氏　聽他聲音，果然有些不同。（哭）怎生龐兒這般一樣？（細看）只多了腮上桃紅這一點兒。（唱）

「覷花容沒別，

覷花容沒別。

「只是」薛暈腮邊，

「有」猩紅一捻。」——前腔。

小娘子！不瞞你說，我就是禮部酈老爺夫人，與小姐飛雲，一同避難出來。不料被賊兵冲散。（哭）女兒不知那裏去了？見你模樣與他一般，故硬把你做女兒叫。老人家眼睛差池，多得罪了。

行雲　原來是位老夫人。失敬！失敬！（拜，背地說）他女兒叫做酈飛雲。（想）想起來了。那收畫的人，道是飛雲。孟媽媽曾說，與奴家模樣，一個印板兒。故此老夫人認差了。（對飽氏唱）

「這相逢詫絕；

這相逢詫絕。

元來錯者，

「愧」貌花雖並天香色。」

飽氏　小娘子！我見你就是見我女兒一般。可一路與我作個伴到家裏時，便做親女厮認。不知你意下如何？

行雲　多謝老夫人！只怕奴家小人家無此福分。（唱）

『便伏低使得，

便伏低使得。

情願作親枝，

娘兒「們」共疼熱。』（再拜）

鮑氏　天漸晚了，我們只得挨着行去。（攜手走唱）

『「且」往前村住歇，

往前村住歇。』（內吹打，與行雲吃驚）

「你看」人馬喧騰，

「莫又受」亂軍摧折！』——前除。

安道　（冠服領從人上唱）

「天暝黑，
途跋涉，
手捧天書歸鳳闕。
「看」滿眼流離心黯咽。
路轉林遮，
路轉林遮，
處處殘骸剩血。」——憶多嬌。
稟爺！這草坡中有兩個婦人在此。

安道　與我喚過來。（與鮑氏相見哭）
呀！夫人爲何同女兒在此？

鮑氏　（哭唱）
「從你別，

愁怎說？

烽火連天三兩月，

軍馬荒張「把」嬌兒撇。」

安道　女兒現立着在身邊，怎麼說把嬌兒撇？

鮑氏　這個不是女兒。

安道　不是女兒是誰？

鮑氏　老相公！這是途間遇着的。他姓華，叫做行雲，面貌偶然與孩兒相像。（哭）

孩兒是在興慶池路口，被亂兵冲散。不知那裏去了？

安道　（哭）

如此，却不痛殺我也！（行雲拜，看而又哭）怎生這樣像孩女兒。（指唱）

「你看」月閉花遮，

月閉花遮，

與他形容怎別？』——前腔。

既然如此，就是這女子收養下，認作親生，再去跟尋飛雲龍！

鮑氏　老身正是這般說，他也肯了。相公！你纔去靈武，不多幾日，怎麼就回來了？（唱）

『「我」白首從王，

丹心哽咽。

「在」龍武新軍把纓與展謁。

至尊說，

忙返轍，

「將」郊廟山川，

虔誠禱設。（與鮑氏行雲合唱）

『那知道蕭牆禍烈，

家亡兒又撇！
仔細思量，
總是前生罪孽。」——門黑麻。

行雲（大拜唱）

「飄泊無根，
願爲婢妾。
蒙你深恩，
與親生怎別？」

爹爹！不必憂煩。尋姐姐不見時，作速寫下招子，沿途黏貼。總只在長安城內外，料應不遠。（唱）

「親枝節，
非永訣；

細寫招尋，

沿途黏貼。」（與安道鮑氏合唱）

「那知道蕭牆禍烈，

家亡兒又撇！

仔細思量，

總是前生罪孽。」——前腔。

半落悲雙髮，飄零媿老妻；

驚心子規鳥，偏向斷腸啼。

第二十六齣　謁洴

佈景

汧陽城堡。

若水（戎服率衆兵登城）

漁陽撾鼓極天來，斗大汧城隴水隈；
准備連牀諸葛弩，胡奴莫放等閒回。

自家秦若水，陞任汧陽，未及數月，忽然遇着安祿山之變。這廝猖獗之勢，所過州郡，下如破竹。我只得率滿城百姓，登陴固守。且喜人心鼓舞，守具粗備。須隄防他不意中忽然冲犯，不免在這角樓上誓衆一番，多少是好。你們守城的聽者：如今天兵已至，胡騎將殲。斗大汧城，全隴門戶。凡爲臣子，豈無犬馬報主之心？履此孤危，須效鼠雀自完之計。倘來冲突，切莫張慌。齊下懸簾，暗施毒弩；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待其惰歸，疾行追襲。務使巢中燕雀，賀此生成；釜底鯨鯢，殲無噍類。有功員役，敘賞從優；怠玩不前，便宜正法。（衆兵應，吹角吶喊）（唱）

「花封初領，

報軍烽四逼孤城。

好準備羅雀爲餐，

怎教他產竈蛙沈。

五花陣替「下」種花情，

弓上弦鳴單父琴。」——玉交枝。

你們在此，我權下去歇一歇。

秀夫（拿傘包上）

貂敝悽悽那敢歸？繞枝烏鵲欲何依？

胡塵迎面撲不淨，腥透芰荷遊子衣。

小生自出了長安，幸脫羅網。那知命途多舛，隨處逢凶，途間胡騎充斥，官軍掠擾。幸而身上單貧，保得性命還在。一步步已挨到汧陽城下了。（望城）

衆兵　原來此處城守甚嚴，未可造次。不免問那垜邊人一聲。

城上大哥！你們縣裏秦爺，可在城上麼？

衆兵　（在城上喝）

你是那廂來的？問秦爺怎麼？

秀夫　勞動你報聲，說有茂陵門生姓霍的，在此謁見。

衆兵　看此人像貌，生得儒儒雅雅。是個斯文中人。與他報一聲無妨。（望城下報）

稟老爺！城下有一個門生，姓霍的，茂陵人，要見老爺。

若水　（上城）

正當雉堞臨戎日，喜遇黌堂問字人。

快與我縋上來。（垂繩弔秀夫上，揖見）

賢弟！你在長安取應，怎麼忽然來到此間？

秀夫　一言難訴。匆匆中，門生且說個大略，與老師聽罷！（唱）

『歡爲禍本，

畫春容誤入朱門。

香閨中爲此題箋，

啣將來曉幕紅襟。

風聲泄漏到公庭，

爲避羅鉗造狄門。』——前腔。

若水　時間還些話，老夫不知其詳，且同去衙齋細說個明白。且喜你是個文武全才。偶然邊臨，老夫凡事可以請教。

飛騎　星火傳軍令，沿途辦草糧。

俺是副元帥賈節度老爺差來的頭站便是。俺老爺後面親統鐵騎，追勦賊兵。發了令箭火牌，差俺從沂陽一齊，直抵隴州，分付沿途州縣，預備糧草。來此是沂陽城下了。

衆兵　（在城上架弓箭問）

是甚麼人？

飛騎　莫要放箭！俺是元帥賈老爺差來的頭站，有令箭令牌在此，分付各州縣，速備糧草。後面親統鐵騎五千，追勦賊兵，連夜到此。不可遲誤！

衆兵　（接上箭牌）

若水　（驗過發下）

果是賈節度頭站。說與他一應糧草俱備下了。——左右！可再問他一聲，賈老爺可是天雄節度使，邢州人麼？

衆兵　（問）

飛騎　正是！正是！（加鞭）

一心忙是箭，單騎去如飛。（下）

若水　（對秀夫）

可喜！可喜！賈節度是我同鄉至厚。他來過此，孤城萬萬無虞矣！（唱）

「鸛鵝喜聽軍聲振，

斗大孤城安穩。

「且」回到琴堂「敘」閒闊情。」——尾聲。

布袍羸馬走西風，劍氣中宵化作虹；

暫向西窗剪銀燭　笳聲吹出月明中。

第二十七齣　入幕

佈景

行轅。

南仲　（戎服率衆軍上唱）

『連營刁斗月如霜，
逃虜窮追沂水陽。
花縣接壺漿，
盤「得」與故人歡暢。』——菊花新。

髮爲提軍白，山從勒馬靑；
矛頭炊麥飯，聊見故鄉情。

下官親提鐵騎來至沂陽。幸喜縣令秦若水，同里厚交，設席相留，論心一夜，直至天明。因幕中少個記室，託他訪聘。他說，衙中恰好有個門生，是茂陵秀才，才略兼人，遊學到此，正可借重，曾差人去請到軍前。待他來看，果是如何，以便留用。

差官（上）

爲領琴堂命，來過幕府中。（見南仲叩首，拿手本見）

小官是本縣差來的。稟老爺！秦縣官奉老爺鈞令，往城外給散各營糧草去了。昨夜與老爺說的衙中茂陵秀士，分付小人送來相見。現在轅門外，不敢擅入。

南仲　昨夜擾你爺了！今日不勞來見。我即刻起馬，到十里長亭相會便了。衙中秀才便請進來。

秀夫　（儒服上唱）

「誇胡早已獻長楊，
又借吹噓作孔璋。
投筆佩干將，
「好」長揖元戎高帳。」——前腔。

小生間關辛苦，幸到汧陽。又蒙秦老師薦入節度賈公幕中，着人來請相見。我想那樁事，不知怎樣結局？前日聽得那些人，還要到官行原籍拿我，故此

昨日與秦老師說，對賈公言及，千萬不可道我姓名。今日相會，倘然問我籍貫姓氏，也要打點應他總是。（想）只是更改，便無忌諱了。也罷！就改作卞無忌罷！（進見作揖）

南仲 （見而喜）

秀夫 𩾐生久仰威名，未申展謁。今趨虎帳，殊過龍門。

南仲 先生才略，秦令備言。今日傾蓋相逢，名下果無虛士。還要請教高姓大名。

秀夫 小生卞無忌，久困諸生，有懷投筆。止能因人成事，但恐獎借逾倫。

南仲 卞先生，觀君品格，不比庸流。只是過屈鳳鸞，暫棲枳棘，鄙心不安了。先生！你聽我道來！（唱）

『疑指心傷，

一飯君恩老不忘。

手擒銅駝荊棘，

蛇豕槍榆，
歸報明光。（指秀夫）
「你」匣中虹氣指天狼，
盾頭墨草推飛將。
如此英良，
「眞」是中原麟鳳，
怎教疎網？」——駐馬聽。
先生！如今安賊雖遁長安，又窺隴右。下官手提鐵騎，不滿五千。以寡勝多，計將安出？

秀夫　小生愚見，賊奴勢雖猖獗，類實犬羊。明公但須扼住隴州，堅壁持重。看那祿山兇殘老悖，久失衆心。卽其孽子義兒，亦懷怨望。莫若寫下密檄，納入蠟丸，卽遣腹心，傳示慶緒。許以圖父自贖，論賞酬功。此雖狼子野心，定

然梟獍相食。有此一紙，殊賢萬師。收復河湟，迎回大駕，眞不世之功也。

惟明公三思。

南仲　（作揖）

承示良謀，令人佩服。君才磊落，遠過孔璋，這道檄文，便要煩勞大筆。

秀夫　待小生代勞。（取紙筆硯寫，寫完念唱）

「天祚皇唐，

日月山河帝澤長。

敢附怒舒螳臂，

飽學鷹飛，

「何不」直證羊攘？

黃能入水禹謨昌，

樂羊食子中山相。

鐵券金章，

指三光爲證，

誓言不爽。』——前腔。

南仲（接看）檄文甚妙。差心腹之人，密遞與這賊子便了！仗先生妙策，若得功成，老失自當疏聞，奏請大用。如今留在前營，便于朝夕請教。——叫旗牌官！快撥供應人役等項，往前營伺候卞參軍，不可疎怠！

旗牌　得令了！

一紙勝過十萬師，漁陽鼙鼓歸絲懸；

秋風太白旗高處，鎗血淋漓掛月支。

第二十八齣　閨憶

佈景

廳堂陳設。

鮑氏（上唱）

『不與雁同歸，

我孩兒知他怎的？』

行雲（唱）

『門丘砧聲，

露堦蟲語，

件件無非摧人愁具；

怎又與愁人相對？』——十二時。（拜）

鮑氏（唱）

「白髮星星鏡裏生，
那堪添上別離情！
夜來幾陣梧桐雨，
不堪聽！

行雲（唱）

「菱花塵積不分明，
待畫眉兒又不成。
誰與輕羅揮小扇，
撲流螢？」——攤破浣溪紗。

鮑氏　我從經亂後，老病轉添。賴得你相聚一頭，朝夕侍奉。只是飛雲女兒，自分散後，四處訪尋，再無踪跡。（哭）你看秋氣漸深，窗風颯颯，好不淒楚！

他此時不知流落何方？教我如何放心得下！

行雲　母親！前日賊兵擾攘，也沒多時，就安靜了。聽得說，領兵節度禁諭甚嚴。散失子女，親身察問。姐姐此身定有下落，母親且請寬心。

鮑氏（唱）

『潛慘慘芙蓉霜悴，

冷蕭蕭芭蕉風碎，

聒刺刺疎櫺紙鳴，

一陣陣天外歸鴻至。

「憶」嬌癡、

當年正授衣。

「這」一物在人亡，

疊向空箱裏。

「那禁」月上梧桐，

又砧聲鼓起？

淒其！

「掃不淨」香閨落燕泥。

傷悲！

「挽不斷」雕窗挂網絲。」——山坡羊。

行雲（背言）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

我母親只知道他的心事；怎麽知道奴家，也不是個沒心事的人？（唱）

「亂蕭蕭笳聲如沸，

虛飄飄楊花無蒂，

追忙忙萍水相逢，

親切切蘭玉相依倚●
「最」慘淒，
霜寒烏夜啼！
紅焰雙花，
「怎」照着孤衾睡？
怕爇爐香，
也懶描眉翠。
「這」腰圍，
黃花瘦一枝。
皈依，
「把」一疊花禮六時。」——前腔。（鮑氏下，弔場）
母親進去安歇了。只是前日途中，慌慌亂亂的，這軸大士像，收在包袱裏，

不知怎樣？不免取出展掛展掛。（取畫掛）

且喜不曾損傷。（對畫傷感拜跪唱）

「展光音慘悽，

淚珠兒甘露垂。

「那」焚香說誓入何處？

知他如今怎的？

相逢在幾時？」

這一炷香！（唱）

「保佑他無災疾。」（起立）

霧郎的文字，也在包裹裏，還要與他再檢點明白纔是。（檢稿）

且喜文稿與揭中文字，俱不曾遺失。（哭唱）

「看「這」些手跡與文辭，

不繇人不肝腸碎！」——五團花。

天色晚了，不免收入進房去罷！（抱畫文字）正是：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下）

露冷蓮房泣粉紅，五陵蕪地起秋風；

欲知別後相思處，多在梧洞夜雨中。

第二十九齣　刺奸

佈景

營門外情形，及中營臥帳。祿山睡熟。

邏軍甲乙（鳴鑼上）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雁南翔；
隴頭流水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

巡軍乙　自家安大王帳前巡軍的便是。夥計！這樣霜風颯颯，大王此時，羊羔美酒，摟着如花似玉的，好的快活！苦着我們，捱着這些淒淒冷冷。如今將近三更，察點的都過去了。先間沽一壺在此處，消繳了罷！

巡軍甲　不瞞你說，我平日喫不慣啞酒的。你唱一個曲兒，與我下酒方好。

巡軍乙　唱甚麼好？

巡軍甲　但憑！但憑！出口就是好的。

巡軍乙　（唱粉紅蓮）

巡軍甲　（笑，對飲）

巡軍乙　禮無不答，你也要唱一個兒還席。

巡軍甲　不瞞老兄說，我前日打戲臺下過，在那裏唱甚麼搊心。

巡軍乙　想必是蘇秦。

巡軍甲　是蘇秦！蘇秦。被我偷了幾句在肚子裏，今日放他一放。你打板，待我出醜。

巡軍乙　好！好！（手打板）

巡軍甲　（起坐做手勢唱）

「思憶公姑，

就把山茶比我夫。

我夫有志登雲路，

衣錦光門戶。

唻！伯伯與兒夫，

本是同胞共母。

一樣孩兒，

兩樣眞承，

分甚麼貧和富？

富者何親貧者疎？」

巡軍乙（笑，共飲醉倒）

猪兒（同差官上唱）

『星光燦，

月色收；（悄行）

悄步行來，

「在」營角樓。』

自家李猪兒便是。因賈元帥有蠟丸檄到，俺奉小將軍命，同着差官，往中營內刺那老賊。差官！此是營門角樓邊了。（向內聽，內打三更，唱）

『「聽」譙樓轉更籌；（前看二巡軍睡）

朝呼若雷吼。』（與差官說）

此賊狗命該盡了。待我跳進鹿角去，你可在這廟悄悄等候。若刺殺了老賊時，我便從此處拋下首級來，你可接去報功。（對天揖唱）

『望天「天」護佑。（看刀）

仗三尺龍泉，

掃除腥垢。

肯做畫虎無成，

反落他人後？（跳進）

踰垣入，

七首投，

「這」賊奴頭在吾手。』——孝順歌。（入場內）

差官（唱）

『你看他』翻身入，
不轉頭，
賊奴此時命合休。
一紙檄書投，
『把』機關早成就。』

豬兒（上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差官！差官！賊奴已手刃了，首級在此。（抛下）

差官（接首級）頭已在此。只是怎麼辨得是老賊的首級，卻沒憑據。

豬兒（唱）
『伊須詔剖，
看御賜金錢，

緊拴腦後。

若非拚死捐軀，

怎報皇恩厚？」

老賊平日把御賜貴妃娘娘的洗兒錢，肯緊懷在胸口。被我取來，拴在髮上，此就是憑據了。你可趁此月色朦朧，星馳到隴州，報賈元帥去。我就在營中放起火來，待他們衆兵驚散便了。

差官　理會得！（取首級入囊唱）

「乘月色度隴頭。」

元帥！元帥！（唱）

「這奇功出人右。」——前腔。

正是：「一騎紅塵妃子哭，無人知是祿山頭。」（加鞭下）

猪兒　（吹哨）

中營火起了，你們如何不救火，在此睡覺？

巡軍甲乙（驚醒跌仆）不好了！不好了！如何中營起這樣大火？列位！大家齊起來，去救救火。

（下）

霜刃箭瘢雖不流，龍泉已斬月支頭；
捷書一奏天顏喜，麟閣高標郭細侯。

第三十齣　平胡

佈景　營中情形。

秀夫（上唱）

「牙旗閃閃曳秋雲，
吹角後六軍齊靜。
西飛一雁報歸聲，
巫山望斷閨人信。」——紫蘇丸。

「小橋流水一籬花，
路轉些兒是那家？
絲絲縷縷綰春紗。
「方勝同心曾共結，
如今要見隔天涯。
夢中擘阮與分茶。」——浣溪紗。

小生自從入幕以來，深蒙節度賈公推誠投契，一見傾心。暫草陳琳之檄文，旋入山濤之啓事。棄繻投筆，甚慊胸懷；變姓更名，幸無知覺。但只長安亂

後，不知華行雲家中可倘平安？每入夢魂，絕無消息。就是那酈家小姐，箋兒雖收在此，人兒知在那廂？只有一付相思，卻被兩邊相嵌。你看黃花寂寂，落葉蕭蕭；幕府井梧，清閒如水，好生悶人也！（唱）

「自那日秦樓分鏡，
虛飄飄隻羽身。
早是長途跋涉，
胡騎濕陵，
黑貂裘皆破損。
「你」聽隴水流聲，
關山秋冷。
征人飲馬，
少婦敲砧，

大刀鐶共月明。
幸埋名投筆，
幸埋名投筆，
軍書草盾。
待功成，
未褻元老三分策，
先報佳人一紙音。」——江頭金桂。

南仲（率衆人上唱）

「蠟書飛去劍功成，
報梟獍果然相併。
蓮花幕裏延籌人，
何妨硬作東牀倩？」——紫蘇丸。（與秀夫相見對揖）

卞先生！今早有飛報到來。果然蠟書到彼，孽種生心。安慶緒暗地裏遣心腹人李猪兒，刺殺祿山那廝。差官已獻過首級了！幸喜大憝已除，餘氛可掃。眞個：唾手而奠兩京，除兇以報千古。如此凱績，深藉幕籌。今日權在軍中，拜先生爲行參軍之職。已飛章表奏，不久又當擢用。——左右！取冠帶過來。

衆人（取冠帶與秀夫換）

秀夫（拜謝南仲）此是朝廷洪福天齊；明公威名雷動，遂使羯奴自噬，鱗閣勛高。草野何功，敢蒙優錄？

南仲 說那裏話？（唱）

「全藉你檄詞嚴整，

早先聲懾偷魂。

遂使胡雛革面，
狠子回心，
把元兇成手刃。
「從」此盡掃羶腥，
神京安枕；
「好把」探囊發策，
聚米論兵，
奇功一一「達」聖明。」（背說）
我看卞生，文武兼通，才貌並絕，不免就把鄺家女兒招贅他。就日後鄺年兄
見有如此佳壻，斷不怪我擅專。（回身）
還有一言相告。老夫有一小女，隨在軍中，年已及笄，尚未擇壻；敢操箕
帚，謬倚蒹葭。老夫殊媿冰清，足下堪當玉潤。覿面相訂，不用傍媒；明日

吉辰，就行合巹。（唱）

『料飛章行在，

料飛章行在，

重瞻歡慶。

佇綸音，

麒麟未宴功臣閣，

孔雀先開淑女屏。』——江頭金桂。

秀夫　誼感斷金，慚深倚玉。只是小生曾與曲江女子，舊有姻盟。怎好頓改初心，

辜彼夙約？

南仲　足下向來未曾說有家室。這分明推託，令老夫無面孔了！

秀夫　果是有的。那女子現在曲江，怎敢推託？

南仲　我想長安亂後，此女存亡，也未知何如？日後就妨得迎來，老夫今日說過，

小女情願與他不論大小，一樣相稱便了。

秀夫　待小生再躊躇，躊躇。

南仲　不必躊躇。——叫左右分付軍中，明日辦鼓樂酒筵，叫儐相伺候行禮便了。正是：『威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

秀夫　（拜謝，南仲下）（弔場）這卻怎生處？本待不應承這件事，恐辜負了賈公一片提挈大恩。待應承了，只是舊日這些盟誓，怎麼抹得過？况且華行雲鄺飛雲兩朵雲頭兒，見面與那不見面的，都想着我一個身上，教我也難做人。（唱）

『紅鸞業債，
兩處牢箍緊。
丹靑詞句，
打疊爲媒訂。

那禁香熱佛閣，
燕遞閨情。
一副相思，
分頭關領，
他每離合知怎生？」
「雙雲兩岫分，
雙星別浦明。
油幕金屏，
不容推遜，
將心問心眞篩倖！」——攧破金子令——淘金令頭。
只是「一樣相稱」這四個字，說得中聽。他說定了日後相逢，就照依四個字兒行能！（唱）

「盟已成，
言可聽。
他日若完成，
花冠翠翹都斷領。
饒是比目同行，
交飛一陣，
還有個未見面文鴛難合頸。
懊恨幾筆丹青，
被老裝工送錯，
勾惹起許多情！』——錦法經。

年少辭家送冠軍，金裝寶劍去邀勳；

那知連發郝連箭，又夢巫山一片雲。

第三十一齣　勸合

佈景

客堂陳設。

孟媽（上）背敲龍鼓鼕鼕響，足帶魚乾薩薩聲。老身幸蒙賈老爺留在軍中，與小姐做伴，因此性命得活。眞是受恩深處便爲家了。近日賈老爺要酈小姐招贅卞參軍，小姐心上不從；分付老身細細勸解，說那參軍才貌無雙，與小姐十分斷稱，叫他不必推阻。我想連小姐性命，也是賈老爺救答的。不然，亂軍中如今不知甚麽下落了！一片好心，何必苦苦執拘？不免請他出來，着實勸一勸，多少是好！——小姐！有請！

雲飛（上唱）

『愁蹙雙蛾，

淚雨開；

黃花籬落，

懶得去妝描黛螺，

怕聽說屏張金雀。』——金葉蕉。

隴水秋深日，城高起暮砧；

淚來惟有臉，愁至不知心。

媽媽！你喚我出來，有何話說？

孟媽　老身沒別的話，是賈老爺分付我，叫細細說與小姐。他道軍中只有小姐一身在此，他等要各營察點，照管不便；鄜老爺急忙又不知下落。如今只得從權，有一位卞參軍，年貌廝稱，文武全才；意思將他入贅。昨日與小姐說，

你未曾承應。叫老身勸你，成就了罷！

飛雲　（哭）

媽媽！奴家一身漂泊，感荷賈公收養再生。他的言語，豈敢執拗？只是我至親爹娘，不知散失何所；那有這般閒心，招贅夫壻？況且六禮未成，又無媒妁，因此心上未免躊躇。

孟媽　小姐！此是百年好事，不消躊躇得的了。賈老爺也說來，他與老相公如同胞兄弟，看待小姐，就是自己親生一般。因爲女壻甚佳，不可錯此機會，斷無誤你終身大事之理。他一力主婚，也就是媒妁了。小姐！你依老身說，從了罷！

飛雲　（唱）

「値亂離，

遭兵火，

孤單恁折磨。

收留存活，

「此」德非小可；

比並胞生，

委無差錯。

迫忙地擇婚姻，

敢推託？

「這是」嫡親骨血無一個，

「那些」奠雁周堂，

殺羊媒妁？」——五更轉。

媽媽！既如此說，也只得憑在賈老爺主張罷！

孟媽 如此甚好！老身就同賈老爺去。只是老身是個殘疾人，又是單身，明日會

晉之夕，不便進來。到後日看你罷！

好將織女停梭信，報與吳剛執斧人。（下）

【飛雲】孟媽媽去了！只是奴家心事，一則不忍背着爹媽，自行婚配；二則那軸春容上的人兒，從今也要割斷了，再無相見之期。只是姻緣既註定在這廂，如何那幅畫錯在奴家處？奴家題的箋，怎麼燕子又啣與霍郎？有此兩樁奇事，如今都成畫餅，不免取畫來再看一看！（取畫看傷感唱）

『春容忒地訛，

評度都成錯，

「沒」結果。

丹青收藏他怎麼？

詞箋燕子空啣卻，

縱落去他邊着甚科？

「從此後」虎頭妙染成高閣。」

霍生！霍生！（唱）

「若要相逢，

「除非」來生還可！」——梧桐樹犯。

春容！春容！奴家今日與你別過，再不得展玩了！（瀉咸下）

一幅丹青畫，無端心事傳

今生緣已盡，願結再生緣。

第三十三齣　招婚

佈景

喜堂陳設。

院子（上）

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

今日良辰吉日，小姐與卞參軍成親，各色俱停當了，請老爺出來！

南仲（吉服上唱）

『金笳鐵馬淨胡天，

燕喜堂前，

雀射屏間。

螟蛉有女似嬋娟

蟾滿輪邊，

鵲駕橋邊。』——一翦梅。

南山佳氣鬱葱葱，喜酒雙斟琥珀紅；

不是閨人看射雉，還堪女壻近乘龍。

左右！吉時已到，喚儐相快來贊禮，小姐與卞參軍成親。只是還有一件，今日是個吉期，分付那醫婆，他是單身，又是個殘疾人，權且迴避迴避。

（從人應，照常吹打，儐相出見，向場口念詩請）

秀夫 （唱）

『傷秋無夢到門闌，
舊賦巫山，
新畫眉山。』

飛雲 （唱）

『恩深猶念舊椿萱，
誤問金錢，
絲綰金蓮。』——前腔。（儐相照常贊禮遞酒）

南仲（唱）

「秋深鄠杜，
霜清灞滻，
酒近南山杯獻。
風聲鶴唳，
威仲萬里胡天。
「全仗你」嚇蠻書草，
破虜功成，
一紙「勝」貔貅戰。
今日鵲橋「高」駕處，
宴神仙。
「那」玉女明星照綺筵。（與衆八秀夫飛雲合唱）

鬧心結，
絲蘿串，
青油幕裏「把」紅絲綰；
逢日吉，
湊天緣。』——梁州序。
秀夫（唱）
『杜陵花麗，
藍田日煖，
仙掌霞開一片；
丈人峯勢，
羨我塞外祁連。
「白媿我」人非繡史，

才乏陳琳，
冒濫東牀選。
念巫山雲斷處，
夢空懸。
那」紫燕無緣合錦箋。（與南仲飛雲合唱）
鬪心結，
絲蘿串，
青油幕裏「把」紅絲綰；
逢日吉，
湊天緣。」——前腔。

飛雲（唱）
「憶青閨嬌小相憐，

合紅鸞燈前靦腆。
對天涯花燭，
紅淚偷彈，
「好似」鄰巢燕子，
別浦鴛鴦，
「把」屏翠生生展。
「想」畫中人少俊，
隔湘川；
鳥雀空啼紫玉烟。（與南仲秀夫合唱）
闕心結，
絲蘿串，
靑油幕裏「把」紅絲綰；

逢日吉，
湊天緣。」——前腔。

衆人（唱）
「錦堂中銀蠟光妍，
繡房內芙蓉褥軟。
趁良辰美景，
合巹杯傳。
「你看」一雙豔質，
並蒂名花，
綵鳳傳無忝；
你綢盟已定，
遂心田。

願祝靈椿壽八千。（全體合唱）

鬧心結，

綵羅串，

青油幕裏「把」紅絲綰；

逢日吉，

湊天緣。」——前腔。

南仲 送入洞房！

（衆鼓樂合唱鬧心結五句送）（下）

秀夫 （燈下見飛雲唱）

「燈前見婉孌，

態珊珊，

與巫山麗質人無辨。」

呀！分明是雲娘。（問）

小姐莫非是華……（止聲轉身），

不可造次。豈有雲娘在此間的理？若是他，不該如此害羞起來？只是怎生恁像？（再細看）

險些險些認錯了！雲娘腮上有桃花一瓣的，這卻沒有。（唱）

「腮渦畔，

淚堂邊，

精詳看，

原來缺却桃花點。

不然「便」認做離魂倩。」

我記得那賢婆說，酈府小姐與雲娘一樣。那曉得又添上這位賈小姐，是第三個了！（唱）

『「女中」仲尼陽貨「怎」恁般多？
「叫我」眼睛打蕩心迷亂。』——節節高。

飛雲（背看秀夫唱）

『郎君似舊有緣，
悄偷看，
畫圖早識春風面。』

這卞郎似日日會熟的一股。（想）是了！那畫中着紅衫的，像他不過。（唱）

『「只是那人」都梁喚，
系祁連，
殊非卞。
人中畫與畫中人，
伯諧故伯眞難辨。

天邊遙聽一聲鴻，
梁間怕見雙飛燕。』——前腔。

秀夫　夜深了，小姐！我與你就枕罷！（與飛雲合唱）
『雙星牛女秋河現，
「且」欹却輕羅小扇，
「又是」此處行雲第一番。』——尾聲。

花燭背油幕裏輝，燈前相見是耶非？
盧家少婦棲金屋，不是行雲舊舞衣。

第三十三齣　放榜

佈景

貢院門首，榜亭一座。提塘年五十餘歲。

提塘（帶衆人上唱）

「提塘歷辦，

送樞庭邸報多年。

衙門辛苦乞恩憐，

「許」春闈試，

獨傳宣；

誰人敢大膽來攔賺？」——六么令。

自家提塘官便是，因在樞府效勞多年，蒙樞密老爺，賞俺今年科場專走官報。只可恨這些教門人，平白地年年前來打奪。孩子們！你們可隨我站在這坡臺上，挨着榜棚，各辦器械。但有來搶奪的，莫讓過他，就與我着實狠打一場。做出事來，自我擔當。

衆人（應）

衆教門（上唱）

「八強馬健，

番僮們個個爭先。（見提塘指）

提塘官莫「與」鬧爭喧；

遠地裏，

路偷看，

「將」紙條兒插在燕毬畔。」——前腔。

夥計！你看提塘官站在那廂，做那般一個張智。你們不消近了榜。廝打廝打，是打他不過的，只須遠遠標在這裏。候榜一展開，便鈔了紙條，趕上馬去，先搶報了狀元便了。你聽吹打聲近，是榜來了。

押榜（與背榜鼓樂上唱）

「晴靄春殿，
晴靄春殿。
自天題遣，
卿雲高現。
日射榜頭金燦，
「看」龍飾尺五開，
爐香不遠。
仙仗內聽臚傳，
仙仗內聽臚傳。』——神伏兒。（桌上張榜）

衆教門　（抱起高看，鈔名姓）

第一甲第一名，解子信，陝西扶風人。原來狀元是扶風人，就好去扶風會館中報去。（把紙條插入鬢中，同衆教門下）

提塘（鈔寫念）

第一甲第一名，鮮于佶，陝西扶風人。孩子們！錄條在此。

衆人（接下）

押榜（待挂榜畢，與背榜等鼓吹下唱）

「南宮策選，

南宮策選，

「把」恩榮開宴。

重睹御覽，

榜下齊聲歡忭。

人人慶太平，

太平重見。

覆御旨報龍顏，

聞御旨報龍顏。」——前腔。（下）

黃金瑞榜絳河畔，白玉仙輿紫禁來；
橫汾吳鎬歡無極，歡舞年年醉壽杯。

第三十四齣　發報

佈景

扶風會館門首。

鮮于（上唱）

「掛榜出了示條，
今朝日子甚好。
如何等得日頭高，

到如今沒音耗？

多應是不濟了。』——風蟬兒。

自家因兵馬擾亂，離了姚店家舊寓，移扶風會館來。聞禮部出過告示，說今日五更頭出榜。怎麼此時還沒有影兒？你聽這樹上喜鵲兒，叫得好不有意思。（唱）

「晨館鵲聲嘈，

望春闈消息，

目斷雲霄。

機謀使盡，

「怎」賺不得一領宮袍？

心中轉焦！』

我為着幹那一節事啊！（唱）

「腰纏中花盡財和寶。」

怎麼一毫舉動也沒有？是了，我這事忒欺心，恐怕老天決不肯成就我。（唱）

「只」恐怕天理分明，

難容我李代僵桃。」——泣顏回。

衆教門（奔上唱）

「驟馬過平橋，

「這所在」是扶風會館，」

來尋英髦。」

鮮于（上迎）

衆教門　我們先報解相公的。

鮮于　原來你們是報鮮相公的，我中在那裏？

衆教門　相公！你中高高着哩！快寫些！快寫些！要寫一千兩。（唱）

「你」一名魁金榜，

須黃金百鎰酬勞。」（鮮于寫，在袋上取小帖與鮮于）

鮮于　（看小帖念）

第一甲第一名解予信，陝西扶風人。（向衆數門吒）狀元是解子信，與我何

干？你們怎麼來謊報我？（唱）

「攤開紙條，

「把」解狀元，

「怎」陰錯陽差報？」

我曉得，是一班光棍，來詐騙我的。可惡！可惡！

衆數門　可惡！可惡！你纔𨳝自家公然認做解狀元的。

鮮于　你們見鬼，誰認做解狀元？

衆數門　是了！是了！是官報上一黨的，串你這狗頭。誰做狀元，製出我們鍊條着

過，私自搶先報去，叫我們一場空。你們明是光棍，倒罵我們是光棍。（齒打唱）

「饒伊有俐齒伶牙，

打教你折背歪腰。」——前腔。（攢打鮮于倒地）

夥計！不要斷打，快去再尋解狀元報去未遲。（又要打，鮮于叩頭，指着）

當權不肯行方便，為報頭名空手回。（下）

鮮于（臥地上發哼聲）

提塘（同衆人上）

報狀元信的，狀元是鮮于相公（唱）

「鮮于榜首標，

鮮于榜首標，

特地來傳報。」（見鮮于伏地）

鮮于　（昂身起看）列位老爺！打殺了，再使不得的。我鮮于佶：（唱）

『喫殼老尊拳，

免勞再弄虛頭圈套也，

我也無福消繳。』

提塘　原來就是鮮于相公。相公！狀元實是你，怎麼這樣嘴臉？請起來，快寫賞票一千兩。

鮮于　（立起搖手唱）

『狀元名姓我知道。』

你們要我怎麼？狀元叫做解子信。

提塘　那有此理？明明是鮮于佶，甚麼解子信；

鮮于　（叫苦跌足唱）

『是甚麼前生孽報，
胡纏亂扯不開交。』——撲燈蛾。
眾人 （吹打捧冠帶上唱）
『瓊林春宴高，
瓊林春宴高，
等待頭名到。』
小的們叩頭，是迎鮮于狀元爺赴瓊林宴的。
提塘 何如？何如？怎麼你苦苦不信？
鮮于 （笑，換冠帶唱）
『這場事好笑，
怎生齊到「着」災星福曜也。』
吱！約！吱！約！（唱）

「打得「我」渾身苦惱，

宮袍穿得不風標。」

你們不曉得，不是我不信；時間有一班來報狀元，及至打開紙條，却是解子信。我罵他幾句，那班狗頭，反把我肥打了一頓。

衆人 榜上並沒有甚麼解子信。是了！定是那積年搶報的教門中人，遠望見搶錯了，把尊名鮮于信三個字，差做解子信了。

鮮于 這也有理；是我活晦氣。（唱）

「怎生把」解子信三個字「兒」差弔。」（頓足）

這班狗頭，叫你把一個簇新的狀元，打得這樣瘸腰折脚的。明日到我老爺手裏來：（唱）

「把你」鼻梁骨打蹋不輕饒。」——前腔。

漏泄春光與柳條，燈花送喜鵲聲高；
公道世間惟此物，狀元身上不曾饒。

第三十五齣　簪合

佈景

洞房。

飛鸞（上唱）

「玉簫吹起乘鸞月，
仙史綵雲情乍切，
心事難詳說。
想到自家根節
秋至也，

兀自個春鵑啼血。」——眞珠馬。

「秋露清，

秋月明，

會合牽牛織女星；

倚樓無限情！

「笑幾聲，

嘆幾聲，

歡處那知愁暗生？

他家展雀屏。」——長相思

奴家自蒙賈公收養，看若親生，又爲我擇得佳壻。只是不在爹媽膝前，合巹之夕，總是悽涼！今日只得勉強向妝臺梳洗則個。（梳頭唱）

「臺鏡晉，

這幾日眉痕轉消瘦些，
繡模風輕還害怯。』
奴家細看卞郎面貌，宛然是畫上郎君；只是那人姓翟，卻不姓卞！（唱）
『檀郎詳覷，
分明畫裏人兒。
怎名姓，
如何只恁別？』
我欲將舊日家門明白說與他；只是纔做夫妻，說話尚有些害怯。（唱）
『「他」那知道原脉權借？
這枝節，
且待款洽些時，
從容細說。』——二郎神。

秀夫（上唱）

「文鴛雙枕秋半熱，
陽臺魂夢剛接，
被鸚鵡窗前翻巧舌，
驚醒後餘香猶惹。」

小生細看新娘子面貌，宛然與華行雲無二。昨夜燈下，險些錯叫出來了。天下有這樣相像的！（唱）

「不是」猩紅驗別，
直認做舊人風月。」

俺記得那醫婆說道：「酈府小姐也像雲娘？」只怕就像，也只是略略帶幾分兒。那裏有賈小姐這般一色分辨不出的？（唱）

「還臆測，

「不知那」咏篴「的可」有這般顏色？」——集賢賓。

娘子！你在此梳洗了！

盧媽（上）

未喫殺羊酒飯，先過描鳳妝臺。昨夜小姐成親，老身原說過的，是個單身，又有殘疾，故此迴避，不曾到洞房裏去。聽說招贅這位卞參軍，果是人物齊整，郎才女貌，一雙兩美，賈老爺心上甚是喜歡。今日想無妨礙了，不免到小姐房中，看看則個！（唱）

「迴鵲駕，

避果車，

向香奩道喜叫。」（進房見秀夫大驚叫）

你是霍相公，好沒道理！這是小姐洞房裏，你怎麼擅自擅將進來？在此勾勾答答的，成甚麼規矩？倘那卞參軍見了，不大穩便！（推秀夫）

秀夫 （笑）

孟媽 不是兒戲的，快出去！快出去！（唱）

『霍家郎怎到妝臺者？』

飛雲 （吃驚）

媽媽！這就是卞參軍，怎麽叫他霍相公？

孟媽 小姐！我老身認得不差的。這就是霍都梁，請我看過病的。（指秀夫）

相公！我爲了你一幅詩箋，喫了許多苦，你還不曉得！（唱）

『爲伊家受盡多磨折。』

飛雲 這也奇了！旣是霍郎，如何又姓卞？

秀夫 （笑）

小生果是霍都梁。改這名姓，有個緣故，待慢慢說。

飛雲 我不信！若是霍都梁，媽媽，是你說的，奴家有一幅詞箋，燕子啣去的，是

他拾得，如今在那裏？

秀夫　（取箋）

小生收的詩箋一幅，果是燕子啣來的。却是那酈飛雲題的，與娘子無干。

（取箋出看唱）

『請驗閱！』

小生爲酈小姐啊！（唱）

『詞箋一紙，

心坎上「自」溫貼。』——簇御林。

飛雲　（喜笑）

孟媽　霍相公，你又在做夢。這就是酈小姐，叫做飛雲。那裏又有一個酈小姐？

秀夫　他是賈老爺小姐，怎麼平空姓起酈來？

飛雲　（笑）

媽媽！你細細說與他罷！

孟媽　（唱）

「爲着」軍聲沸，

道路賒，

「他」女和娘相閃撇。

酈飛雲取養「在」元戎舍，

似嫡生一例無差別。」

秀夫　啐！我眞個做夢了！原來娘子是賈公抱養的。活活的一個酈飛雲在此，卻怎麽還把你來朝思暮想？娘子！只是小生有一軸春容畫，錯送到你處，如今可留得在麽？

飛雲　（取春容看唱）

「也」請驗閱。

春容一軸，

緊在繡牀貼？』——前腔。

只是這改名姓的緣故，請郎君細細與奴家說一遍。

秀夫　待小生從頭說來，實不瞞娘子：（唱）

「這軸畫呵！」

爲華女行雲「而」寫，

被裝工潦倒，

誤送尊舍。

曲江小燕語周遮，

「見」綵箋飄下如紅葉。

詞中意味，

「知」香閨拾得。

「那知」飛雲名字——

是何閥閱，

「似」水中撈摸天邊月。——皂羅袍。

飛雲　這却是前半截話。奴家只是不明你改作姓卞的緣故。

秀夫　待我再說來。（唱）

『臥病懨懨旅舍，

延「這」女醫診視，

傳與根節。

天孫擬渡鵲橋車，

冰人「曾」許向籃橋說。』

小生託這媽媽，把詞箋送還小姐，換那春容去。（唱）

『「那料」隔垣有耳，

風聲漏泄。』

那些兵番們扭作打點。（唱）

『幾遭羅網，

更名易轍。

「那知」東牀到底稱嬌客？』——前腔。

娘子！你也把題箋的事情，說與小生知道。

飛雲（唱）

『正詫深閨隔絕，

是幾曾暫見，

這般描寫！

「那知」行雲女貌不爭些，

陽臺踪與同歡悅。

燕來妝次，

啣箋去也；

曲江堤上，

君親檢得。（與秀夫相拜合唱）

「從今後」兩情一倍添疼熱。」——前腔。

孟媼（唱）

「兩地風光漏泄，

這花紅羊酒，

「與」燕子分些。（指飛雲）

「你」離魂擲果傍香車；（指秀夫）

「他險些」冶長未娶先縲絏。

雨廂行雨，

一雙閉月；
並頭菡萏，
俱飛蛺蝶，
「巧」丹青合種「下」風流業。」——前腔。

秀夫 （背唱）
「這」像畫的人兒入手也，
「那」畫像的人兒知他何住歇，
只怕巫峽行雲又把「我」夢兒惹。」——尾聲。
娘子！媽媽！你在洞房那廂，且不要說出我是霍相公，還喚作卞參軍，纔穩便。

孟媽 理會得！

知君傳記本關關，爲許從我赴朔邊；
泥粉樓中題記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第三十六齣　辨奸

佈景

客廳陳設。

安道（上唱）

「天門日射榜高懸，
一點當頭御筆鮮。
桃李競爭妍，
更有一枝特冠。」——菊花新。

蓬萊正殿壓雲鼇，紅日初生碧海濤；

開着五門遙北望，赭黃新帕御牀高。

下官今科忝知貢舉，品題諸卷，幸皆精當，久已進呈。近因逆虜就誅，武功克奏，靈武登極，重見太平，因此補唱臚傳，竣此盛典。昨日榜已發了。舊規榜首今早便該來謁見。——左右！新狀元門生鮮于佶來見時，卽與通報。

鮮于（冠帶衆引上唱）

『五花驄馬踏連錢，
贏得人人喚狀元。
命裏合登仙，
平白「把」宮花馬扁。』——前腔。

命裏有時終是有，得到手時莫放手；
狀元歸去馬如飛，被我把宮袍角翦一綹。

那裏說起？我鮮于佶幹着那椿事，只指望榜上搭一個名字，就也殼了。誰知

道！搶了頭一名！樂極！樂極！我如今葳葳蕤蕤不得的，倒要裝一個大模大樣，免得生人疑惑。（搖擺）左右！今日要參見主考酈老爺了。

雜役　是！已到了座主酈老爺門上。（遞帖）

門官　（接帖）舊規，頭一次見座主老爺，管家長班我們門上都有禮的。禀聲你爺，照常見賜。（雜役禀）

鮮于　（慢慢說）叫走館的，你說與他們知道。今科狀元老爺，是眞才實料的，與別的不同。就不是酈老爺，別人也會取中。待我到了任後，連中堂老爺的人，一起賞他些罷！

門官　賞些罷！賞些罷！（背語）入你家怪娘嗓子，那裏有這樣不知事，在座主

門上裴大頭鬼的！怎奈老爺分付過就要傳，只得與他傳罷！（傳請）

解子——（進見安道拜）

門生不才，蒙老師首錄；只恐菲劣，有玷門牆。

安道——賢契高才，自當首選。老夫借光不淺，竊倖何功？（看坐唱）

「東閣招賢，

玉筍亭亭第一班。

「羨你」龍媒電掣，

鵰鶚秋騰，

天祿藜懸。

百花影轉玉堦磚，

九重炬撤金蓮焰。

殊魄青藍，

春風桃李，

「你是」藥籠頭選。』——駙馬鄒。

鮑氏 （與行雲潛上）

聞得今科新狀元，來在堂前，拜見相公。女兒好同去看一看，是甚麼樣八物？（偷看，行雲吃驚同下）

安道 賢契旣忝通家，你家世也要請教請教？

鮮于 （打躬唱）

『自分寒酸，

深感吹噓送上天。

「念我」久悲烏哺，

自着牛衣，

未遂蟬聯。（起身背說）

我想前月瞿秀夫拾得題箋的這位女郎，就是老師的小姐了。未知可肯許人不肯？不免做個無心的，把話兒挑他一挑，看是何如？（輕唱）

『偷天妙手奪臚傳，

洞房小小「把」登科賺。』（回身）

有一句話奉稟：門生實不瞞老師，尚無妻室。如今各位大老先生家，閨中有相應的女兒，求老師主張。大小登科，一齊成就了門生罷！（唱）

『更仗周旋，

冰清玉映，

「願去」東牀閒坦。』——前腔。

安道　老夫理會得！

鮮于　（起出三揖告別）

蕊榜已偷金殿選，花嬌又賺玉樓春。（做叫長班大呼大擺狀下）

安道　院子！快請夫人小姐出來，有話說。

院子　夫人小姐有請。

鮑氏　（唱）

「屏開悄見玉樓仙，

「看」容貌趨蹡只等閒。

行雲「不識是何緣，

平白「地把」白丁高選。」

安道　（與鮑氏行雲揖拜）

夫人！請你出來，別無話說。今科狀元，出我門下，才學人物，色色俱佳

適纔相見，問他家中尚無妻室。我欲將這個女孩兒贅他爲壻，你意下如何？

鮑氏　這姻緣大事，憑在相公主張便是。只是今科狀元，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

安道　叫做鮮于佶，是扶風人。

行雲　原來就是鮮于佶！（沈吟）

安道　孩兒你沈吟怎麼？

行雲　爹爹！此人是個光棍，一字不識，怎麼取他中狀元？

安道　（吃驚）你一個女兒家，不管外廂事。他一字不識，做人不好，你怎知道？也可笑！

行雲　（背躊躇，復轉身）不瞞爹爹，奴家有個嫡親表兄，叫做霍都梁是個飽學秀才，與他同窗，故此奴家詳悉，曉得他的行徑。

安道　我也不管他甚麼一字不識，做人不好，與你表兄同窗不同窗；但只憑他卷子上，做得如花似錦，就取他頭名了。難道你爹爹一雙眼睛，就錯到這般田地？

行雲　（唱）

『中表周親，
霍氏都梁負夙名。
曾與此人同學，
「知他」杯酒酕醄，
花柳牽情；
從來半字不堪成，
有何才學「把」魁名領？
還須細評論，
莫被伊行瞞隱。』——番馬舞秋風。

鮮于佶文章雖好，斷斷不是他做的。今科關防極嚴，貢院門鎖了。文章不是他做，是誰人做的？（怒進取出硃卷與鮑氏）夫人！你與他看。他雖不識字，那些房考，圈得這樣花撲撲的呈上

按道

來。難道我錯了，那些房考都錯了不成？

鮑氏 （遞與行雲）

行雲 （接過細看）爹爹！字倒是奴家粗粗識得幾個。這文字卻句句是我表兄瞿都梁的。

安道 又說得好笑！是瞿都梁的！你又怎麼曉得？

行雲 奴家表兄，因為有病，完場後便囘扶風原籍去了。他書箱留在奴家家裏，文稿還是奴家收藏在此。爹爹不信，且待取出來看，便見明白。（進取文稿上唱）

「文稿藏真，
字字「是」才人織錦心。
現在緘箱收貯，
比勘將來，

鈔竊分明。」

爹爹請看！

安道　（接看）果然是一字不差。看來我却被這狗頭誤了！（頓足）春闈大典，如何這般草率，被他賺過？只是旣是你表兄的文章，場中各有號房，怎麽被他鈔去了？却也難明。

行雲　（背說）我想起來，這廝那一日苦苦問霍郎字號，必定有緣故。（回身）爹爹！把他卷子察察，看是甚麽字號？

安道　也說得是。（將卷細看）是昃字號！

行雲　聽得奴家表兄編的是日字號。想必被他偷改，把日字底下加些筆畫了！

安道　（再看照）

你看！這昃字上面日字太大了；下面幾筆像添的。顯有偸改情弊。倒虧你聰明，發出這一樁奸弊來。險些錯怪你了。這卷子是你表兄霍生的，被他把日字改作昃字了。原來有這等事！（唱）

「烏雅搶入鳳凰羣，

豈容魚目「把」明珠溷？」

好惱！好惱！

鮑氏　相公不消煩惱！明日叫那光棍來，再面試一試。果然是個白丁，再作區處便了。

安道　夫人言之有理。（唱）

「除非覆試明，

容喚他來親問。」——前腔。

天孫橋畔理秋梭，不是黃姑莫渡河；

且溷當頭傾玉盞，還愁到底破沙鍋，

第三十七齣　遷官

佈景

花廳。

南仲（統衆上唱）

「單于吹徹陣雲高，

早有鐃歌奏聖朝。

秀夫（唱）

「閨中認出瞿嫖姚，

「把」賈女香從隔院飄。」——天下樂。（與南仲對揖）

南仲　旌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看賜衣。

秀夫　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

南仲　卞參軍！前日檄勦安賊，下官隨即表聞，這幾日怎不見有奉旨音信？

秀夫　想必旦夕到了！

賫奏官　（上唱）

「飛騎下雲霄，

遙奉天書來到。」——玩仙燈。（進見叩首）

賫奏官叩頭。

南仲　那賫奏官，你囘來了，旨意如何？

賫奏官　捷本到日，聞得聖上大喜，當有旨下。恭喜老爺與卞爺俱有恩典，旨意在此。

南仲　接上來。（看旨讀）

奉聖旨，安啜祿山，背天犯順，自取誅夷。賴爾各鎮忠勤，將士用命，策力並屈，醜類自殘。除郭子儀李光弼勛冠等倫，應封茅土，着候另叙外，副元帥賈南仲，殫厥壯猷，克平大憝，着加陞平虜伯，掌樞密院使，進階上柱國，賜緋魚金袋。參軍卞無忌，草檄幕中，膚功並奏，應實授羽林都尉。其餘將士，俱着從優叙錄。南仲仍着星馳到任，該衙門知道。（與秀夫叩頭謝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秀夫　（揖謝南仲）

過蒙岳丈大人提挈。

南仲　深藉贊襄之功。只是聖旨催趲到任，賢婿官為羽林，也要入京。今日黃道大吉，請小姐出來，一同起程前去。——叫請小姐！

飛雲　（上唱）

「眉上翠初描，

鶯啼又聽佳報。」——前腔。（拜南仲）
爹爹恭喜。

南仲　孩兒！你纔結良緣，夫婿便承恩寵。今隨新任，骨肉定可團圓。眞是好事從天，我心歡慰！

飛雲　托賴爹爹了！

南仲　中軍官！就此按營起馬，赴京便了。（唱）

「平胡初拜表，
喜詔從三殿，
歸奏櫻桃。
高原驛路，
盡是朱旗圍繞。
雲開紫閣千峯曙，

雪捲黃河八月濤。（與衆人合唱）

「沈槍臥，
鎖甲抛，
將軍還有舊時橋。
龍顏悅，
雉尾搖，
蓮花仙掌日華高。」——甘州歌。

秀夫（唱）

「蓮花贊幕僚，
看軍書傳布，
刻日氛銷。
藥緡投繚，

豈似迷邦懷寶。
名更張祿綈袍冷，
橋過相如駟馬高。（與衆人合唱）
「狼烟淨，
鼙鼓歇，
主家羞舞鬱輪袍。
林花潤，
水荇飄，
曲江舊路草蕭蕭。」——前腔。

飛雲（唱）
「香車翠幰飄，
望三峯玉女，

黛色岧嶢。

杜陵門巷，

處處落花啼鳥。

高堂未偕烏鳥思，

合浦先填鵲橋。（與衆人合唱）

「紅襟語，

翠尾交，

歸尋王謝舊時巢。

秦樓月，

仙史簫，

畫中眉樣儘堪描。」——前腔。

衆人（唱）

「迴軍壘鼓罷，
鵠鶴鵝喜氣，
聲動鉦鐃。
馬兒坡裏，
秋草夕陽猶照。
羯胡事主終無賴，
戰士還家盡錦袍。（與南仲秀夫飛雲合唱）
「龍顏動，
麟閣標，
角弓玉靶賜嫖姚。
驊騮驕，
鷹隼驕，

角聲吹起雁痕高。」——前腔。

驛丞　（上）

興平驛驛丞，接老爺！

南仲　（唱）

「津亭人吏忙迎到，

看點點昏鴉落照，

「且暫向」古驛霜燈駐錦鑣。」——尾聲。

邊烽已淨塞塵空，露布南飛入漢宮；

但教飛將追逃虜，麟閣何人定戰功。

第三十八齣　奸遁

佈景

書房，旁有短牆，牆下有狗洞。

安道（上唱）

『入彀溷魚珠，
慚主南宮試。
潦草點朱衣，
笑破劉蕡齒。』——生查子。

老夫爲場中誤取了鮮于佶這廝，既負聖恩，衆生物議，連日心下十分懊惱。只這節事終無含糊之理，定須再加覆試，自己檢舉方可，已曾着人喚那狗頭去了。——門官那裏？

門官（應入）

小人在此。

安道　你聽我分付。鮮于佶若到了，便請到書房坐下，說我出衙門後，身子不快，到晚間出來相陪。有封口的帖一通，叫他親自折看，是要緊的幾篇文字，煩他代作代作。他若要回去時，我說我分付的，恐他寓中事多，就在此做了罷！門要上鎖。他倘若不容你鎖門，你也說是我分付過的，恐閒人來攪擾，定要鎖了。凡事小心在意。

門官　（接帖）理會得！

安道　欲防曩倩偷桃手，先試陳思煮豆吟。（下）

鮮于　（上唱）

「酣飲玉堂回，
濃抱龍陽睡。
相府疾忙催，

想訂紅鸞喜。』——前腔。

今日同年中相邀，飲了幾杯，與一兩個爈爈蓮子衚衕的拐子頭，睡興方濃。這些長班連報，說酈老爺請講話，催了數次。我想老師請我，沒別的話講，多分是前日央他親事一節，接我對面商量。老師也是個老聰明，老在行，自然曉得我的意思了。酈飛雲！酈飛雲！你前日那首詞兒，被那燕子啣去的，倒是替我老鮮作了媒了。我好快活快活！

長班　稟爺！到了酈老爺門首了。

門官　老爺分付，狀元爺到，徑請進書房中坐。

鮮于　（笑）這個意思就好，比往常不同，分明是入幕的嬌客相待了。（進書房）

門官　老爺拜上，這一會身子倏然倦了，說晚間出來相陪。有一個封口帖子在此，請狀元爺親行開折。（唱）

「老爺呵！」
連日衙門有事，
剛轉回私署，
少息勤劬，
「待」晚來窮燭訴心期。
「這封」書「特」煩親啓，
「便知就裏端的。」

鮮于（接書笑唱）

『自然相體，
果然作美，
「一見了這」親開二字，
不勝之喜！」——一絃花。

怎麼說親手開折？想必是他令愛庚帖了。我最喜的是這個親字兒。待開來！（開看，做認不得字狀，吃驚）這卻不像庚帖，是些甚麼？嘮嘮叨叨許多話說，我一字不認得。（問門官）你念與我聽聽？

門官　你中了高魁，倒認不得字，反來問小人。

鮮于　不是這等說。我因連日多用了幾杯了，這眼睛懞懞忪忪的認得字不清楚。煩你念與我聽了，就曉得帖中是甚麼話頭。

門官　（念）

恭慰大駕西狩表一道，漁陽平鼓吹詞一章，箋釋先世水經註敘一首。老爺分付的，這三樣文章，是要緊的，煩狀元爺大筆，代作代作。

鮮于　（着慌背語）

罷了！罷了！我只說今日接來講親事，不料撞着這一件飛天禍事來了。這卻怎麼處？有了！——門官！你多多稟上老爹，說我衙裏有些事情回去，晚間

如飛做就了，明早送來如何？

門官　老爺分付過的，恐怕狀元爺衙內事多，請在此處做了回去罷！文房四寶，現在安排在此。（移桌拂椅）請！請！

鮮于　（叫疼）不好！不好！我這幾時腹中不妥貼，不曾打點得。要去走動走動來，方好！

門官　不妨事，就是淨桶也辦得有，現成在裏面。（鎖門）

鮮于　（嚷）門是鎖不得的！

門官　也是老爺分付過，叫鎖上門，不許閒人在此，擾亂狀元的文思。

鮮于　怎麼只管說老爺分付分付的，你們鬆動些兒也好。

門官　可知道，前日該與我們舊規，你也何不鬆動些兒麼？那樣大模大樣，好不怕殺人！今日也要求咱老子。（上鎖）合了黃金鎖，單磨白雪詞。（下）

鮮于（頓足）這却怎麼處？我從來那裏曉得幹這樁事的麼？苦！苦！（唱）

『從來現世，

文章不濟。

今朝打破砂鍋，

好待直窮到底。

我心中自思，

我心中自思，

「只」得踰垣而避，

上天無翅。』——桂坡羊——桂枝香。

不免爬過牆去罷！（爬牆跌下）爬又爬不過去，怎生好？我想這樁事也忒殺欺心，天也有些不容我了。

『知之，
青天不可欺。
那恩師，
變卦兒，
爲怎的？』——桂坡羊——山坡羊，

門官　（捧茶酒上）未見成文字，先請喫茶湯。（敲門）狀元爺！你來！你來！

鮮于　（喜）謝天地！造化！造化！想是開門放我出去了。（聽）

門官　你來門邊來，老爺裏面發出茶壺手盒在此。恐怕你費心，拿來潤筆，差小人送在此。你可在轉盤裏接進去。

鮮于　你可說我心中飽悶，喫不下，多謝不用了！

門官　喫了！肚子裏面有料。（笑）這樣好酒好茶不喫，待我拿去偏陪了，如何？如何？（又笑）他的放不出來，我的收將進去。（下）

鮮于　（唱）

『茶湯頻至，

並無隻字，

分明識破機關，

故作磨磐之計。

眞無法可施，

眞無法可施，

破龍門誤事。』

我想牆是爬不過去的了，只得往狗洞剝相一剝相，何如？（斜視）腌臢的

兒，這裏不是我狀元走得路道。沒奈何，要脫此大難，也顧不得了。（唱）

『「把」犬門偷覷，』——前腔——桂枝香。

『「且」鑽之，

王婆煙「一」溜兒，（洞外犬吠，頓足）

偏是這東西，

「又哰哰」吠怎的？』——前腔——山坡羊。

（鑽過，狗咬，跌倒，起來，又飛跑下）

門官　怎麼狗這樣叫得兇，甚麼緣故呀？這洞門口的磚塊，緣何踢下許多來了。

（開門尋不見）狀元爺那裏去了？想是作不出文章，在這所在溜過去的。老

爺有請！

安道　不是一番寒傲骨，怎得春魁捉筆慌。

狀元文字完了不曾？

門官（跪稟唱）

「小人傳宣台旨，

請狀元代作文章。

見他意思有些慌，

說自不曾受這般刑杖。」

安道（笑）

做文章怎麼是刑杖！可笑！可笑！

門官（唱）

「他脚踏梅花樹上，

攀枝要跳東牆；

弔下來又往犬門張，（指犬門）

溜走了不知去向。」——錦堂月。

安道　原來竟日不成一字，場中明白是割卷無疑。定要上疏檢舉了，快叫寫本的伺候。

寫本　（上）不疑聽金鑰，因風想玉珂。小的寫本的叩頭。

安道　我為文場中誤取榜首，要上檢舉疏。可取文房四寶來，起稿則個！（寫本取來，寫唱）

「造次主春闈，
被奸徒賺大魁，
自行檢舉難迴避。
「那霍都梁呵！」
是扶風大儒，

將三場割取。
明珠魚目須更易，
售奸欺。
負恩私，
請能斥悖庸歸故里。」——黃鶯帶一封。
還本稿已寫完，你們可分定扣數，連夜寫了。明早就拿個帖子，送與管[illegible]
門內相。說我有病，叫他上了號簿，作速傳進便了。
寫本　理會得！

瑚璉敷綱綢應稱，魚目空疑明月輝；
不是功成疏寵位，將因臥病解朝衣。

第三十九齣　雙逅

佈景

花廳陳設。

南仲（上唱）

『匣中劍已斬樓蘭，

百戰後歸覲天顏。

池上夔龍，

禁中頗牧，

自媿入非其選。』——似娘兒。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

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

下官忝從外鎮，晉陟中樞；朝參之後，酬應頗冗。欲將鄺家這女兒，在我處收養事情，說與同年鄺公。因他請告駐籍，今日恰好差人來，說即刻過來相訪。待他來時，面與他講罷！——左右！同年鄺部老爺來拜，即忙通報。

待者　理會得！

安道　（素圓領上唱）

『君恩罔極重如山

知貢舉緣曠懷慚。

花下鳴珂，

雪中踏馬，

特過故人相面。』——前腔。

長班　稟老爺！到了賈老爺門首了。（通稟，入內相見）

安道　相別久矣，小弟有一拜。

南仲　小弟亦有一拜。

安道　（拜）中外各居官，萍飄會面難。

南仲　（答拜）夢魂嘗耿耿，頭髮已斑斑。（看坐）

安道　一別停雲，忽然十載。宦海眞如醬瓿，時事復爾滄桑。仗老年兄雪恥除兇；免吾左衽。可喜功垂竹帛，豈惟光庇芝蘭！

南仲　豈敢！小弟謬叨閫外，不稱師中；每仗提攜，得免隕越；戎旃雖遠，寤寐未忘。幸喜丰采如常，特詢懷況何若？

安道　（唱）

『愧容臺伴食多年，屢陳情未許還。

幾迴歸夢，

江上青山。

膝前那討景升豚犬！

更傷心——

香閨一女遭離亂！

「與老妻呵！」

在途路「裏」遂分散！』——瑣窗郎。

南仲　原來令愛失散了。小弟呵！（唱）

『在行間有失路嬋娟，

訴衷腸淚兩懸。

詢伊籍貫，

並及門闌。』

這女子說，就是令愛，叫做酈飛雲。

安道　小女果叫做飛雲。

南仲　（唱）

『知爲令愛因而收管。

論看承——

「與」親生一樣無分辨；

好識認莫傷感。』——前腔。

安道　（喜）

原來如此，多謝年兄了。

南仲　快請小姐出來，酈老爺在此。

飛雲　（上）

蓮步忙移出，椿庭在此間。（見安道跪，相抱哭唱）

『重見尊顏，

「真個」月被雲遮却再圓

拋離遠。

相逢且喜仍康健，

未審萱堂在那邊？』

安道 且喜途間遇着你母親了！

飛雲 如此，可喜！可喜！

南仲 有一件事要奉告。小弟斗膽，連令壻也替老年兄招過了。（唱）

『冰清僭，

乘龍代與東牀選，

行間奠雁且從權。』

令壻叫做卞無忌，茂陵人。（唱）

『才無忝，

文章出衆韜鈐請；

幕中協贊，

奇功能建。』——賺。

飛雲　卞郎有請！

秀夫（上）

末獻藍田玉，先參岱嶽峯。（與安道相見拜唱）

『玉潤多慚，

泰岳重瞻山外山。』

安道（喜唱）

『果翩翩，

風標濟楚「又聞得」才華贍。』（揖謝南仲）

多感年兄了！（唱）

『佳倩殊堪慰暮年。』

堂官 （送報上）

手執寅清報，來過樞密堂。

稟老爺！小的堂官送報來看，老爺檢舉的本，有旨意了！

安道 取上來！（接報）

南仲 請問老年兄為着何事，上檢舉本？

安道 為着科場中事檢舉。（讀旨）

禮部一本，為檢舉事，奉聖旨，科場大事，委宜詳慎。酈安道既自行檢舉，着安心供職，不必引咎求斥。鮮于佶着法司提去，嚴行究擬。其原卷日字號，既係翟都梁所作，着即行察補，以襄盛典。該衙門知道！（唱）

『綸音展，

「爲」科場誤售親行檢，
想我昏庸「又」要補狀元。」

秀夫　（驚而背語）
原來鮮于佶割了我的卷子，中了榜首。怪道那日看我病時，切切問我字號。
有這樣的歹人，那齋夫勸我言語，句句不差了。

飛雲　（笑）
爹爹！如今免不得要去找尋姓霍的纔是！

安道　榜首定是要補的。只是急忙裏，那裏去找尋此人？也是個難題目。

飛雲　這個人孩兒到曉得。

安道　（吃驚）
孩兒！你怎生曉得？

飛雲　（與秀夫過拜安道）

安道　爹爹！這個就是，不必找尋了。

（與南仲皆驚）

這怎麼說？

飛雲　卞郎就是霍都梁改名的。（指南仲）連爹爹也瞞過不知道。

安道　果然是眞麼？

飛雲　是眞。

安道　（與南仲大笑）

有這樣奇事！

飛雲　（唱）

「眞歡忭，

卞生名姓原來假。

狀元活現，

霍郎當面。」——前腔。

安道　只是賢壻，爲着何事，改了尊名？

秀夫　不好說得。

安道　我們是一家人，但說何妨？

秀夫　不瞞岳父說，小生曾爲一個相知，寫幅春容畫，被那裱匠把來錯送了。

安道　送與誰？

秀夫　（笑指飛雲）就錯送與令愛。

安道　怎麼就錯到小女處？

飛雲　就是爹爹與孩兒的那幅大士像，院子在裱背家，錯取一軸春容來了。

安道　錯了，後面卻怎麼？

秀夫　令愛拾得畫時，寫了小詞一紙，以咏其事。這一片箋，卻被燕子啣去，小壻

在曲江閒遊，偶然拾得。

安道　這也奇！只是怎麼曉得是小女題的箋呢？

秀夫　這也有個綠故，因小壻抱恙，請一醫婆來看。那醫婆說起這些事情，纔曉得

　　　盡是錯到令愛處；詩箋也是令愛題的。

安道　果然小女病時，有個駝背醫婆用藥來。可是他麼？

南仲　（問飛雲）

　　　可就是相隨你的駝婆子麼？

飛雲　正是他了！

秀夫　正是！小壻彼時將令愛詩箋，託這醫婆送還，取回原書。

安道　這也無害。

秀夫　不料緝捕公人知道，誣小壻託醫婆，明作牽頭，暗通關節，要拿見官拷問。

　　　故此避罪改名入幕了。

安道　老夫在場中，那裏曉得此事！這卻不是甚麼勾引關節的勾當，明明是那班應捕人役打詐了。可恨！可恨！那箋如今還在麼？

秀夫　小壻收得在此。（以箋與安道）

安道　（看念）這也不是淫詞，恰好燕子啣去，落在賢壻手中，豈不是天緣定了？（想）還有一件事，賢壻有一位令表妹，也爲亂離失散，現在老夫家中收養。

飛雲　恭喜爹爹，家中原來又收了一位妹子了。怎麼恰好就是霍郎表妹？

秀夫　小壻從無中表，那裏討這個表妹來？

安道　既不是令表妹，卻怎生將賢壻三場文字，一一收藏？就是鮮于佶這樁情弊，倒是他辨別出來的。他說此人與賢壻同窗，一字不識。老夫故此纔喚來覆試，自行檢舉。倘非中表，怎生曉得這般詳細？

南仲　老年兄！我兩姓原是通家，何不接此女來而會一會，便見分曉？

安道　說得有理。——左右！備轎子接過二小姐來。

從人　理會得！

行雲　（上唱）

『獻笑久無緣，

做「作」出幾分腼腆。』——馬啼花。

從人　二小姐到了！

安道　（出）

女孩兒！你姐姐幸已識認在此；又喜就招贅你的表兄，新狀元霍都梁。（行雲驚駭）只是狀元說，沒你這一門親眷。你可來上前見見，看他如何？

行雲　請他到爹爹衙中會罷！

安道　何妨！既是至親中表，就在這裏會也使得。

行雲　（進，與秀夫相見哭同唱）

『相見各潸潸，

果是臨邛舊伴。』——前腔。

安道　既說不是个表妹，如何相見時，這等悽惶起來？

秀夫　（笑）

南仲　既哭如何又笑？

安道　（與南仲相對）

這卻怎麼說？我兩個都不解甚緣故。

秀夫　（笑）

不瞞二位岳丈說。（指行雲）這就是……（不言）

安道　就是誰？

秀夫　就是小婿一向平康中的故交，做叫華行雲。

安道（與南仲大笑）這樣果是該哭又該笑了！

行雲（拜安道南仲，與飛雲對拜）

安道　好好！連我與母親，都被你瞞過了！（與南仲說）果然作人極好，不像那樣人家出身的。

南仲　記得招贅時，賢壻再三推辭，說曾與曲江女子，結爲舊盟。（向秀夫）想就是此女麼？

秀夫　正是！比時蒙岳丈許下，日後相會，與令愛大小一樣相稱。

飛雲（驚）甚麼一樣相稱？這話是眞的麼？

南仲　這句話果然是老夫親口許下的。

安道　年兄！你看他兩個如何這般相像？怪道小女把那軸春容，認作自己的。老妻

亂離中，又把行雲認作小女，因此收養在家。

南仲　（笑）只有一件，小弟收了飛雲做女兒，屈了令愛幾分。年兒認了行雲做女兒，略略難爲老年兄些了。（衆人俱笑）

飛雲　（攜秀夫前行唱）

「問蘘砧山外有山，

這紅絲「何必」牽來又牽？

自分癡憨，

自分癡憨。

難比秦樓，

默笑追歡。

「恐你」一別路風流，

「忘了」正道姻緣。』

秀夫　娘子！舊約新婚，小生心中一樣相待。（唱）

『「況你兩個」一色的沒兩樣三般，

「我」琴瑟好怎教偏！』——搖拍。

行雲　（扯秀夫向前）

霍郎！你好負心也！原來撇了奴家，硬硬的招贅了鄺小姐。（唱）

『記當初焚香誓言，

做夫妻願效百年。

「怎生」驀地姻違，

驀地姻連；

招贅朱門，

忘卻寒酸？

「閃得我」月下星前，

獨自孤單！」（哭）

秀夫 雲娘！你不記得我兩個焚香發願時，原告過的。題箋的人兒相會之時，定要圓成。纔聞賈節度說，我再三推阻，豈是虛言？況且他許了日後小姐與雲娘相逢，不分大小，一樣相稱。（唱）

「從別後魂夢長牽，

「大和小」原說過一般看。」——前腔

安道 既會過，都接到老夫那廂去。明日請老年兄到彼，與老妻一同拜謝收養小女擇壻大恩。

堂官 （報）稟老爺！聖旨傳出，今年恩榮宴，與麒麟兩宴一齊頒賜。請二位老爺與參軍，明日早到。

安道　知道了！（與全體合唱）

「狀元走馬麒麟宴，

此事從來稀罕。

「怎不教」樂府流傳作美談？」——尾聲●

相逢之處花菲菲，仙史高臺十二重；

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庭中。

第四十齣　排宴

佈景　公事房。

若水　（上唱）

『偃邑頌聲馳，
名玷山公啓；
封駁鳳凰池，
兼把鹽梅理。』——生查子。
新加大邑綬仍黃，猶披親玷玉案香；
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拂簡侍君王。
下官爲汧陽城守敍功，擢選黃門。且喜門生霍秀夫，薦他入同鄉賈節度之幕，改名卞無忌，已建奇功；後面又補了狀元。昨日下官將此項事情，奏過官裏，准復原名。又因文學武功並著一時，遂命恩榮麒麟合爲一宴。眞是特恩曠典，今古稀罕。下官因巡視光祿，亦在陪席。那値宴官過來，席面擺停當了麽？
値宴　擺停當多時了！只是次序，小官不曉得，請老爺分付。

若水　原頒的有坐位圖。頭一次，是恩榮宴，該禮部鄺老爺主席，正面坐，狀元瞿爺東首坐，該樞密賈老爺與我陪。第二次，是麒麟宴，該樞密賈老爺主席，正面坐，也是狀元瞿爺東首坐，該禮部鄺老爺與我陪。

値宴　如此說，那卞都尉坐位，設在何處？

若水　你還不知道麼？那卞都尉就是瞿狀元改名的，總是一個人。我已奏過明白了。

値宴　理會得！

若水　你可分付典膳官與教坊官，俱要色色齊備，不可潦草。

典膳　（與韶舞上）

珍官傾水陸，御樂奏簫韶。

典膳韶舞官叩頭。

若水　那典膳官，宴上筵席齊備了麼？

典膳　齊備了！（唱）

「珍饈出御廚。

絳花罩果，

花簇金泥，

山珍海錯俱烹治，

手盒攢盤色色齊。」

若水　莫要誤了！

典膳　（唱）

「若誤些兒，

情願割鷄。」——大迓鼓。

韶舞　（唱）

「簫韶闋總持。

諸般撮弄，

「有」答應常規，

枝頭懸絲般般會，

毬杖鐙牌件件奇。

若水　若誤了，就要着實打。

韶舞　不敢！（唱）

『若誤些兒，

情願灼龜。』——前腔。

若水　此時各衙門老爺，想俱齊到了，伺候着。

衆人　理會得！

洞門高閣靄餘輝，夕奉天書拜鎖闈；

願以醍醐參聖酒，還將歌舞報恩暉。

第四十一齣　合宴

佈景

大殿中設宴。

安道（唱）

『芝秀銅池，

雲開仙掖。

南仲（唱）

『天顏喜，

合殿斑齊。（與安道合唱）

「看」杯映茶霞紫。』——點絳脣。（相揖）

秀夫　（唱）

『雉尾雲移，

螭頭爐氣。

若水　（唱）

『昇平會，

不醉無歸。（與秀夫合唱）

「是」武偃文脩日。』——前腔。（同向安道南仲相揖）

安道　海宴河清賀太平，

南仲　萬年枝上日初昇；

秀夫　林香酒氣原相入，

若水　鳥囀笙歌各自成。

安道　今日天酒頒恩，雲間奏樂；光昭文德，酬勸武功。倘非禹甸風清，安得虞門

喜麗？論理，此宴還該賈年兄先飲；老夫陪侍。

南仲　豈有此理？從來菁莪取士，邦國賴以安甯；帷幄定謀，閫外因而奏績。定是先陳天保，後享薇車。況有欽定宴圖，豈敢任意僭越？

安道　如此僭了！

（南仲若水遞安道秀夫酒，安道秀夫還敬。吹打上安坐，安道左，南仲右，秀夫左傍，若水右傍坐）

安道　（唱）

「夔龍爭集鳳凰池，

魚藻宴，

開在五雲多處

南瞻杯酒近，

北斗文移。

帝德巍巍，

祝大唐聖天子。」——北新水介。

樂官（跪念）

神仙今日宴瓊林，花滿春風酒滿巡；

不演二郎降八怪，單標童子拜觀音。

稟老爺！頭一回，跳的是童子拜觀音隊子。（衆吹打假面觀音童子上舞下）

南仲（唱）

「你看」魚籃水月觀音示，

雪展鸚哥翅。

冷冷紫竹垂，

五十三參善才童子。

「總是」歌舞報恩師，

鈞天增減「作」魚龍戲。」——步步嬌。

秀夫（唱）

「補傳臚御墨鮮題，

玄都花謝，

重領春魁，

深感恩私，

深感恩私。

爲着薦雄文，

似費盡吹噓。

若非是珍別魚珠，

那討得網入驪珠！

今日裏鳩集瑤池，

虎拜丹墀，
敢將一瓣寸草心，
報答春暉。』——北折桂令。

樂官 （跪）
瓊林宴上百花開，齊獻南山壽一杯；
剛是觀音收拾去，且看太乙老人來。
稟老爺！這一回，跳的是天祿青藜的隊子。（衆吹打假面一人讀書一老人執
仗舞）

若水 （唱）
『天祿閣，
中壘夜鏡；
青藜火，

「是」星精口吹。

暢好是翰林先輩，

玉堂中一例的，

分蓮炬，

照珠璣。」——園林好。（同起）

安道　恩榮宴已完了，可擺設麒麟宴桌席，待我遞酒主席。

（衆侍應，轉席吹打；南仲秀夫換功臣服，若水遞南仲秀夫酒，南仲秀夫同敬）

南仲　（唱）

「呀！」奉皇宣做東道主。

「誰知道」翻桌面又占了尊客席？

兩面鼓敲一下搥，

一股笙又作兩頭吹。
打一副揎麒麟草稿兒，
揎麒麟草稿兒。』——北雁兒落。

樂官（跪）芙蓉閣下宴功臣，美酒齊斟賀太平；
拐李仙人今日舞，萬年千載慶長春。
稟老爺！這一回跳的是拐李仙人隊子。（衆吹打假面拐李胡蘆上）

安道（唱）『帝德高千古，
天威震四夷。
潢池平剿鯨鯢祟，
羯胡盡掃腥膻氣。

「因此度」索桃「又」翻做蟠根李，

萬國不期而會。（對秀夫南仲拱手）

「仗你」韓戰功高，

「始」博得管絃聲沸。」——江兒水。

若水（唱）

「呀！」自那日老元戎駐六師，

迫忙裏做鷹子虛揚得意，

全仗你愈頭風一紙書，

令這些梟獍們相吞噬；

驀然間把羯奴頭手內提。

「今日呵！」

高閣上展丰姿，

在元老邊傍侍。
恰添誑個小嫖姚，
又是個卞莊子。』——北得勝令。

樂官 （跪）
太平天子坐朝元，日月雙懸照八蠻；
今日筵前來進寶，波斯胡舞自迴旋。」
稟老爺！這一回跳的是波斯進寶，太平有象的隊子。（衆吹打假面矮波斯胡棒盤上，象奴騎象上）

衆人 （唱）
『矮波斯寶盆手持，
珊瑚樹連根帶枝；
雜進的零星珠翠，

「又有個」象奴兒「把」白象騎，

象奴兒「把」白象騎。」——園林好。

（南仲等俱起立）

安道　公宴已完，可就此先謝聖恩。明早入朝，親上謝表便是。

衆人　（執笏拜唱）

「載高天華岳低，

指黃河作盟誓，

誓帶礪山河永不移。

待學丹心的衞足葵，

一樣兒向陽捧日，

玉帛貢塗山齊會。

卜年世八百周姬，

歷姬籙還增千億。

必如此臣心方喜，

便如此臣心未已，

齊舞蹈屏營之至。』——北沽美酒。（起）

安道 狀元！你還更了袍笏，便于天街起馬，送還私第。使人人知道，今科狀元已補上了，不作缺典。

南仲 言之有理。

秀夫 （換進士冠袍服插花騎馬綵旗迎，任意唱窣地錦鐺二個，又唱）

『「你看」一䙝貂蟬又插上烏紗翅，

打汗馬兒穿杏花紅雨，

敢則把撲蝶聰驚——

也畫在麒麟閣兒裏。』——尾聲。

瑤池式燕俯清流，夾道傳呼翡翠虬；
聖酒一沾何以報，珮聲歸向鳳池頭。

第四十二齣　詰圓

佈景

中堂。堂中懸觀音像，傍掛春容。雪景。

飛雲（常服上唱）

『六花輕點鏡臺妝，
雪裏鳴珂出建章，
珊珊環珮離蘭房。』

呀！這是奴家當日的觀音像，今日張掛在此間，不免禮拜禮拜！（拜唱）

『落迦山早聳出華堂上，

「好」補襯青蓮一瓣香。』——懶畫眉。

行雲（尋常服上唱）

『巫山重與夢襄王，

「那知道」別院先偷韓壽香，

家雞恐翻「做」野鴛鴦。』

呀！原來大士像與春容俱掛在此。待奴家去先拜了大士，再看春容。（唱）

『「皈依」大士重展糟糠像，（拜，看畫又看飛雲）

「果與」拾得人兒一樣龐。』——前腔。（與飛雲對拜）

秀夫（吉服上唱）

『麒麟閣「高」宴狀元郎，

醉踏梅花玉照香。』（對觀音揖，與飛雲行雲揖拜，看春容）

你看小生止單單一人，你兩個與畫上的人兒一印板裘成三個了。（笑唱）

「連」畫中三點巧相當，

「把」花冠「還」添註「在」烏雲上，

「可不是」富貴風流兩擅場！」——前腔。

行雲　（問秀夫）相公！你纔說花冠有幾副麼？

秀夫　怎麼有幾副？只有一副。

行雲　畫上像兩個共得，不知那花冠兒，可共戴得麼？

秀夫　（笑）還却怎生共戴得？下官不好說。（指飛雲）這個讓飛。

行雲　甚麼飛？

秀夫　（指飛雲）

權讓飛雲小姐戴罷！

飛雲　相公！此是正經道理，怎麼說權讓？

行雲　咳！權也是權不得的！

飛雲　好笑！好笑！（唱）

『一鞍一馬正相當，

「那有」側出「的」行雲「倒要」戀楚王？』

行雲　相公！你認一認這是那一位菩薩麼？

秀夫　是觀世音！

行雲　（唱）

『「卻又來」盟誓「倒」燒下普陀香，

蓮花作證非虛謊，

「怎生」別餉「的」飛雲「到把」神女搶？』——前腔。

秀夫（笑）

兩個人都說得有理，教我也難處？（飛雲與行雲背立，吹打）

安道（與鮑氏俱吉服上唱）

『燕喜出華堂，

一派笙歌嘹喨。』——玩仙燈。

秀夫（揖，兩雲背立不動）

安道（吃驚）

今日錦堂佳宴，正該大家歡喜纔是。怎麼兩個孩兒，這般樣別調，是何緣

故？

飛雲（上前跪）

稟告爹爹！

安道　我兒起來！

飛雲　孩兒幼生閨閣，長效于歸。與霍郎合巹，軍中度節爲媒，原非野合。今日擧行雲要硬奪孩兒誥封，于理固是不通，說來甚是可笑！

安道　孩兒！今日是個喜慶日子，閒言閒語，略渾融些罷！

飛雲　別樣事渾融得。這朝廷恩典，怎麽渾融的？（扯秀夫前唱）

『奴本是明珠擎掌，
也不羨花誥風光。
「你」章臺別有眉兒樣，
「他」爲雲雨舊行藏。
怎隨柳絮相爭逐，
一任梅花自主張？』（向行雲背後拜）
『廿相讓。』
奴家只取下我當日觀音像去，長齋念佛，做在家出家的尼姑罷！（唱）

『甘相讓，
「還我」白衣元像，
金磬焚香。』——解三醒。（往上解畫）

鮑氏　（扯住）我的兒！你怎麼這樣性急？凡事從容纔好！

行雲　（跪）稟告爹媽！

安道　你也起來。

行雲　婚姻之道，何分門戶大小？但論聘定後先。霍郎與孩兒，元在佛前，焚香設誓，願做夫婦，永不相忘。况且偷割卷號之弊，不是孩兒發覺。眼見大魁落于奸徒之手。今日他做了夫榮，孩兒怎生做不得個妻貴？故此與霍郎尋問舊盟，非敢冒犯姐姐。

安道　這也說得有理。

飛雲　爹爹！說他有理，孩兒敢是沒理了？

行雲　難道只是姐姐有理，爹爹言語也沒理了！（哭，扯秀夫前唱）

『奴本是牆花劣相，

怎敢並上苑春光？

爐間早有琴心傍，

便驄馬怎相忘？

「你如今」新燒天子金蓮燭，

「再休題」舊醉佳人錦琴房。（對飛雲背拜）

『甘相讓。』

奴家也只取了當日的春容，甘心裙布釵荊，空房獨守。這畫上郎君，想是不變心的，與他做一答罷！（唱）

『甘相讓，

「與」畫中少俊，

自結于凰。』——前腔。（解春容）

秀夫　（扯住）有一個性急的在那裏，又有一個性急的在這裏，怎麼處？

孟媽　（上）聞說排家宴，速忙到畫堂。老身叩頭。

安道　（與鮑氏）起來：

孟媽　老爺！老夫人！恭喜了！

鮑氏　孟媽媽！你來得正好。二位小姐爲着誥封事，動些言語，煩你勸解勸解。

孟媽　曉得！（看飛雲與行雲）哎喲！哎喲！今日好日好時，怎麼這樣一個張智？小姐！做官的人，兩三房家小，是人家有的。（唱）

「兩三房豈為偏向？」

飛雲　媽媽！你不知道。那管甚麼兩房三房？當初在軍中贅霍郎時，是節度買婚，你來說合。

孟媽　是那！是那！

飛雲　我原非苟合，不是偏房。怎麼今朝華行雲要起封誥來？

孟媽　小姐！常言說得好，若要好，大作小。

飛雲　媽媽！好不曉事，說甚麼大作小？（推孟媽）

孟媽　（看行雲）雲娘！從良的有；那有你這般一從就從着個狀元！鄜老爺，老夫人，又把你做親生的一般看待，你也勾了！百凡省事些罷！（唱）

『論從良——
怎似伊行？』

行雲　媽媽！管甚麼從良不從良？霍郎在我家中讀書中的。你那日看病時，親見那些光景，原是做夫妻的。後來爲了詩箋一事，我又受了許多連累。怎麼他今日做了官，奴家討不得一個封誥？

孟媽　雲娘！莫怪我說！果然他是大，你是小，讓他些纔是。

行雲　好笑！好笑！甚麼大？甚麼小？（推孟媽）

孟媽　（看秀夫）好性子兒。狀元！你凡事也要調停些，免得他二位，只管撚酸喫醋，不成個模樣。（唱）

『恩情兩處如山樣，
也須要自平章。』

秀夫　此事甚難處。媽媽！你也是個糊塗帳，那裏爲着甚麼喫醋撚酸？

孟媽　不是喫醋撚酸，爲着甚麼？

秀夫　爲着封誥，只有一分，他兩個都爭着要，故此難處。（推孟媽）

孟媽　好！好！我老人家爲了你們，喫了許多苦，受了許多累，還不勾。今日你們到了好處，都忘記了，把我當做氣毬兒，踢來踢去。小姐！（唱）

「我在」千軍萬馬相賠伴。」

雲娘！我爲詩箋呵！（唱）

「百打千敲苦怎當！（大哭）

「怎麼把老娘」相關嚷，

相關嚷？

「拚」殘軀老命，

跌在華堂。」——前腔。（臥地上雙手搥胸）

秀夫（與飛雲行雲）孟媽媽！請起來！

孟媽　再不起來。說明你們和美了，我纔起來。

飛雲（與行雲）聰憑媽媽就是。

孟媽　口說不信，要你三個行個禮兒。

秀夫（與飛雲行雲行禮）

孟媽　還不停當，還要你們笑一笑。

秀夫（與飛雲行雲笑）

鮑氏　與個前後事多虧了你。孟媽媽不要回去了，就在我府中養你終身便了。

孟媽（謝）

南仲（帶奉封誥及二人各捧花冠上唱）

『紫誥下明光，
另有五花新樣。』——玩仙燈。（衆人俱跪）
誥封已下，跪聽宣讀：
誥曰：『朕聞揆文奮武，朝有常彝，華國經邦，才難兼擅。倘英賢之特出，斯褒賜以重新。茲爾羽林都尉瞿都梁，才堪倚馬，夢可兆熊。投筆以事戎軒，解褐而賓斧藻。幕檄懾天狼之魄，臚傳斷大鳳之聲。棨火騰光，首烽蘧撥。朕甚嘉焉！今着改授弘文館學士，兼河陽節度使，仍賜緋魚金袋。其父母妻子封蔭諸典，或崇文贈，或錄武功，着禮部會同樞密院議定，覆請施行。欽哉謝恩！』

秀夫　（謝恩，與甯仲揖）

安道　正要請年兄過來，做一個和事的人。如今恰好奉聖旨了！

甯仲　是怎麼見教？

安道　時間兩個小女，正爲誥封一節，鬬些言語。老夫也沒有個解分法兒。如今聖旨把霍生父母妻子恩典，着我兩人議定。請教老年兄，怎麼樣個議法？

南仲　這雖是國事，也就是老年兄家事了。但憑尊見，作何處分就是。

安道　依老夫愚見，霍郎父母贈誥，俱應從一品，以示優異。只是妻子封典，他當初中狀元時節，果在行雲家裏。這狀元的安人封誥，應與行雲。後來參贊老年兄幕中，卻是小女相從。這節度的夫人封誥，應與飛雲。老年兄意下如何？

南仲　處分得極停當的。請快穿戴起來，莫要爭鬧。明日小弟與老年兄覆奏便了！

飛雲　（與行雲謝安道南仲合唱）

「紫泥判斷「了」文鸞帳，
兩下「裏」休爭擾。
妝冠一樣高，

瞢騰隨身畫。
兩段雲，
好打作一段想。」——清江引。（燕飛）

孟媽　（指）你看燕子又飛來了！（唱）
「烏衣小尾多情況，
妝次頻來往。
啣將一紙箋，
勾卻三生帳。
「從今後——
凡有情人，
一般的將白鶻哥與「那」紫燕「兒」同供養。」——前腔。（與衆俱下）

務夫　（與兩隻對燕拜揖）燕子！燕子！承謝你作美。這是如今詩箋收得牢牢的，再不把你啣去了！

（鳴鑼鼓下場）

能將疏懶背時人，花落花開又一新；
佳氣徘徊籠細柳，殘英漸濕納輕塵。
自傍江上樵蘇客，不識天邊侍從臣；
還惜歡娛歌吹晚，趨朝萬壽一千春。

跋

明末阮員海所撰燕子箋春燈謎二種，曲文爲妙，尙存元人餘韻；膾炙藝林，傳播最廣，觀者不以人廢言也。春燈謎世鮮傳本；於辭符顧氏得詠懷堂原刻，亟付刊焉。惟燕子箋詠懷堂本，竟不可獲。坊間複刻，譌謬觸目。客歲乃從武進費氏，假得此本，首行題作「懷遠堂批點燕子箋記」刻本甚精；眉端評語，簡當有味，圖畫亦極工緻。因卽據之覆刻。後又從顧氏假得燕子箋小本，僅有平話而無曲文，分六卷十八回。第一回，別恩師來都應試，餽良朋水墨觀音。第二回，候場期店裏棲身，躁叛逆途中打獵。第三回，舊知交款留文士，重相會寫贈春容。第四回，賊書吏陳說場弊，繆家婆辭施濟癡。第五回，錯取畫來驚容似，賠詩箋去任燕傳。第六回，釋秀夫曲江拾字，賈南仲虎牢安營。第七回，機關洩漏梅香口，醜態翻成皁隸冒。第八回，換坐號試探口氣，因醫病細說情由。第九回，不湊合難成吏舜，生奸

謀易號友聽。第十回，霍秀才潛逃旅邸，安祿山大破潼關。第十一回，酈尚書出閫臺勸，賈經略收女全交。第十二回，夫人錯認親生女，秀士新選入幕賓。第十三回，參軍作檄傷賊膽，節度愛才許聯姻。第十四回，美少年軍中合巹，老駝婆閣下陳情。第十五回，鮮狀元私謁師第，華發女弊掀父前。第十六回，假斯文鎖試書齋，眞不通潛逃狗洞。第十七回，久別離同欣聚會，得相逢各訴前由。第十八回，一道旨雙排賞宴，兩妻兒均受榮封。今傳奇演成四十二齣，齣目迥異。小本平話，無年月可考，而紙墨甚舊，當出明初葉刊板。取以校傳奇，說白無不脗合。每回詩句，亦復不差一字。惟寫箋一齣，題醉桃源詞，首二句，「沒來繇事巧相關，瑣窗春夢寒。」頗覺語氣不屬。平話本，作「風吹雨過白花殘，香閨春夢寒。」雅有深致。第四句，「丹青誤認看。」平話本，作「放眼看。」換頭二句，「綠雲鬢茜紅衫。」平話本，作「揚翠袖，伴紅衫。」亦較勝，悉照改正。似百子山樵作傳奇時，卽據此爲藍本。元人傳奇多本平話而作。如劉後邨詩云：『滿邨聽說蔡中郎。』知

宋時必有演蔡中郎之平話，故琵琶記卽因之而作。則阮曲之出於此本平話，更可證也。費本評語幷刊，以存其舊。惜圖畫多不完，因倩吳子鼎補繪足成之。而山荊乂從原本上摹鄧華二像，以弁卷端，益見予二人之好事矣！

庚戌九月二十有九日夢鳳幷識。

新文化書社(出版)新式標點的舊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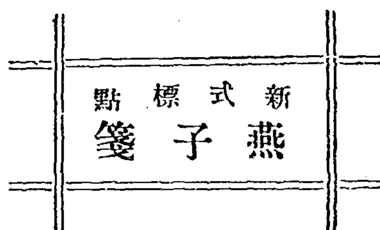
書名	精裝	洋裝
紅樓夢	精裝三冊 大洋三元八角	洋裝六冊 大洋二元八角
三國演義	精裝二冊 大洋二元八角	洋裝四冊 大洋二元二角
水滸	精裝二冊 大洋二元二角	洋裝四冊 大洋一元六角
西遊記	精裝二冊 大洋三元二角	洋裝四冊 大洋元五角
女仙外史	精裝二冊 大洋二元八角	洋裝四冊 大洋二元二角
燕子箋	精裝一冊 大洋一元	洋裝二冊 大洋八角
七俠五義	精裝二冊 大洋二元六角	洋裝冊 大洋二元
儒林外史	精裝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洋裝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今古奇觀	精裝一冊 大洋一元	洋裝二冊 大洋七角
後水滸	精裝二冊 大洋一元	洋裝四冊 大洋二元四角
蕩寇志	精裝二冊 大洋三元	洋裝三冊 大洋二元三角
石頭魂	精裝二冊 大洋二元八角	洋裝四冊 大洋二元二角
燕山外史		洋裝一冊 大洋七角
鏡花緣	精裝二冊 大洋二元二角	洋裝四冊 大洋一元六角

新文化書社(出版)標點註解的舊文學書

書名	洋裝	價
古文辭類纂	洋裝六冊	大洋三元六角
徐霞客遊記	洋裝四冊	大洋貳元
浮生六記	洋裝一冊	大洋三角
經史百家簡編	洋裝一冊	大洋六角
秋水軒尺牘	洋裝一冊	大洋七角
鄭板橋集	洋裝一冊	大洋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四版

精裝 一冊定價一元
平裝 一冊定價八角



著者 阮大鋮

標點者 何銘

發行者 樊春霖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